



世界文學名著

夏 天

高爾基著
何素文譯

SUMMER

By
MAXIM GORKI

Translated by
HÊ SU WÊN

世界文學名著

夏
天

夏天

……我向窗外一看——那在山腳排列着的樹林，正在騷騷地波動着。風兒搖着斑駁美麗的楓樹和白楊底尖梢，黃的，灰色的，紅的葉子便飛舞起來，落在河的綠色的水面上，並且在那裏寫出了五光十色的關於過去了的夏天的故事——於是，我也想用這樣美麗的言語，這樣素樸地，講一講我在這夏天經過的故事。

我以一個朋友的介紹，到靜寂的森林地，托馬諾夫斯基縣的威索基·格堯斯德村去了。我拿了署名第三等商人耶戈爾·彼得羅維支·特拉非摩夫的旅行券，以好像一個避暑客似的

風采到那地方去。我的過去的經歷是這樣：當我在莫斯科經營着小小的糧食店的時候——在政變後——那個強制徵稅便開始了。我於恐怖之餘發了狂，在病院裏臥了一年多。而現在，我是爲了保養心身起見，探尋着安靜的生活。我是孤獨的，在世間無依靠的，精神上有異狀的人了。我的這經歷，卽刻在農民們之間找得了住所——一個零落了的，並且有點傻的人，怎樣能引起農民們的興趣呢？

我借了一個貧農老婦的小屋子，講定九個盧布住到聖母祭爲止。我在村中散步了幾天，見了各種各色的東西，並且和村裏的巡查也弄熟了。我和巡查一起喝茶，請求他保護和照應；萬事都很順利，他答應保護我。

「住在這裏吧，耶戈爾，彼得羅維支君，不要擔憂，只要是溫靜的人，我們總是歡迎的呵！」他說，一面用顫動着的手撫摸他那有痘斑的頰兒。他說話樣子有點異樣，常有加以前置或更正，因而將話打斷了的時候。

「這裏，對於像你似的人們，是最適合的處所——在這裏沒有工廠和作場。只在從這裏約

十二俄里外的地方，有化學者們在製造柏油——在那裏有三十個光景的勞動者，但他們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只有極少數是從外面來的，所以現在還沒有什麼不穩的行動呢。」

他是小而瘦的男子；少肉而骨頭突起的臉，頰兒有深的天然痘的斑點，但在額上卻沒有這種斑跡。像疑問符號的他的眉毛，有如老鼠的耳朵一般敏感地顫動着。兩眼是小小的，混濁的，現着不安的神氣。

「住在這裏的人，大抵都是不相信神的。當然，這是指青年人而說；他們不是爲了神，也不是爲了惡魔，什麼時候都只爲了自己而生活。」他說，「我到這裏來並不久，是從今年的秋天來的。以前我在薩伊米西亞服職。那裏有江灣，有許多輪船停泊着。在那地方，是一個非常辛苦的服務呵，尤其在冬天。我有時不得不開槍擊射人們，而人們有時也擊射我；我的馬真是災難呢。我是一個妻和三個小孩子的，因而願意轉移到別的地方去做事。當然，現在這裏也並不是特別安心的處所，依然有種種的騷擾，但總之是比別的地方能夠略爲安心些。農民們還不自棄，還感謝着自己的生活；但勞動者們——你是生長在都市裏的，大約已經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吧——卻

實在很難處置。在工廠裏做工的他們，正如風一般，任何的縫隙裏也鑽穿進去的——我們就是在監視着他們。」

爲村之當局者的他，卻像一個蚊子一樣，但在他的腦袋裏，似乎給那不知是什麼的，不確定的思想裝滿了。在這世中，像這人似地只想着過去的苦惱和未來的恐怖而生活着的，疲勞了的人，原是有許多的。

這村子是小小的，住得舒適的村子，雖是貧弱，也仍是整然。村子是在丘上，被森林廣大地包圍着。活潑的，明亮的名叫伐加的小河，在這丘下成爲半圓形的在流動着。在看得見的範圍內，到處都隆起着大小的丘，在那上面正如毛氈似地橫鋪着田；到處都排着那遮斷了遠遠的眺望的森林，只有北邊的一角是開露着，從那裏有那可以航行的科斯略河向着平原流出去。科斯略河是和伐加河合一，折了一個大彎，然後消失在森林的陰暗中了。

我來格堯斯德村第二日，在村中散步的時候，我遇着我要尋找的人了。他也即刻就直覺到我是什麼人的。

我的這個新的熟人，是村長的兒子，叫耶戈爾·達綏庚，是結實的，圓石一般圓圓的男子，頭非常大。他的灰色的突出頰骨的臉，好像刻劃了石塊而造成的一樣，從那全體的樣子說來，他相似車勒米斯人。在顎和頰上，生了短短的，皺縮着的，稍帶黃色的鬍子。細小的眼睛是斜視的，輝耀地閃着光，好像驚訝地銳利地注視着周圍。

他當我在村外製粉所的旁邊站着的時候，纔走到我的旁邊來，將一手插進自己的帽子中，指頭弄着帶，一邊問道：

「這裏合你的意嗎？」

「是的。你是本地人？」

「我叫耶戈爾·達綏庚。」

「你就是耶戈爾·達綏庚，真好呵。有教我帶給你的一封信在我這裏。」

「呵………」

他旋看了四周，接過了信，將牠讀了，於是小心地將牠撕成碎片，又將紙片團成小小的球，然

後說道：

「什麼都有準備了。我們等你已等了兩個星期。晚上我將到你那邊來——方便嗎？」
我們就這樣地成爲知己了。

他，即刻中了我的意。他沈重地說話，敏感地聽，理解得很快。決沒有狼狽的猶豫的情形，大抵是什麼事情都一到手就很快地做了的這樣的性質。書是他大約讀得極少，但從讀過的書中，好像總將那有價值的部分喫取了來，正如小鼠子喫着麪包的皮的軟的部分一樣。

晚上他如約來到我的小屋裏，坐着喝茶，以那完全像硅酸似的栗色的眼睛熱心地望着我，說出了話來。

「我們一共四個人。我和阿弗捷伊·尼庚，及伐尼亞·瑪勒雪夫，還有一個，不久也就來了，——他是你的房主婦的堂侄，阿歷舍伊·希比古綏夫，一個無產階級，以前是在都市裏一個工廠中作工，但後來傷了腳，在這裏過着飢餓的日子——因爲他不能做工，況且也沒有工作。」

他的聲音裏有着潤色，彷彿聽着像文章裏的嘲笑的調子，彷彿是人們自身在嘲弄着自己。

『你問我們做些什麼事情嗎？』就是這樣地聚集攏來，互相談論。怎樣情形——那就是……說出了一些有點智慧的新鮮的話來呢。在我們，差不多沒有書籍，所以所有的一些小冊子，是大家都能背誦的了。在我們中精神最好的是阿歷舍伊——他在這裏熱情地指導着青年們的會集，和他們談天，讀書給他們聽。但我們，就是這種事情也還做不到。』

他降低了聲音，說得更快起來，更加注意地，用了黏住似的眼睛望着我。

『現在第一件工作，是知道土地分配法。偉大的法律是被想出來了；一遇到這法律，農村就會被打破得粉碎的。我們必須從這法律的研究開始，你的意見怎樣？』

『從這開始吧。』我回答。

『你可以詳細地將這法律說明給我們聽嗎？聽了這個以後，再說以後的話吧。你自己對於這法律有怎樣的意見呢？』

於是我想，我現在就從這些說起，先將人類有打斷自己底一切鎖鏈的必要的事，對他加以證明吧。

『大地母親』我說，『用自己底黑的手緊抱着人們，並且從人們這裏奪去了活生生的自由的心了；於是這世上只看見可憐相的奴隸的了……』

他的顛顛的血管脹起來了，頰兒紅了，他指頭搭搭地敲着桌子，巨大的亂髮的頭向我點着，好像表示同意。

『完全對呀！』他叫道，跳起來，兩手支在桌上，將頭斜傾到我這邊來。

『在我過去，』他說，『我不會聽到過這種思想。但是，同志，你底話是對的！我二十六歲了，有五個年頭我想將生在我心中的舊的雜草拔得精光，但失敗了。政變後已經過去三年了。我知道萬事都有重新想過的必要。要在這個舊的我們的地上，收集腐爛了的木材的破片來建築新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事。我不能巧妙地將我的思想說給你聽，只能極簡單地說，——人類不可不從土地的羈絆裏解放出自己來。我就親見了這羈絆的力呵。我可以說點給你聽，就說那第一回國會前的一個期間的事吧。唉，真是繼續着醜惡的日子呢。人們是將根性腐爛盡，只有貪慾，始終泥醉着，什麼東西也看不見，也毫無想怎樣辦的願望，只是土地！土地！的叫着。我那時演了說，卻被毆

打了一頓，說些什麼，怎樣說，現在連我自己也記不起來了；但有一點，我是分明的，就是：民衆並沒有將他們的力量向着我所說的方向……力量呢，的確是有的。然而兩腳嵌進地中去，到膝爲止……即使有些要站起來，他們的頭也即刻被打擊，反而被吸進地中去了。」

他用了一隻腳踏了一下地板，一邊拭着興奮了而流着汗的臉，用一個指頭指着地。

『直率地說，人們並不是住在地上，而是埋在地中，埋到頭頂爲止的。如阿歷舍伊所說，農民們是貪食着法蘭西的大革命。關於法蘭西大革命，我是什麼也不知道，也不會讀過，但我有能理解這革命的信念……農民，實在是貪食着這革命的呵。』

我一面看着他，一面很高興，心裏想：『真是可愛的人呵，彷彿看見新奇的珍貴的鳥一般使人愉快。這是一個在要緊的時候有用的人。』並且他的興奮，也中我的意。他的這興奮不是單單的美麗的微醉。這種微醉，雖暫時會捉住了都市的知識階級的人們，但即刻要引起那種酸腐着靈魂的無意思的宿醉。這個興奮，是真正的生命之火。這個火，靜靜地，永遠不消滅地，燃燒着人們的靈魂到牠的深底裏爲止。

我們談到夜半。我很遺憾地將他送出到門外了。他也不願回去地回去了。我立在門旁，看着他經過像睡了似地沈默着的站在地面上的暗黑的農民小屋前，用了堅實的脚步，從街路向坂下那邊，急急地走下去了。已被春天的太陽所溫暖的大地，早已睡着，在夢裏呼吸着稚草的甘美的芳香。這時候，我的心境，是說不出的愉快。因為我正感到我應該活動的處所和應該做的工作了。

在暗黑的天空，滿織着星星，別的東西好容易纔能看得見，但倘沒有別的東西，天空要成爲更可憐吧。

耶戈爾·達綏庚的朋友們，也一樣地都是有趣味的人。阿弗捷伊·尼庚是一個好像描在古畫裏面的馭者一般的，強有力的青年，頭髮皺縮着，廣大的肩，身裁高大，有一雙青天色的眼睛。但他的臉上卻漂着一層寂寞的神情，在鼻梁之上有着一條和年齡不相稱的深刻的皺紋。他是一個緘默的人，即在開口的時候，也不知爲什麼總老是臉朝向旁邊，簡單地說的。他二十三歲，母親只有他一個兒子，有二十二沙先的土地，但因為沒有馬，所以將土地出賣，自己到富農或大地

主地方去勞動。但他的母親卻是一個酒鬼，倘兒子不給她買伏特加（酒名——譯者）的錢，那麼在晚上她就將兒子的工錢偷去喝完了；在兒子沒有工作的時候，她就跑到各處去做乞丐。兒子所以有了寂寞的臉色，大約因為母親的這種情形吧。書他是貪婪地喜歡讀的，但他不大喜歡說對於讀了的書的感想或批評。他只是一面將書遞給我，一面靜靜地衷心地說：

「好書！——否則便說：『非常好的書！』」

在這樣的瞬間，他的眼是在可愛的智慧的微笑裏輝動着了。

我也常常試問他，究竟為什麼那樣好呢，但看來，他頗狼狽，不曾舒暢地回答過。因此，我在時期到來以前，就中斷了這種質問了。

我們迅速地組織了讀書會了，在會合的席上他就偶然有所質問，那是什麼時候都差不多如下面似的種類的質問。

「基督教是說將窮人和富人結合起來了，但在社會主義，這是可能的嗎？」

「總之，不是說這種說頭在什麼時候都是從下層，從民衆而生出來的嗎？可是為什麼勞動

者們會比我們更快地接受這種道理呢？——這是想問一問的呵。」

我的回答，好像給他滿足了。阿弗捷伊好像常常希望着將一切事情都弄成圓滿，完成，並且堅固地將牠保存在心中。他的這種態度，不很中我的意。但是，和我同名的耶戈爾·達綏庚，卻喜歡將任何問題都解剖得很詳細。恰如剝捲心菜一般，什麼時候都非剝到菜心不肯停止的。伐尼亞·瑪勒雪夫是產生於舊的異端者的家庭裏的人，他的叔父是那地方有名的博學者，他自己也學習了教會流的讀和寫，胡亂地讀破着斯拉夫語印刷的教會的書籍，到現在也還說聖經是比世俗的書籍好，常常翻讀聖經的。

「這是民衆的書呵。所以聖經，大家都說，從理智上看來，乃是難理解的，又是危險的書。」他幽靜地，有精神地證明着。「因此，告知民衆的真理的預言者們又出現了。並且這回，民衆的真理是以更不同的形態，更銳利地磨出來的。但這個，依然是那民衆所想出來的舊的真理。」

他的容貌，是卑下的，平常的，沒有可以在村中青年們之間顯出特別來的特點，是一副在任何一個青年那裏都可以看到的臉相。但只要注意地凝視一回，在他的灰色的眼中，定可認出優

秀的鎮定的一種頑固來吧。並且在他的身子上，可以感到有一種不是孱弱的，鬆脆的，而是強有力的彈簧一般的意志。

我到兵隊中去的時候，曾觀察過具着平靜的性情的這種人們。他們是，就是在長官的面前，也忠實於自己的信念，這樣地說的：

「我以為軍事是一種罪惡，所以，請不要將武器拿在手裏呵！」

這樣一說，便被狠狠地毆打了。被用各種的恐怖來威嚇。要監禁在營倉裏一個月或一個月以上。也有押到瘋癲病院或監獄裏去的。又假如身體不受傷，或不被處以死刑，那就要充軍到什麼很遠的地方去。

阿留沙·希比古綬夫，是神經質的，細心的，感情和言語很尖利的，偏向然而礫石一般堅固的男子。具有活生生的理智，無論什麼東西都想一舉的擁抱住，但因為急於想廣大地捕捉住許多東西，卻像舊的網一般的破了。於是，他感到自己的稚氣的無力，就用拳頭敲自己的頭額，或者鬱悶着，自己罵自己；接着便三日間都埋着頭讀書，這樣一來，又將勇氣恢復了，得意起來，議論

着，以爲一切事情都能理解，懂得一切事情的了。在這樣的時候，倘對他潑以冷淡的言語，他就非常的情慨着，和你爭論起來；但接着又自己笑自己，去專心讀着書。以二十歲的年齡而論，他算是知道着各種事情的。但在他的腦袋中，好像新搬進去的住屋中一樣，其中什麼家具都已搬入，裝得滿滿的了，但都還沒有放在應該放的地方。於是在這些東西之間走過的時候，就要撞着額，或者打着膝頭了。

我們愈加迅速地，並且愈加親密地互相共鳴着了。只有尼庚，卻有點使我煩麻。這是因爲他的想早日告了結束的性急的希望，並不曾在我的心中，和那深慮的性質或青天色的限的深疑的光，相融合了的緣故。

我到這村子後不久，尼庚便以他自己的身子去演小說中的腳色了。他曾在聖誕節的神聖的一週間，和富翁阿斯泰訶夫的幼女納思提亞媾識。於是女子是懷孕的了。父親便究問着女兒，係被誰所騙誘，同時也凌辱着她。那時尼庚不在這村子，但知道了事情的破露的時候，便即刻放棄了工作，到阿斯泰訶夫老人地方來了。

「我就是納思提亞的丈夫！」

老人是瘋狂一般的怒叫了：

「你這乞丐！異教徒！」

阿斯泰訶夫老人拿着斧頭向尼庚飛跑過來，但尼庚即刻捉住了岳父，說道：

「將納思提亞給我！除此以外沒有什麼辦法了！」

阿斯泰訶夫知道，如果當場拒絕青年的要求，那麼他的老朽的骨頭便會被敲碎，不得已允許了；但他當夜就迅速地將納思提亞藏匿起來，並且排布了驅逐尼庚的手段，例如將尼庚帶到

自治廳去呀，帶到警察所去呀，帶到郡署去呀；於是在這一區的境內，就沒有人僱用尼庚了。

這樣一來，尼庚就失去了原有的平靜，臉色完全成爲黃色，瞬着眼，常常憤怒地吼鳴着：

「我要放他火了！我要殺死他了！」

我們對他說：

「你說些什麼！你想坐牢嗎？」

『無論怎樣，不能對他們讓步！』青年有如落在網裏的狼似地叫着，忿忿地鬱悶着了。『我死也不讓步的！由那傢伙隨意處置納思提亞是容許的嗎？她明明是我的老婆呀！我要打進納思提亞的住所，將她劫出來，於是由我來將她藏匿起來……』

這是完全不能實行的事。自然，打進納思提亞的住所將她劫出來，並不是那麼大困難的事，——困難的，是劫出來以後，在本地沒有可以藏匿她的地方。周圍不過五十俄里的這個地帶，連什麼人家有幾把壺，都即刻瞭然的生活是完全看得分明的，除油蟲以外，什麼東西都計數得到。這時，達綏庚並不和我們在一塊；因為他被民兵逮捕去，被處以一星期的拘禁了。而阿歷舍伊和伐尼亞，卻就幫助了尼庚。同時我也不得不參加這事件了。我替納思提亞弄到了旅行券，又在縣內尋找了在生產以前肯藏匿她的人。於是尼庚誘出了納思提亞，阿留沙就將她帶到都市去。她在都市產了小兒後，便得為一個乳母而出入於許多出色的家庭中了。

尼庚憂悶着，以訴泣一般的調子說道：

『我，母親很可憐，丟不掉呢。』他悲哀地垂着頭說。『倘沒有母親，我就跑到都市去啦。』

「你，倘帶着你那母親，是很辛苦的吗？」我這樣訊問了。他是因為我在納思提亞事件上幫了忙，到我的地方來禮謝的。真是一個奇妙的人。

他的眉毛忽然跳躍地動起來，嘴唇也震顫着了。

「不是不會快樂的嗎！」他像完全喘着似的說。「加之，不幸，恥辱……沒有辦法的呵。她既是病人，脾氣又奇怪起來。只要這樣想像一下看——看見自己的母親，站在窗下求乞，或者喝得泥醉，像豬似的倒在街路的泥中——那時怎樣的心境呢？於是，我甚至有這樣的想頭了：過着這樣的可恥的生活，遠不如很快的死去，或者凍死，或者死一般的發了大狂，好得多了。有時候，怎樣也不能忍耐，這種時候我就從母親的旁邊逃開了——因為這樣可以免得做出因憤怒而傷害着母親，或者塞住母親的咽喉的事來。」

他依然坐着，屈着身子，用兩手抱着頭。我感到了好像他的縮着的頭髮都倒豎起來了一般的感覺。他暫時沈默了，但接着愛嬌地笑起來，一邊仰望着我。

「可是，回想起來，母親是曾爲了我吃過很多的苦的。」他換了新鮮的聲音，靜靜地好像感

謝似地說。『……所以，我爲了母親，應該做任何的事情。應該自己跑出去，買了伏特加酒回來……並且喂，喝這個，休息一下。』——這樣說的！我的父親，正像一隻野獸。我的哥哥被他毆殺了；姊姊逃到都市去，行踪不明，現在大約淪落到做了賣淫婦了吧。……可是，母親卻始終保護我。恐怕是因了她，我纔得留下來的。……也就因此，母親所以被父親毆打的呵。現在一回想起來，心裏就難過：有時，母親被毆打，滿身塗着血，卻還爬到我的身邊來，好容易纔能動着舌，這樣的訊問我：「阿弗捷伊呀，你被打得厲害不厲害？」……這種事情，怎樣能夠忘記呢？」

他的聲音，像病人的聲音一般，微低地響着，而在他的咽喉裏發出像淚兒湧湧上來似的聲音了。

看見這樣的豪傑一般的男子的哭泣，是使人引起奇妙的心境，也引起不快的心境的。但我十分懂得他的眼淚。我的父親也一樣地不是溫和的人，常狠狠地凌辱着我的母親的。並且，我想探求真理，終於真理好像被我尋出了，也都是親愛的我的母親之力。

尼庚靜靜地接着說：「母親一邊疼痛地呻吟着，一邊還這樣教我，「你不要使父親發怒呀。」

父親生來是好人，只因爲世間的人都壞，所以變成這樣了。父親過的日子很苦，所以就在苦惱紊亂裏做了這種事了。家裏的生活，已經到了無論怎樣也不行的盡路了！於是我和母親二人就常常哭泣起來。可是，母親在健康的正態的時候，卻便來講故事給我聽的。走到我的身邊，坐下來，將伊凡的愚笨的故事，以及耶穌基督怎樣地和尼古拉或幼黎等在這世上散步的故事講給我聽。」

他幽靜地，怕羞地笑出來了。

「當然這是可笑的，但請你聽着吧，也有着有趣味的地方呢！」

此後我就不再看見過他像這時這樣高興着的樣子了。

當然，阿斯泰訶夫是非常發怒着，飛一般的跑到村長那裏去，發願要搜索他的女兒的，但大的騷鬧了二星期，結局是請牧師宣告女兒的罪，將她驅逐出族，不再搜索了。同時也停止了對於尼庚的迫害。在那時村會的席上，尼庚曾對阿斯泰訶夫這樣說：

「喂，庫齊馬，你不要再說到我，可以嗎？」

老人，便向村會叫起來。

「諸位，就像這種樣子，請你們做我的證人，這個人像這樣地威脅我！請問爲什麼要這樣威脅我呢？」

大家卻沈默着，旁觀着，等待那一邊的勝利。

「庫齊馬，我只對你說一句話。」尼庚重複說着。「你，不準再說到我！」

我看見了這光景。身裁比老人高二尺餘的他，也不戴帽，挺直着身子，皺着眉，作着不屈服的冷靜的臉色。冷靜是力。斧頭是冷靜的。這斧頭甚至要將樅木，從根砍斷吧。

我很高興這事件很快的結束了。這種事件，在得到重要的工作的時候，就得放到旁邊去的。達綏庚從拘禁裏釋放回來的時候，我和他之間，有了重大的相議。他到我的地方來，暫時坐了一下，即刻訊問了。

「據伐尼亞說，阿歷舍伊和尼庚是將納思提亞·阿斯泰訶伐誘出了，並且說，是你激勵他們這樣做的，真的嗎？」

『並不會激勵，但終於加以援助了呢。』我說了。『阿弗捷伊怪可憐呀！』

他小心地一面捲着煙草，一面說。

『可是，正惟在苦痛裏衝突着，他的力量纔得被試驗。』

他在暗藍色的煙裏沈默了。我在心裏感到好像有什麼事損了他的心了。

『你以為這同志不可憐嗎？』

他閃閃地瞬着眼，一面望着自己在吸的煙捲，一面沈靜地說：

『當然是可憐，因為是有益的人呢。但那樣的事情，是他一人的事，同我們沒有任何關係的。』

我以為這是和拔取一個樹根，或偷竊一粒豌豆同樣的事。』

這樣說了，他又暫時用力地吐出了煙來。他大約吸着極有毒的瑪訶爾加（俄國的一種下

等煙草——譯者）煙草。這瑪訶爾加煙草的煙，是非常猛烈的，蚊蟲或蒼蠅，倘飛到這煙的帶綠

色的煙霧中去，就即刻打着旋，掉在地上了。但他卻稱讚着這煙草，這樣說：

『出色的煙草呀！一遇着了這煙，就是玻璃也說不定要上銹吧……』

達綏庚暫時沈默後，訊問道：

「現在，同志，你怎樣地在想呢——我們已經多少讀了一點書，腦子裏也已經起着運動了，所以慢慢地給試一試我們的力量，給看一看究竟能夠做怎樣的事，你以為怎樣？當然，你是不妨旁觀着的，但我們這些本地人，卻以為這是可以開始工作的時候了。就是爲了確定我們有怎樣程度的智識，和必須知道怎樣的事情，以及應該以怎樣的事爲問題起見，也有試做工作看的必要的。」

我想了一下，說道：

「只要十分的小心，就試做一下看也可以的吧。」

他投了煙捲蒂，臉上發出光來，說道：

「可真好呀！但是，實在說，是應該小心的。總之，我們都是當地的注意人物。有些人是以橫眼睨視我們，又有些人是好像在豫期着我們將幹出什麼事來。其中有癢癢地忍不住的人們……你大約也已經覺得吧，在你的身邊始終有一個拖着跛腳的老人跟隨着。那就是瑪勒雪夫的叔

父的堂兄弟，博學者彼得·華西利耶維支·庫進——你聽到過嗎？據我看來，這個老人好像已經覺得了。曾向侄兒訊問你，也時常到我的地方來，是一個不可大意的人呵！

達綏庚好像要說什麼事，卻斷念而不說了的樣子。在他的話裏，顯現出一種虛飾的，和他平日不同的禮讓似的什麼東西。

「那麼，這老人是危險的嗎？」我問了。

「究竟怎樣是難說的。」達綏庚一面以硅酸似的眼凝視着我，一面說。「總之，我覺得他要到你的地方來吧。我只是將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事對你說一說。你倘若和他會見談了話，也就自然會明白他是怎樣的人的。」

據達綏庚的話，博學的庫進，是因為很熟悉聖經而有名，不將人看作人的橫暴的男子。他一向係吸取富翁的汁生活過來，在第一回和第二回的國會議員選舉等時候，就做富翁的偵探，一向算為黑色百人團之一人的。但在約一年半前，他的女婿在縣內的都市裏被檢舉，並且被拘禁，審判的結果被追放了。庫進為女婿而奔走，但失敗了，他因這奔走，連自己的房屋和養蜂場都被

當地的富人，並且是一個有權力者的林業家斯珂爾尼亞珂夫，當作借款的代價而遞奪去了。連庫齊馬·阿斯泰訶夫也在村中，在周圍一帶地方，散布着關於庫進的謠言，說他被亂黨所感染，無晝無夜地都在到處徬徨，咒罵以前的親友，卻在村內的貧農之間交結新的親友了。

達綏庚對我講了這樣的故事，並且計數了庫進的新朋友，於是一面嘻嘻地笑着，一面像暗示似地說。

「於是這個老人，好像發怒着，在謀着什麼可怕的事情了。」

「謀着怎樣的事情？」

「呀，要之……不過是發些牢騷罷了！」達綏庚說得很曖昧，想起什麼事來，急急地跑出去了。我一個人留下，這樣的思索着：達綏庚爲什麼對我說這種事呢，和我同名的達綏庚，想對我說什麼呢？

在格堯斯德村，總共只有三十二戶人家。所以我在這村中住了二個多月，就將這些家的主人呀，太太呀，種種的故事呀，親戚關係以及親戚程度呀等等，都完全知道了。並且和達綏庚所計

數過的博學者老人的親友們也弄熟了。

尼爾·米德利契·米羅夫，因為他的性質穩妥，在村子裏就叫他做米爾·米爾伊契了。是身子小小的一個農民，一副陰鬱的臉色，穿着紅的襯衣，然而他卻像灰燼一般的灰色，走路總是避人，竭力不走近別人的旁邊去的。像褪色了似的他的眼，投出淒涼的，疲乏透了似的眼光。並且他的老婆，也和他同樣的性質，沈默而多憂慮。在這二人之間，有七歲和十歲的二個女兒。但是，米羅夫因為稅錢遲納，在復活祭的前日，一頭牝牛被稅吏牽去了。

沙威里·格慈涅錯夫，是一個殘疾者，好容易纔能步行的。今年的春天，他在都市裏某啤酒製造所中作工，但在這製造所裏，被一個喝醉的哥薩克用鞭子打斷肋骨了。我常常和他會見，因為他喜歡臥在製粉所旁邊的小小的丘上曬太陽。可是他還不很理解我。如此說，是因為他咳嗽是比說話多的。

其次是米哈伊羅·格納陀伊。這個人，在戰爭前是豐裕的農民，但戰爭一開始，他便成爲捕虜，這中間他的哥哥雅科夫投入暴動，——燒毀了加沙特金公爵的邸宅，負了傷而在牢獄裏死

了他的老婆即刻嫁給珂爾納伊·摩慈。娶欣了。珂爾納伊強佔了米哈伊羅的遺產以後，遂將這女人逐出。她到了都市以後，便行蹤不明。米哈伊羅從捕房回來，見了這情形，就開始喝酒了。將手頭所有的無論什麼東西，都漸次地喝完了。並且，還被摩慈娶欣僱去做傭工，而在每一個祭日裏，他便喝得泥醉，在街上漂蕩，一面狠狠地講着自己的主人和其他富人們的壞話。他的主人和富人們訴訟了他，他就有時被羣署當局，有時被自治會當局，處以冷酷的監禁之罪。

「庫進老人，是想在被生活所虐待的這樣的人們之間，探求出什麼，尋找出什麼的吧？」——我坐在窗邊這樣想。

是氣悶的日子。黑雲垂罩在村之上。疾風一面捲起泥埃來，一面在街路上快跑。在何處森林的上面，發出了轟轟的雷鳴。漆黑的夜，是浴在那在遠處發光的電光的青色的反射中，震動得發抖。於是，我聽見了脚步整然的沈重的馬的腳聲。這是本為一個退伍的擲彈兵的夜警綏閱，正在乘着馬巡視村中。村中的人都將他看作半狂人，非常的懼怕他。他也正像一個做夜的工作的人：陰鬱的臉色，強健的體格，沒有脂肪的黑的臉，也不笑，也不瞬眼，完全像邱華墟人的偶像，或雕刻

的木像似的。沈靜的灰色的馬，通夜在村中或村的周圍走着；坐在鞍上的，鬚鬚黑色的身體挺直的夜警，是將鎗放在膝上，一面搖着身子，一面以黑色的眼，越過年老的馬的頭向遠方凝視，彷彿在守望着那在遠方的什麼人的行動似的。

他並不對人們傲揮自己的職權。也不做那種使農民們憤怒的事。晝間是看不見他的——他在睡覺了。但是，在農民們鬧架的時候，他們的女人們便去叫他來。他顯着打瞌睡的臉色，疲勞地出來了，站在鬧架的人的旁邊，用了朦朧的眼，長久地看着二人，他們倒在地上了的時候，他便默默地用了穿着笨重的長靴的粗大的腳，踢着他們。

他總是作着陰暗的臉色，什麼時候都畏縮地陰鬱地沈默着的。但沒有一個人想這樣的加以訊問：你到底爲什麼沈默着呢？

達綏庚曾將他所知道的關於夜警的事完全告訴我。他在莫斯科就軍職的時候，恰巧在那裏發生暴動了。這暴動彷彿使他完全失去了膽量。政變完結後，到了春天，他回到村子來了。這時候他完全變了樣子。沒有喝過酒的時候，是好像不願和大家見面似地，無精打采的垂着頭，看着

地面走路的；但一多喝了酒，他便跪在街路上，對人們求救，向四面八方叩頭，差不多是將頭擦着地面了。然而他一點也不說，爲什麼要這樣。那時農民們尙還有勢力，並且對於兵隊的憎惡也很激烈的，所以都嘲笑着這醉漢的兵卒。

「這個無賴漢，還不是因爲做了什麼壞事情，現在自己在悔罪嗎？」

這樣說着，其中也有人毆打他。小孩們也用石頭投擲他的背。

連他的兄弟，那橫暴的狡猾者，名叫尼基泰·略陀夫的一個農民，也這樣勸告綏閱：

「綏閱，你還是到都市裏去好。在這裏，你不是像一個拔下的牙齒似的什麼用處也沒有的嗎？」

綏閱，即刻離開村子了。他是好像使誰也不會尋見似地，也不說到什麼地方去，在夜中離開了村子的。所以連略陀夫的一家也喫驚着，怕他自殺了，二天二夜之間在村子的附近這邊那邊的尋覓着綏閱。但綏閱，卻在去年的收穫期，顯身到這村子來了。農民的女人們正在割穀物，擡起頭來看看的時候，在往都市去的街道上正有一匹巨大的灰色的馬在走着呢。馬上乘着

一個背上荷鎗，一邊的腰間掛着鞭和指揮刀的，垂着頭的軍人。他經過人們的旁邊，並不行禮，大家對他招呼，他也不回答。這樣，他使大家驚嚇了。於是，從這時以來，他便巡遊着村中了；而這是什麼一回事，卻是誰也不知道。

他在我的窗的對面停住了。在黑暗中的他，完全像垂到地上的泥埃之上來的雲一般。我感到好像夜警正在看着我這邊，這使我感到不舒服。

但是，微低的聲音響了：

「走，笨蟲！」

於是，沈重的蹄聲，又在乾燥的地面上響着走去了。

我，上牀的時候，心裏想，「他說不定想和我說話呢。」

夏天的忙碌的時期到來了。我的同志們每天都從早到晚的勞動着，我們集合的機會是非常少了；因而我讀書給他們聽的時間也沒有了，所以我不得不連他們的閑暇的時間的一分鐘也不給錯過。我或者和他們一同到宿夜的地方去，在那裏和他們談話，或者於每一休息日裏到

林中去舉行讀書會，爲了秋天而準備着。

阿留沙，既然不能勞動，又不得不中斷了指導少年們的工作，因爲少年們也忙着了。他就和我一同住在我的小屋裏，完全像我的僕人一般地或者煮水，或者打掃房屋，一面熱心地讀書，也留心着身體，想使牠健壯起來，一面卻愈加鎮靜，愈加穩順了。他曾到郡內的一個市鎮——三十二俄里的地方——去，從我指定的人們那裏拿了書籍或報紙來。他的眼是好像愈加快樂地看着世界了。

我們的飯食，是一個兵卒的妻子，眉毛黑黑的名叫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的女子，給我們辦理的。她二十二歲，是體態整然的，健壯的，非常有趣味的人。她說話的時候，大抵總在紅潤的嘴唇上和暗地裏嘲笑着似的眼上，浮着微笑。但她是自重的，——阿留沙之流想對她說說笑話看的時候，她總即刻後退了；於是就尊敬着她，至於用敬稱叫她了。

我會訊問阿留沙：

「怎樣啦，阿留沙，碰了釘子嗎？」

他有點難爲情地，然而認真地回答道：

『呀，彼得羅維支，不是大問題，可是很好的機會呀。不是蠢笨的女子，也認得一些字，所以不是完全沒有用的呢！』

我警告了他：

『那麼，你不應該對她講那樣露骨的話呀。』

『那是希望你注意的事呵。』他嘻嘻地笑着說。『她完全將我這類人當作傻子看待呢。』我略略試探了一下看，但除了可愛的微笑以外，什麼回答也沒有。於是，暫時看着情形了。

她從開始了寡婦生活以來，已經第二年了，這是我知道的。她的丈夫，因了什麼而受着罰金罪的宣告，又被處以不許用錢贖的二年半的監禁，所以她假定會見到丈夫，也是在五年之後。於是在她的周圍，就有青年們像野蜂似地聚集着了。但關於她，卻沒有壞的流言。在青年們之中，耶戈爾·達綏庚是最顯明地熱心着她的。她離開了丈夫和公婆的家，同自己的母親住在一起。她的母親是一個眼睛已經一半看不見了的老太婆，但織帶或串念珠等工作卻非常的上手。華爾

華拉自己，也非常的有手段，能夠給將出嫁的女子縫衣服，也能夠給用於聖像的聖服串飾珠，並且編織也十分好。但做這樣的事，是不能生活的，所以她不得不去做短工。她有一個哥哥，是在離開四十俄里地方的一個製材所裏做工的，但他只喝着強烈的酒，不大到村裏來。

在什麼一個祭日裏，她到我的房屋裏來洗地板了。她在房屋中旋看了一周，彷彿不滿意似地搖着頭說道：

「呀，許許多多的書呵！」

誠然，書籍是許許多多堆放着的。阿留沙將現在我們還用不到的書籍，也從市鎮裏運來了。並且，保管着這樣的書籍，是有些危險的。

「對啦！我說。」

她捲起衣服的腳邊，並不看我，低聲地說：

「在鄉間，喜歡書的人，是非常少的。」

「但是，也不能說一切人都討厭書的吧。」

她鄭重地，完全像在開導人似地說道：

「可是，農民們對於報紙並不怕，但書籍卻以為是可怕的東西。」

那時，我率直地問她了：

「那麼，關於我的書，聽到有人說過什麼話嗎？」

「那倒並沒有聽到過，」她答道。「喂，請退出去，我要打洗了。」

這樣說着，她便將身子伏在水桶上了。當我走到外門口的時候，她說道：

「無論什麼人，總是不不要將用不到的東西放在家裏的好些。」

我回過頭來，站在房門口——我做了奇妙的事了。她將身屈着，撥着水，一面閃爍地露出白的脛，一面拭着濡溼了的地板。我感着了奇妙的心情，就從那裏走開了，但從那天以後她竟深深的刻在我的心中不消滅了。

我現在跳過了好幾日的各種事件，將這一件說到終結為止吧。和她談了這樣的話以後，不久有一個祭日，我一面在林中散步，一面準備着要在和同志們的會合上說的談話，到了廣闊的

野原上了。那時她正坐在樹下，縫着什麼東西。在她的旁邊，是她的牝牛和仔牛在吃草。牝牛是近頃會產了仔牛的，所以華爾華拉還不將牠放進牛羣裏面去。

是暑熱的日子。野原的任何部分都浴着太陽光，在深深的草之中，芬芳的花在微睡着，周圍是完全像敷着輝煌的夢一般。坐在樹影下的她，也彷彿如一朶大的花；因為她是穿着紅色的上衣和藍色的裙子的。並且在她的淺黑的臉上的眉毛，又是純黑的。她看見了我，就瞬着青色的眼，可愛地微笑了。

「散步嗎？」她問道。

「是呵。」

「你從年齡說起來，早已可以帶太太散步的時候了，但你卻始終帶着書呵。」她微笑着說。

「那是什麼書？」

「寫着農民社會的事物的書，叫作『俄國的農民。』」

「呵，這種書！」她說。

我是做過兵士，並且居住在都市裏的人，但和女人交際，卻總要狠狽。對着女人的時候，我就感到不輕鬆。這也許是因為一向和我最親近，並且對我最重要的女人，就只有一個我的母親也說不定。

我站在華理亞的面前了。她仰看着我，一面問道：

「魔術的書，你有嗎？」

「你說什麼魔術的書？」

「總之，是寫着魔術的事情的書呀！寫着迷藥之類的事情的書！」

「幹什麼要那種書？」我說。「不要讀那種書呵！可是，你真的漂亮呢。」

不知爲什麼，我在她的面前，感到苦痛而侷促；但她卻幽靜地笑了。

「漂亮嗎？」

「即使不用什麼魔術，也誘惑着人的了。」

「真的嗎？」

「無論怎樣，你自己不會不知道吧？」

「真不知道呢，我從沒有想去誘惑別人的心呀！」

「青年男子們自己親近攏來，所以你沒有誘惑的必要。」

她快活地，幽靜地笑着。

「也許這樣吧！」她說。

在林中，人就單純起來，因為人的周圍的東西都是單純，無論花，小鳥，樹木，都露骨地生活着的。

我訊問道：

「你，丈夫不在，寂寞嗎？」

「當然是寂寞的呢！」

她瞬着眼，而她的銳利的視線，彷彿擦着我的唇，彷彿對我說：和她並排坐下去吧。於是，我坐下了。

她用肩突了我一下，低聲地愛嬌地問道：

「不想和我接吻嗎？」

我身子顫震着了。

「呵呵。」我說。

「那麼，你接吻也可以呀！」她說。

一忽兒，她被抱在我的膝上，凝視着我的臉，溫柔地說道：

「耶戈爾·彼得羅維支，我喜歡你呀！」

「謝謝你，華理亞！」

「你是無論怎樣看，都是爽亮的，常常很謙讓，不粗暴的人呢。你一定是一個好人呵！」

我被她所稱讚，覺得害羞了，但被稱讚着，我也很愉快的。

「我並不是那樣的美男子。」我看着她臉說道。

「那沒有關係！」她回答，「只要愛了就是美了。並且有得說：小鳥的美在於羽毛，人的美在

於學問。」

聽了這說話，她愈加使我喜歡了。我好像會着我的死了的母親一樣，心境很愉快。

我們站起來，走到太陽光下去，肩並着肩的步行着。牝牛圓睜着眼看着我們，可愛地嗚叫着。小連翹的金色的穗鞠着躬，蜜蜂所喜歡的藍色草之類，放出薰濃的芳香。快活的小鳥在唱着歌。聽得見在什麼地方唵唵地流着的小河的聲音。帶着森林的濕氣的空氣，是充滿着可愛的音樂在震動着。蓋在我們之上的天空，便像用玻璃和銀作成的聲調諧美的藍色的鐘一樣了。

從這天以後，我們便逐漸生活在堅固的友情和熱烈的愛之中了。

最初我以爲她所以這樣，大約只爲了快樂，並不是誠懇的；但是跟着日子的經過，她愈加注意着我了。有些時候，她一面愛撫着我，一面這樣說：

「我，在會到你以前，人類這種東西，只看見了一半罷了。但是現在，我是看見人類的全部了。真的呀！」

「這真是可喜呵。」我說道。「愈加看見得多，就愈加覺得可愛的啦。」

她笑了。

「對於你？」

「對於人生。」

「完全對了！」

但是，在別的時候，她又心憂地這樣說：

「在這地方，發生了關於你的種種流言呢——這是不利於你的。我在斯珂爾尼亞珂夫製粉所旁邊的田裏除草的時候，阿斯泰訶夫正在那裏。他和斯珂爾尼亞珂夫及貧農雅基謨談天，說你將壞事情教給青年們，將禁止的書讀給他們聽，搔亂着他們的心了，所以得搜查你的家。」

「這樣嗎！」

「這樣的。」

「那麼，你在當心着我的啦！」

「當然呀！近來時勢也真是時勢，略略做點事，就即刻要捉到監獄裏去的呵。」

「要即刻停止是不能的，倘要捉去就讓他捉去吧。」

她顫抖着身子，暫時沈默了後，說道：

「你的地方如果有危險的書，那請拿到我的地方去吧。我將牠藏起來——決不會給發見的。」

她的家，在村端穀物的圍場的旁邊，從那裏越過菜園，走了二十沙先，便是森林了，

當然也有要藏到她的地方去的東西的，但這樣做卻不行。因為她不理解我們的工作的危險的意義，說不定反而會弄糟的。我便對她這樣說了。

她低下了眼，小聲地說：

「那麼，請對我說明那意義，不好嗎？倘給說明了，或者我也會懂得一些吧。」

這樣說，她像詰問似地看着我，繼續說下去。

「你爲什麼到這裏來，你以爲我不覺得嗎？」

「那麼，爲什麼來呢？」

『當然，爲了教育青年們來的呀！』

我對她感到了抱歉似的心境，從此以後我也就給她種種單純的書籍，開始教她讀書了。最初是進行得非常之緩慢，她也不將讀得不理解的事，爽快的告訴我，但接着她完全覺到書籍的趣味，喜歡讀書了。並且同情着作者加以潤色寫在書中的人物的運命，甚至有悲哀地哭泣着的事。

現在來說一說關於庫進的話。

實際上，和達綏庚談話的三日以後，庫進便在一個黃昏，太陽下山了的時分，到我的地方來了。我獨自一人在喝茶的時候，突然在窗下有張聲訊問的人。

『在家嗎？』

『呵，請進來！』

他略略曲屈着身體，像潛入進來似地進了我的房屋，向着桌子安心地坐下了的時候，便即刻不可捕捉地說出想好了的話了。

『我呢，是常常注目着你的，——結局，我想，來和你接近一下吧，這樣，你是怎樣的一個避暑客的疑問也就可以明白了。』

是一個身裁巨大的樣子不適當的老人。瘦，弓背，手兒長，並且是跛腳的。他在年輕的時候，曾在夜間潛行到一個有丈夫的女人那裏去，於是掉進了那個男子排布好的捕狼的網裏，而左腳的蹠骨便折斷了。

『我，從小孩子時候起就好奇的，一生都是爲了滿足好奇心而活着。』她說。『可是，聽說你是書讀得非常多的人，所以我想這是一個不可錯過的機會。』

他的頭很大，禿了。臉兒是威嚴的神氣，黃色的，眼睛並不鎮靜，剛露出彷彿以針一般細的狡猾的光來刺人的視線，又忽然圓睜着，在橫暴地嘲笑似的綠色裏燃燒着了。已經有些變白了的茶色的顎鬚，胡亂地蓬蓬地生着。

他喝着茶，兩隻長長的手靠着椅子。被夕陽的紅的光線所照的他，常常略過了話的緊要點，繼續說下去。

「總之，我的來，是想領教領教都會人怎樣地在想着鄉間的事的！」

我說道：

「還不如請你說說你怎樣地想着的好些。你比我年長，所以你知道得更多！」

「知道是多少知道一些的，但無論怎樣，那知識總是不圓滿，不妥貼。」他說。「總之，像我們似的鄉下人，和你不同，見聞很狹窄的。從我們看來，你的話是春初的穀粒一般尊貴的。」

從這時以後，我們就一面談着很謙讓的話，一面等待着究竟誰先現出真面目來，兩方都極用心地開始了對方的心的探索了。看來，他確是狡猾的老人。我一次也不能突進他的要害，而他卻常常搜索着我。他或者說些當局的取締嚴重到可笑的地步呀，農民的窮困卻一點也不關心呀，而攻擊着當局；或者又說農民是什麼也不理解，而罵着農民；或者便說農村的青年們也喜歡讀書了，而加以稱讚着；但農村的青年們已經失去了對於神的信仰，以及不聽老人們的話，只想聽從自己的理性而生活等等事情，卻省略了。他或者抓着這邊，或者拉着那邊，或者從背後襲來，只是以所有的方法搜索我，卻決不直率地突進來。

我在不致有損的點上，是給以附和的，但大抵都沈默，注視着活躍的刻在他臉上的眼睛和皺紋的遊戲。

從開放着的窗子，夏天的夜吹進牠的暑熱的氣息；遠處的犬的吠聲也可以微微的聽到；在河的方面，追逐魚的竿子的聲音，發着笨鈍的呻吟。

我感到好像老人在對我發氣，覺得抱歉，心裏想：『你決計直率地說出來吧——你想打聽什麼的？』

然而他卻用力地擦着自己的禿頭，彷彿有幾分疲乏了似地，厭煩地說道。

『要之，最不幸的事是民衆的膽怯。大家都互相看視對方爲危險，隱藏着自己的思想，各人都離散着過着隨自己的意的生活，所以是不行的呢。』

『這是因爲互相談話都被禁止的緣故，並且很嚴重。』

『但是，生活一被嚴重地束縛着，人不是可以甚至更強有力起來的嗎？』他像抱着確信似地說。『這個暴風是在地上吹過去了，但農民並沒有被吹捲起來——你想，不是這樣嗎？但是，單

連想到自己的時間也沒有。總之，是因爲被用拳頭塞着嘴，被束縛着，連使自己的骨頭軟一下的時間也沒有，並且被命令去屈伏着連鼻子都觸到地面了的緣故！農民是倒下了，——除這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只要略略一擡頭，便被狠狠的毆打，因此農民是奇妙地臥倒着，而在內心裏究竟想些怎樣的事，卻是誰也不曉得。可是，請想一想看吧，雖然有這種奇怪的事發生，但卽刻愛嬌地這樣說着了：農民，請援助，爲了辦理國事，請派送你們的代表來，我們已經怎樣的事也不能做了，我們做的事全都撞壁了。於是農民便送出代表去了。然而被驅逐了回來，說這種代表沒有用，要招集別的人去！要求着別的代表的時候，兄弟，正是非常盛勢的時候，這個村子，以及馬林基村，伐萊希伏村，和菲米諾村，都一致決定將雅科夫·格納陀伊選出去。但這個雅科夫，是這地方第一個橫蠻的農民，因爲這橫蠻，他失去生命了——你知道嗎？」

老人將聲音降低，閃閃地看着窗子，於是兩手緊緊地捉着椅子的兩端，又將身體彎向我這邊來。

「選那強硬地主張「將切的土地和一切的自由都給與民衆」的黨人——這樣的命令，

是發給一般人的，於是便再無議論之餘地的選舉了，但這個我們的代議士，卻再不回來，直接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了。可是又來了：那樣的代表仍不行，再選別的代表來！這樣一來，你想農民是不得不想一想了；第三次的選舉開始的時候，吸血鬼完全落選……」

他，停了話，沈默着，一面在鬚鬚之中隱藏着性質惡劣的嘲笑，一面圓睜着眼，深深的凝視着我。

「我信任這個議會。」老人像確證着自己的話似地，慢慢兒繼續說下去。「第三次的投票，當然投給富人們了。那時，我還和世間有關係，因為我有農民小屋，地場，以及養蜂場等。但現在是這般地精光了，正像被風吹着的羽毛一樣！鄉下的富人們，也一樣過着一種苦的生活的，所以我的意見，以為富人們也不會忘記權利和自由的，然而他們……讓他們和議會一同沈到泥沼中去吧！問題是在還要深的地方。只要不是盲目，這是誰都明白的……我斷言，農民是在想着了，所以在這一點上，有援助農民的必要。」

他站起來，嘻的吸進了鼻汁，對我說：

「不將窗子關起來嗎！」

我關了窗。我在微暗之中看見了他的憂慮着的臉。我略略覺得可笑，但一個人終於直率地現出自己來了，卻覺得愉快。

「真的，我是一個沒有隱瞞的人，喜歡直率的。這是實在的話，你可以問任何人去。我是懷着潔白的心地到你這裏來的，請加以信任吧。我對你說明這一點。我於人生中得了什麼呢——是完全不知道。我有好幾次可以成爲富翁，但完全讓那種時機逃過了，而五十歲便來訪我了。我心裏想住在自己的養蜂場裏過去安樂的餘年吧。我不願誰來給以干涉。我將女兒嫁給一個出色的青年，給了他們兩人一些錢——大約五百金。萬事都很好，至少是覺得安心了。但不久，這個一般的人生的大變動是突然發生了——議會選舉，政變……我的女婿死在監獄中，女兒也在女婿之後被追放，這樣的事接連着的發生，將我全身都埋沒了。向四邊一看，那想安樂地度過晚年的生活的希望是像煙一般的消散，我是什麼東西都已失掉，什麼都被奪去了。我的親友，裝着嚴重的臉色的人們，都攻擊我爲女婿而奔走，將我當作異教徒或叛逆者一般而排斥。因這緣故，我

也不能保護女婿的身子了；但那個女婿是聰明的人……這種事情是家庭的事件，所以無論怎樣都可以的！總之，我現在是孤身一個兒，像在廢墟上的無巢可歸的鳥兒一般，這邊那邊的徬徨着，想着種種的事情……」

他閉着眼，搖動着禿了的頭，沈默了。我覺得他可憐。他的心，是並非愚蠢的，生生地活着的，但似乎十分落魄的了。

「可是，彼得·華西利耶維支，在你不是有一個教師的職務嗎！並且你不是有名的博學者嗎！」

他嘻的發笑了。

「現在，這種事情是不會使肚子大起來的。」他說。「如今，是別一種神在支配着了。從前是這樣祈禱：我們的父呵，你在天上。但現在可要這樣說：當局先生呵，你在都會，願把我們從橫暴的農民那裏救護出來吧！」

這樣一說，他又笑着無意味的笑，一面在黑暗中低語道：

「我雖然是博學，但卻是像養在商人鋪子中的老犬一樣，毛兒脫落了。耶戈爾·彼得羅維支，生長到五十歲了，和蠢笨的自己對面，你想，這種事情不是殘忍嗎！誠然，我是博學的，確是這樣的。而且像掠鳥一般，什麼也不加思考地教育着人，說這些無憂慮的事，加之還大大的騷鬧着世中的空虛的事。我便這樣地曝露出自己的靈魂，正像有些人所說一樣，我到晚年是成爲異教徒了！我也有救自己的靈魂的時候，但不知爲什麼我好像完全成爲愚蠢了。」

他噤住口，以黑的指頭摸着自己的顎鬚。他的手顫着了。我看着他難看的頭蓋骨的時候，是想對他說些親熱的激勵的話了。想着他的事，就覺得憤激，也覺悲哀，尤其可惜的，是在五十年間，人的感情和理智都徒然地失掉了。

我開始將人們被虐待的原因，爲獲得一片麪包而施行的悲慘的鬭爭，和對於這種爭奪是不應該旁觀的事，以及人生的正義是在不寬恕地懲罰着那種只是有所取於人生，卻不願爲了人生而從自己的心中拿出什麼來的人們的，都對他說了；並且也盡可能的用心地，溫柔地對他說：要使民衆團結起來，將那被打擊得粉碎而孤立着的人們結合起來，這乃是人生的新的路。這

是因爲我理解他比我年長二倍，並且比我具有更多的經驗的緣故。他靠着牆壁，也不打斷我的話，也不提出反問，儘聽着我說，但我說完了的時候，他也還是悲傷地沈默着。

接着，他像忽然清醒起來似地，顫震着身子，一面用力地摩擦着兩手，一面歎息着說道：

「不錯，你所說的話，是出色的，實在出色的！我現在直率的說，我看來，你好像是一個黨員。是的，兄弟，我是這樣解釋的呀！在這兒，落魄着的不是我一人。因爲在這裏，有着渴望着都市的人們。例如，耶戈爾·達綏庚，和我的侄兒伐尼西加，及阿留沙等，便都是共鳴着你的一伙。當然，這一班人是青年，所以我們和這一班人提攜是不成的……總之，這些人，因爲是年青，所以大抵是危險的人物。我們是因爲從他們小的時候就知道他們的，所以一點也不信用他們。但是，他們卻都包圍在你的周圍了——這是我觀察到了的！我沈默着，總之是在守望着的。別的人們也一樣的在注意着。我曾對這一班人說：兄弟們，你們不可顯露這是頗微妙的事情，一做得拙劣，便要毀壞了——總之，要在一點也不使你喫驚的限度內。看來，你們是以堅確的腳步，毫無懼怕之處，在地上走着的。於是，沙威里·克慈、涅錯夫等，這樣勸告我：好像又開始了，我們不如直爽地到他們那裏

去，問明了他們在做怎樣的事來得好些。因此，我就到你這裏來了。」

他搖着長的兩手，幽靜地發笑了。

「怎樣，完全像小孩子一般吧。有些小孩子在做着遊戲，別的一些小孩子便走近來，要求道：讓我們也加入進來吧！」

他的性急的說話，有精神的聲音，和笑談，以及常常織進說話中去的諷刺，都中了我的意。於是，我心理這樣想：

「農村的腐爛了的殘樹和樹根，不是完全加入了我們的焚火中而燃燒着了嗎？殘樹和樹根能夠怎樣程度地給與人們光和熱呢？」

「從活的人間看來，那是完全被你的話說盡了！」老人依然站在房屋的中央，一面撫着鬚，一面靜默地這樣想。

「這樣，彼得·華西利支，你也要加入社會主義者的一伙裏了吧？」我以玩笑似的調子問道。

「呵！自然是這樣。」他歎了一口氣，這樣說。「人倘被鞭打了屁股，也就要加入社會主義者的一伙呵。況且像我似的人，是無論弄成怎樣都沒有關係的。是一個孤獨者，並且在達到這條路以前，是走了各種各樣的路過來的。我是沒有關係了，因為人們已經這樣說：我年輕的時候不發瘋，有了年紀以後卻發瘋了。但我說，那些人們是可憐的。他們不走新的路，但也會是停在舊的地方——是被驅逐着的呵！請看一看事態的推移吧。以前是農民銀行殺着農民，而現在是那土地分配，完全將農村切開了。怎麼一回事呢？民衆到何處去纔好呢？這個古俄羅斯是開始動搖了。可是，古俄羅斯也好像已經聰明一些起來了——已經不向敵人所欲曲引的一面，而向真理所導引着的一面走去了。」

這樣說着，他更加鎮定着，臉色更加嚴重了。

他拖着跛腳，從我的房屋出去的時候，已經是天亮了。

和他的談話，十分使我高興，我感激着，一面回想着兩人之間所往來的言語，一面開了窗，長久地望着對面的森林的暗黑的背部，牠正因為朝映而可愛地燃燒起來了。悶苦的夜的黑幕已

腐爛着，而朝的空氣是滿流着爽快的樹脂的香氣。在露水裏醒轉來，以露水洗了身的草和花，迎着朝映，快樂地呼吸着。星兒是一面閃着光，一面從東方向西方退去了。許多的雄雞，都活躍地爭先恐後地報告着時辰，牠們的高響的聲音，像騷鬧的小孩子的聲音一樣，爽朗地焦躁地在空中波動着。

是日曜日。村子還在睡眠着，但時時有家畜的瞌睡似的鳴聲——粗大的，柔和的，愉快的鳴聲，在到處響着。雀兒也醒轉來，一面抓起了塵埃，一面在道路上拍拍的飛着。喜鵲是急急地飛開了，但可以聽見從遠遠的地方來的像撕裂帛子一般的牠的叫聲。不久，在馬林基村，聖餐式的鐘鳴響了。

我們五人，一直到傍晚都聚集在斯珂爾尼亞珂夫的森林裏。我將和庫進會見的情形，詳細地對同志們說了。

阿歷舍伊忽然憤慨着站了起來。

『畜生！』他叫道。『計劃些無用的不必要的舉措，想將我們一個不留的拉了去嗎！庫進是』

能夠信用的嗎！你也正是你呀！那個老爺爺的最要好的朋友，是夜警綏閱！

伐尼亞卻怯怯的反對着。

「彼得叔父，確是一個非常被虐待的人。至少是一個並不使人討厭的人。真的呵。說是和夜警要好，那是因為叔父從夜警幼少時候就知道他，並且教他讀書寫字的緣故。真的，阿留沙，懂得了吧——這是原因……」

尼庚是一面思索着，一面說。

「不錯，是這樣的吧。老人是被這種事情捉去了心的。實際上，無論任何人，只要是活着，總是需要麪包的。」

阿歷舍伊將拳頭突伸到尼庚的鼻前去了。

「對於年老的人們，可以將這麪包給他們喫！」

「你們說的不是都離開目的了嗎！」達綏庚加入了進來。「這時候，首先第一有想一想的必要的，是怎樣做纔能使這些老人們對於我們有利益。」

阿歷舍伊堅持着自己的主張。

「老人們，是鐵鎖一般有用的東西！只是如此罷了！」

轟轟烈烈的議論開始了。阿歷舍伊和伐尼亞開始非常激烈的爭吵，連溫和的伐尼亞也全身血沸了。尼庚想做阿歷舍伊和伐尼亞的仲裁人，但似乎連自己也不知道說些什麼纔好，只說了二句話便同樣的發怒了。我沈默着，因為這不是我可解決的事。達綏庚不斷的吸着煙，聽着人家的話，一樣的沈默着。

我們坐在河岸的森林的一端。已經很晚了。從對面的馬林基村的鐘樓那邊，像紅銅一般的大月亮，已望着我們了。敲鐘人，已經響響的將鐘撞了十響了。鐘的聲音搖動着靜寂。從大地的神祕的力所發生的種種的聲音，在夜的黑暗之中優柔地應答着這鐘的聲音。

大家都疲乏於議論了，但依然什麼的解決也得不到。伐尼亞悲哀地說道：

「倘將我們的信仰的熱，吹進別人的身中去，那麼他一定復活吧！」

「伊凡，你說些什麼呀！」阿留沙叫道。「你是瑪利亞，是阿加菲亞了！」

於是尼庚低語道：

『倘若將那種女人們的良心也照一照……』

耶戈爾·達綏庚跳起來，投擲了煙捲，將大家看了一遍，斷然的說道：

『我們，議論是很甘美的，但是，已經是停止議論的時刻了。因為已經是夜裏了。其實，那個庫進是有名的人，警官也尊敬着他的。他是自由的，什麼地方都去旋轉——於是，在我們，有那樣的奔走者不是好的嗎。這是第一。其次，庫進和夜警要好，這爲什麼是壞事情呢？首先第一，由他用話去瞞過夜警，使他不注意我們，這不是好嗎。並且請他去說，使我們可以不像去年的秋天和冬天似的躲在谷間或乾燥場裏受凍受濕，不是很好嗎？』

『不錯，這確實是好的呵！』尼庚以疲乏了的聲音說。

『倘若他們已經覺得了我們的事，』達綏庚笑着說。『那麼我們要隱瞞也已經遲了。這時候，別的人且不說，庫進總是能夠幫助我們的人。』

『看呀，是這樣的有幫助的人呵！』伐尼亞高興地叫起來，抱着阿歷舍伊，像要說服他似地。

說下去。『不必再懼怕着吧！我們即刻要去使他們成爲我們的幫手了！』

『那麼，隨你們怎樣做吧！』阿留沙將伊凡突倒到地上，愉快地說道。『我一點也不懼怕！我說那些話，並非因爲懼怕，是因爲愛惜時間——我們有什麼時候去教育他們呀。連我們自己尙且沒有用功的工夫。』

達綏庚一面捲着煙草，一面機敏地，並不看我地說：

『可是，教育他們的，並不是我們的工作。爲了這工作，不是有耶戈爾·彼得羅維支這先生在嗎？』

我們決定在最近的有空的日子裏，要庫進將我們和庫進一派做一番紹介。並且選了在斯柯爾尼亞珂夫的林中的樵夫的泥小屋，作集合的場所，因爲這小屋在夏天是空着的。

伐尼亞現着輝煌的臉色，在砂上滾着，叫起來。

『兄弟，這真好呀！他們也就會成爲我們的後援者了！』

突然，眼睛敏捷的阿歷舍伊，用一隻手遮着額頭，眺望着遠方，並且吼着似的叫道：

「夜警來了呀……」

我們看着，從製粉所的後方，那腳兒粗大的，全身生着虜毛的灰色的馬出來了。我們因為大家都全身浴在月光中，坐在一片黃砂之上，一定被他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吧。

「散會嗎？」耶戈爾·達綏庚以既不是勸告，也不是訊問似的調子，這樣說道。

我們是，就是逃散了也並不困難的。因為森林密接着，沒有盡處，並且林中沒有路，乘着馬是不能走進極深的。但我們沒有一個人動一動身子。

「不要緊的呵！」伐尼亞說道。

「照我看來，那傢伙是一個笨驢！」尼庚突然說。

我們等待着綏閑馬蹄的聲音，漸漸近來了。在鞍上搖着夜警的巨大的身體。大地完全像在推退着他的黑影一般。我們感着不舒服，逐漸地互相擠攏來，沈默着。聽見什麼地方有犬在悲哀地吠着，河的水聲也可以明朗地清楚地聽見。

在夜警的帽子上，那銅製的徽章閃着光。他持在手上的鎗也發着光。生着顎鬚的臉和不眠

不休的眼也看得見了。馬兒懶懶地哼着鼻子，搖着耳朵，認真地向我們方面走來，騎者的沈重的影子，厭厭地拖在地上。

於是，綏閱的嘎聲漂蕩着了。

「誰呀？」

伐尼亞走前去，回答道：

「是我們呵。」

馬兒一面搖着頭，一面站住了。

「在做什麼的？」

「在散步呢。」

「還在談天。」阿歷舍伊補充道。

綏閱將鎗朝天的豎起來，身子向前屈着看了一遍。

「沒有別地方的人嗎？」

夏天

達松庚回答道：

「都是本地人。」

夜警不作聲了一回，即以打瞌睡似的聲音說道：

「已經可以回去睡覺了。你們真是夜雞呵！那會有不帶女人而散步的傢伙！
這樣說了，夜警便拉着馬繩了。」

「走！」

馬兒好像向我們告別似地，即刻低下了頭，以蹄重重地蹴着地，卻並不走動。

「走！」夜警大聲的叫叱着，用鎗腿擊着馬頸，一面橫望着河的方面，沿着河邊走去了。
我們也就上了家路了。

「他的馬可也真上了年紀呢？」尼庚低聲地說道。

大家都不作聲，擠得密密的走着。

「無精打采地垂着頭……大概又是往製粉所去喝酒了吧……耶戈爾·達松庚向後轉，

過臉來，望了一下，這樣說。

在我的心中，忽然燃起了想追到夜警的後邊去，和他二人談一談話看的一個希望。因為他說的話，好像有點觸動着我的心。

『兄弟，我還想再略略散一回步呢！』

阿歷舍伊默默地向我的後面跟來。

『不，我想一個人散步。』我說。

我於是和大家分別了，他們在路上站住，低聲地爭論着什麼，一面搖動着手。他們擔心着我，我是知道的，這也使我愉快。

『那麼，明天再聚會吧。』伐尼亞叫道。

我摘下了帽子，向他們揮搖着，於是走到河岸，沿河岸向上流走去。河面全部浴着月光，完全像用銀槌鍊成一樣了。河流着，洗着岸，攪亂着我的投影，在我的心中引起了充滿着和平的，可愛的非常平安的心境。從森林那邊，雲兒漂浮起來；在高高的空中的風將那雲像羽毛似的吹散得

一片一片，將牠驅逐到南方去；但地上還是平靜，只是樹的梢頭蕭蕭的微響着，有枯葉飛散下來，落在閃閃地發着光的水面上。在遠地響着的守夜的鐘聲，像送着過去了的時間似地，在夜的靜寂之中漂蕩着。月夜的大的孤獨的星，在高高的透明的天空裏像顫震着似地在發着光。夜，用了光和影的種種的遊戲和謎一般的那種音響，使理智和眼睛驚駭了。大地整天的吸收着太陽的光線，穿着華麗的草和花的衣服，正在熟睡着。森林沈默着，撫舐着大地的膨脹着的溫熱的乳房。我喜歡在夏夜一個人在地上巡行。於這種時刻，想着大地的事和世界的事，是愉快的。我感到大地的對於生物的偉大的，深刻的，熱烈的愛，彷彿從大地的心臟流入自己的心中來了的心境。

綏閱的馬，從我在走着的小徑的轉角的灌木的蔭裏出來了。馬兒喫驚着，跳到旁邊去，也使我喫了驚。

「誰……」夜警叫起來，他以卑下的話罵着我，將鎗放到馬的耳朵間去，鎗口注向着地面。——他也同樣的喫了驚。

但是，知道了有我在那裏，他卽像咆哮似地叫道：

「怎麼半夜裏還徬徨着呀！」

「那麼，你呢？」

「我，這是我的職務呵！」

「我也是一樣呀。」我說着，笑了。「你監視着盜賊，我是守望着星……」

「星……」

他像一隻麥粉的袋子一般，重重的從馬上跳下來，將馬繩投擲在灌木上，一面打着圈子，一

面以嘎聲問道：

「吸煙草嗎？那麼，我一個人吸了。坐一回怎麼樣……」

我們，並排的坐在砂上。他將鎗放在膝上，擦着火柴，閃閃的瞬着眼，一面撫摹着鎗身，一面望着我，說道：

「好大的露水呵……雨少，露水卻多。可是，據說露水是有害於穀物的。」

他貪婪地一大口一大口的吸着煙草。彷彿在擔心着；煙草也要被人奪去似的。

我問他道：

「怎樣，綏因小爹，你滿足這職務嗎？」

「也並不怎樣！不是嗎！就是這樣巡迴着！」他斷斷續續的說。

他這樣說着，投擲了煙蒂，用靴的後跟將牠埋到砂中去，於是問我道：

「你進過軍隊嗎？」

「不。」

「可是，你走路的姿勢，可真和兵士的姿勢一樣……」

我想和他說話，但不能說，不曉得怎樣去開始。這是因為他有伏特加酒的臭氣，和別一種要使人感到悶苦似的心境的什麼臭氣，散發出來的緣故。我覺得因為這種臭氣的緣故，自己的思想都被束縛着了。

「彼得·華西利支·庫進，不是你的親戚嗎？」

「庫進？不是的！」

他用一隻腳在砂中掘了一個洞。他的茫然的死了似的臉，和陰暗的眼睛，真和魚的臉和眼睛一樣，動也不動。他有生氣地用了沈靜的調子說道：

「可是，我尊敬着那個人。是一個良善的老人。他很聰明，十分熟悉聖經。」

他沈默着，又吸起煙草來，隨卽在我的心裏喚起了無聊的憂鬱，他慢慢的，斷續的一句一句的說道：

「那個老人也一樣的……要降服吧。這樣的！實際上，他雖然有了年紀，卻從人民開始動搖的時候就傾向着的……」

「傾向那一方面傾向什麼？」

「總之，是和大家一樣，反對上頭呀……說到神呢，便說神完全成爲怯弱的了。我住在哥哥略陀夫地方的時候，那老人是常到那裏來的。一來就即刻議論，說沒有一件事情是不錯的。我現在是住在庫齊馬，阿斯泰訶夫的地方，——因爲和哥哥鬧過架了。彼得，華西利支是不到阿

斯泰訶夫地方來了，一樣的鬧過架呢。現在，我不知道那老人究竟怎樣了……」

「可是，你不是連什麼人在想什麼事，都不可不知道的嗎？」我這樣問道。

他接着我的話說：

「那是當然！不可不知道的！所以，我什麼都知道着的。」

我，覺得他說話非常勞苦似的，所以和他並坐着，我覺得有些不舒服。他的話，都是枯萎的，乏味的。他彷彿將這種話從心的頂邊取下來，懶懶地，不靈巧地，柔軟地——堆積着的一樣。我覺得：在他所說的言語的裏面，有着一種黑色的，可怕的什麼東西潛伏着；他呢，怕觸着這悶苦的心境，並且因為有着這悶苦的心境，所以他的曇着的眼，是動也不動，生着硬的毛的瘦的臉，是如此乾結着了。

「你知道着一些什麼事情呢？」我直截的大聲的問。

他擡起頭來，看了我，隨後旋看了四圍，完全像說着嚙語似的說道：

「職務上應該知道的事情，是都知道的。連斯珂爾尼亞珂夫的看山人的兒子，從充軍地方

逃走了的事，也有人報告我。在馬林基村，那個瘦削的女教師，在攪亂着人民的心。那個看守教堂的人便到我的地方來，對我說：綏閔，注意着呵！庫齊馬·阿斯泰訶夫也在注意着，守視着大家的。但是，那個人是發瘋的，那個庫齊馬。」

我已經不想聽他的話了。聽着完全像在夢中經過來似的他的話，感到有些羞恥，又感到一些不快。但是他沈重地轉着舌頭。

「聚集在他的地方的人，都是謀叛者和強盜。我的哥哥和你之類一些人，也都是一樣的。我的哥哥，是一個惡漢，但不是謀叛人，只不過是一個騙子罷了。」

這樣說，他完全像被眼睛看不見的什麼人從背後擊了一下他的頸項一般，忽然顫抖着身子，搖着頭，離開了我的旁邊，用一隻手捉着喉嚨，用嘎聲快速的說道：

「大家都是蠢人呀！庫齊馬，達綏庚，那個看守教堂的家伙——全都是蠢人……他們在想着狂妄的事情，你知道嗎？真的，他們在想着狂妄的事情！」

他做着奇妙的樣子站起來，身子伸得挺直，依然以嘎聲說道：

「現在，我告訴你，請你聽着……兄弟，我連這種事情也知道着的……這種事情也看見過的……完全——像死一般喫驚的事情呵！是呵，人類這種東西，是草一樣的東西，是一回兒就可收拾停當的而且……被割去了像葉草一般……一燃燒着便沒有了！只是煙和灰了！只有眼留在記憶裏——別的什麼也不留了！」

他像拿棒子似的握着鎗，走近馬的旁邊去，並不看我，叱着馬，開始踢着馬的橫腹，隨即跳上了馬鞍，默默的，怯怯的騎去了。

我，完全像一個醉漢似地坐在砂上，感到有些不舒服，在心中起了陰暗的憂鬱了。在水面，騰起了天明前的棉花似的水蒸氣，但這水蒸氣，在我是覺得綠色的。於是，在我的背後的灌木的枝，被壓折得彎曲了。從枝間，達綏庚走了出來，他一面動着帽子，將牠戴戴正。我驚駭地看着他，但沈默着。

「我臥在那裏聽。」他說。「是非常狡猾的小子吧！」

「爲什麼做那種事情呢？」

「這是因爲這種緣由呵！」他低垂了眼，說明着。「就是以防萬一呢。大家商量的結果，決定由我來看視着……那個家伙，會做出怎樣的事情來，是不曉得的。」

我覺得滑稽，但我緊緊地握着他的手了。

「你帶了什麼武器來，預備抵抗那個夜警呢？」

「我帶了小刀來；並且我想，倘若有事情，我可以大聲叫起來的。」

我抱着他的肩了。我們二人慢慢地向村的方面走去。

「耶戈爾·彼得羅維支，你真是大膽的人！」達綏庚以沈重的調子說，一面要和我合着步調走，不斷的望着我的臉。「像我，是不能和那家伙二個人對談的，有些可怕……」

在我，達綏庚開始用了朋友間的平輩的稱呼來說話，是很高興了。這結果，在那天朝上，我便將富於波瀾的自己的有興味的半生，都對他說述了。於是，這一種事情以後就常常有。常常有按不住地急於要說述自己的事情的事。常常有按不住地要將自己所經驗了的事件，一點不留的告訴人，將人引入自己的心中來，將在心中自己所理解着的事情無論善的惡的一點不留的曝

露出來的事。在做着我們似的工作的人，這一定是必要的。因為同志是有十分地理解着你是什麼人，在發生了生活上種種的困難的事情的時候，能夠從你那裏豫期着什麼東西的事的必要。從那時以來，我們的友情堅固起來了。並且，連通常遇到人們喧嘩着的那種事情的時候，我們也能夠和好地一致的。

這是大家知道了我和華理亞的關係後不久的事。是在我和他一起在波雅爾基村，對農民們說明議會所做的事及當區選出議員的醜行，於夜深從那裏回來的途中的事。在農民的態度和我們自己的行動裏感到了滿足的我們，一面互相談着剛纔所見的事，一面寬舒地慢慢地步行着。

於是，他突然的訊問道：

「說你和華爾華拉有了關係，是真的嗎？」

「真的呢。」

他在喉裏呼的鳴了一下，脫下了帽子，將牠在頭上旋搖着，一面沈默着。

路是既狹又暗。於是，我們是肩擦着肩的走着。有時在樹根上躓了的時候，就互相撞着了。

『爲什麼你沈默着？』我問他。

他用了低聲回答道：

『兄弟，我有幾分嫉妬呢！實際上，我也是追着她的……可是，已經沒有希望的了！』

我感到鬱悶，不曉得說什麼好。

我終於說了沒有意思的話了。

『這事情，我不會知道呢。』

『這種事情，不是不會有知道和不知道的嗎？』達綏庚淒涼地說。『在那裏只有幸福呵。我是從聖誕祭以來就糾纏着她，說誘着她的，但終於落到你的手裏了。其實，結婚之類的心，我是完全沒有的。總之，想弄一個自己的家庭之類的心，我是一點也不曾有過——父親也已經不再煩麻地強迫我結婚了，因爲我已經說服了父親。但是，那個女人是那樣地自由，並且是那樣地漂亮……』

『是的，是漂亮的女人呵！』我不知不覺的對他表示了同意。

『是呵，是漂亮的呵！』

他這樣說着，即刻活潑起來，用肩突了我一下。

『是的吧，兄弟，我比你年輕，並且相貌比你看——兄弟，請不要發怒，——但是，她卻選你了。總之是說，她不是在尋找牡牛，而是在尋找人間的！』

我不能充分地理解他的話，不知道說什麼纔好，便這樣地微語着了：

『這是說，你是牡牛？』

『這是諺語呢。實在說，我在今日以前，是並不將農村女子，看得很有價值的。我以為農村女子固然像小屋子一樣地必要，但我覺得只要用鞭子一毆打，便會唱起歌來那樣的。然而在現在，我是以為就是農村女子，也像都會女子一樣能夠教育的了。你以為怎樣？』

這一回，他的話我是懂了。我覺得達綏庚可憐，對於他，我覺得羞恥，於是我執着他的手，說：

『兄弟，耶戈爾，請不要對我發怒呵。並且也不要對她發怒……』

他遮斷了我的話。

「在這一點，你是什麼責任也沒有的呀。我只憤怒自己的無用——不能如自己的願望。不，憤怒不憤怒的事情是可以不說了。在我們之間，是有拿開不必要的問題的必要的。我們必須不妨礙工作的進行。兄弟，我誠實的說，我是悲哀着的——這是正直的話。所以，如果做這事的不是你，而是別的人，我要做出別的事情也未可知的呢……但是，我理解着這件事——就是，完成了自己應該做的工作的人，是有着領受休養和愛撫的名譽的……」

他這話，感動着我了。

「耶戈爾，我很感謝……」

「但是，這就是叫作親友呵！」他回答。

接着，兩人便都沈默了，相互靠近身體的走着。我長久地感着對他不住似的心境。他呢，好像感到了我的這種心境，那時他便問我道：

「你，開始教育她了？」

『是的。』

他看着我，微笑的說：

『這樣的嗎！倘若我，大約便不會想到這種事情。』

這個青年想說什麼話，我是清楚地知道的。

『是她自己要求的呢。』我說。

『這樣的嗎？』

他非常驚異着，從那時以來便加了敬稱去叫華理亞了。知道了她想在自己的家裏置設書架的時候，他是快樂地，哈哈的大聲笑着，搖動着頭，得意着，像叫喊一般的說了：

『好呀！兄弟，你做了十分好的事情了！倘若女人們肯來和我們一起做事情，那完全會成就可驚的事吧！不是這樣嗎？』

……其後不久，和庫進一派的人們的會合的夜到來了。從朝上起整日下着大雨，我們全身打溼的到那泥小屋裏去。他們已經四人全來了。此外還加了另外一個人。

在地中的暗黑的穴裏面，米羅夫熱鬧的照應着他。他一面怕羞地拉着自己濡溼的全是補釘的骯髒的襯衣，瞬着褪色的眼，一面像蚊子似地以微細的聲音說道：

「你好呵，諸位……請坐吧！」

然而並沒有坐的地方。因為在泥小屋之中，是像馬鈴薯裝滿了袋中一樣，給人裝滿了。泥小屋原只有可以容六人的廣大，但現在卻一起有十人了。

格納陀伊也叫起來：

「呵呀，正擁擠呵！」

臉給煤塗得污黑，可怕地露出眼來的他的樣子，宛如一隻泥醉了的熊。因為他將臥牀踏斷，又將板踏碎，在他的周圍的東西，全都發出軋軋的聲音了。他想在裝在一個角落裏的爐中燃起火來。果然在爐中已有火在燃着，牠以可愛的黃色的舌頭歡迎着我們，使我們興奮了。在煙與暗黑之中，可以聽見沙威里底咳嗽和他的微微的聲音。

「喂，格納陀伊，快點吹火呵！」

細細一看，有三個人在那角落裏。那樣子，宛如鄉間的法庭。庫進是莊重地將他的長軀橫在臥臺之上。達尼羅·珂沙珂夫是蹲在庫進的旁邊，撫摩着顎鬚。這個珂沙珂夫，是在和我們約定以外來的男子，除了名字以外什麼事情大家都不知道，是一個月前剛從什麼地方來，現在做了斯珂爾尼亞珂夫的看山人。

「畜生！阿留沙低聲地罵了。『沒有得我們的同意，就帶了這傢伙來！』」

達綏庚也同樣的不滿，哼哼的鳴着鼻子。我們是沈默着，在地面上敷着板，在那上面坐着；米羅夫是一面拉着自己的襯衣，一面以腳打着拍子，嘴裏不平地說着：

「給水浸溼了……連住居也不能了。二年之間沒有誰在這裏住過……」

火忽然燃騰起來，暗黑便飛開去，想去和黑的牆壁或泥小屋的屋頂結在一起，想急急地鑽進土中去而顫震着了。

「呵，聖潔的火呵，快將溼氣弄乾，快給我們溫暖！」庫進熱鬧的說道。

沙威里一面縮着身體，一面咳着；但作着暗暗的臉色的生着毛的看山人，卻像森林的妖精

似地，用他小小的銳利的眼看着我們。

「總之，我們應該先大喝一頓。」格納陀伊從什麼地方拿出了二瓶伏特加，這樣叫道。「然後纔可無顧忌的談論！」

「可以大膽的談論呵！」米羅夫補足的說。他蹲在火的前面，張開灰色的手指，伸向格納陀伊那邊去。

大家都喝着酒了。

火，拍拍的像唱着歌一般的發出聲音來。泥小屋的牆壁，是像驚駭着的影子一般的在浮動着。

「喂，請各就一定的位置吧。」庫進覺悟到自己是司會人，便這樣說。「我希望慢慢的順序的開始。」

「不，還是軍隊式地一齊地開始來得好些。」格納陀伊用一隻手槌着胸，一面叫道。他背向着火，站在泥小屋的中央。

「呵，請等一等！」沙威里想制止着格納陀伊，但格納陀伊卻像火一般地赫然的燃燒起來，勃勃的舉起餒來，激烈的發出聲音。

「不是好了嗎，不可再猶豫着了！諸位，我想對諸位說的是這種事情：總之，我已經近四十歲了，現在到諸位的地方來，請求諸位教育這個愚蠢的我。請求給以教育。就只是這一件事情。我已經覺悟着要受教育了。時代是時代——大家都受着時代的責罰的。這樣，小孩子們是應該教育着父親的。爲什麼呢？就因爲在他們，在小孩子們，罪是很少的……」

看山人假咳了一聲，叫道：

「對呀！我的兒子華西里也……」

「這裏是重要之點呵……」米爾·米爾伊契拉着我的袖，像呻吟似地低聲說。「我們是住在丘上的，然而卻連麪包的皮也沒有。」

「請對我說明呀！」格納陀伊用了像炭火似的血紅了的眼，粗暴地旋看着四周，一面像吼着一般的說。他的眼睛裏，因爲煙的緣故，有眼淚漾着了。

「年輕的人們，你們以為他們信用我們，但不是的，一點也不信用。你們想，不是這樣嗎？我是知道着的！我們是無賴，又怎樣能夠信用我們呢？無論我，無論庫進，都是這樣。可是，我們不是無賴嗎？」

老人靠着牆壁，搖着頭說道：

「爲什麼要罵起來呢？」

「是的呀！」格納陀伊贊成了。「過於說些粗魯的話了。一點也沒有惡罵的必要。是吧，諸位！」他全身痠癢着這樣叫道。在他的周圍飛着外套的破片，他自身好像成爲黑的火而燃燒着的一樣。「諸位，我現在有順序地對諸位說，請聽着吧。第一，我是勞動着的。在天上的神呵，我不是勞動着的嗎？我耕着田，骨頭格格的響着，土地有時也呻吟着——我是勞動着的呵，誰都知道的。如大家都看見的一樣！然而，諸位，我卻飢餓着呀！不要發怒的嗎？——大家只有命令寒冷地過了冬天。沒有柴可以溫暖小屋子。然而四周是廣大的無邊際的森林！小孩們死去，老婆哭泣着……」

沙威里向他憤激地搖着手，遮斷了他的話。

「停住，不要吠了！無論對於什麼人，生活都是一樣的呀。」

「不，各異的！無論對於什麼人都是不同的！可是，我是比中國人更下等的嗎？」

被跳躍着的紅的火所照着的沙威里的瘦削的臉，像溶着一般的燃燒着。他用了永久地悲哀着似的眼色看着我們，幽靜地咳着，像有道理地說道：

「他們自身是農民，所以我們的外部的生活，他們應該是知道的。」

「沙伏爾，讓我說！」

達綏庚突了一下我的橫腹，低聲道：「兵士真活躍呵。」

「我被拉去當兵，三年之間勤勞着，成爲一個出色的兵士了。以後我勞動了十年。可是，結局我詛咒着土地，說——惡婦人，你不是使我悲哀，啜吮着我的血嗎？但有什麼東西給生出來！我這樣說着而踏着土地。真的呵！畜生，一點不留的吸取了我的力，然而給我什麼呢？」

「無論什麼人都吃着同樣的苦頭的！」沙威里頑固的說。「所以，絲毫也不應該咒罵土地。土地，土地是正當的呵！」

「一點也不錯！但是，不可不理解牠。人們是知道土地的，並且人們是愛土地的，可是有看見土地的必要。諸位，我是會看見牠的。牠成爲我的方向轉換了。這一次的戰爭開始了——以帝位呀，祖國呀的理由——被載在搬運家畜用的車輛上了！載去了。在路上載了一年光景，於是在山麓下車了……那是中國的國土……一着，怎樣呀，不是到這裏來戰爭，是來求智慧了！自然，這是因爲有來求智慧的必要，並沒有來打仗的必要的緣故！」

他用下等的話罵着，跳起來，像吼着似的說道：

「諸位，說人和人互相敵視着，那完全是謊話——我究竟是誰的敵人呢？」

「阿，不要再說這種話吧！」沙威里叫道。

着山人也說道：

「這是糊塗人所說的話呢。」

格納陀伊閉着眼睛，悲哀地說：

「就是我也明白的！唉，真窘！但是，這是大家欺瞞着的緣故呵！你們是呆蟲爲什麼中國人

是我的敵人爲什麼？」

「當然，據基督所說，地上的人們，都是兄弟……」米爾·米爾伊契低聲地說道。

「他們或我，總之我們，是依從自己的意志而做暴亂的事情嗎？不，兄弟，大家都有一個相同的法則——爲自己的小孩子而勞動的一個法則，大家都有一個共通點。這是並不錯誤的。有共通點；可是……沒有不有的！例如我，就這樣地問過那個中國人：怎樣地勞動着呢？於是，中國人這樣回答：這個土地是我們的工作！那個中國人是溫和的，可尊敬的，極聰明的人。而且他是完全討厭打仗的，靜靜地過着日子，和什麼事情也沒有關涉。但我們軍隊卻暴亂地將那個中國人結果了——用火燒，用刀切，用棍打——總之，不堪言說的！使人流淚一般的可憐！那個中國人只要願意打仗，那大概無論怎樣也能抵抗我們的！但他是一個聰明的人，沈靜的，每次看見什麼東西，都這樣地想：「畜生從什麼地方出來的呢？」那個中國人是有土地的——真正一握光景的土地，從那土地裏，像從孕牛裏流出乳來似地流出穀物的汁來。真的，並且倘若溫柔地訊問中國人，那麼他即刻教給你出色的事情了！中國人和自己的土地，是分了血的親族。所以土地希望什麼東西，

他們是理解着的，他們像看待臥牀似地看待土地。真可感心呵！

「在我們之間，什麼地方有土地呢？」米羅夫低聲說。「不是並沒有土地嗎……」

「只有墓場呵！」沙威里接着說道。

這樣，彷彿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捉住了人們的胸，將大家結在一起搖着了。農民們發出了呻吟的聲音。從一直以前就要求着土地的農民的泣聲開始了。

泥小屋之中，全給煙和水蒸氣瀰佈着，很窒悶。在屋頂是雨點瀝瀝浙浙的跳躍着。森林轟轟的發響，水兒發出如農婦的話聲似的聲音，從什麼地方流瀉着。在爐中的炭上，藍的火像即刻要消滅了似地，歇歇地在顫動着。達綏庚想點燃煙草，用手指拿起炭來。他的手指和他的粗野的他的臉，有些顫震着了。

「不要讓他再說下去吧？」伐尼亞低聲地說。

「等一等！不久就會不說了！」達綏庚說。「再用勁一回，就即刻停止了。」

米羅夫將柴投進了爐中，不知是因為悲哀，還是因為煙，在他的眼裏漾着眼淚。

「坐在巴比倫的河邊哭泣着了！」伐尼亞寂靜地低聲說。

我感到了眩暈。眼中有雲霧了。我覺得好像我們大家並不是在地下的穴中，而是在浮在狂波的河上的侷促的小船裏。

看山人大聲地說着自己的兒子的事情。沙威里和米羅夫在罵着農民銀行；庫進大聲地對正興奮着的阿留沙說着這種事：

「兄弟，不錯的！貴族們是因爲想喫而喫的。而他們的肚子便在胡亂地喫着甘美的東西之間舊起來了！」

因爲這種興奮着的騷鬧的聲音的緣故，過喝了燃燒着一般的伏特加酒的吼着似的格納陀伊的聲音，便被壓下去了。格納陀伊閉起眼睛，揮搖着兩手。他是自己所說的話別人聽不聽，已經不管了。

「我看見過秩序，叫做秩序這種東西！破壞中國的事完結了的時候，我們起了叛亂——我們叫道，讓我們回到祖國去！我們乘上火車出發了，但走了三五小時，卻停車了一晝夜——肚子

空空的癢着。我們憤激起來，什麼東西都搗毀了。打碎了玻璃，毆打着各種人，並且自己毆打自己——已經沒有忍耐的氣力，大家都像醉漢一般，不然便瘋狂一樣了。於是——諸位，請聽呀！我們忽然到了一個車站了。但在那個車站上，並沒有長官之類的人，都是一些同樣的勞動者。是種種骯髒的人們。突然地，他們這樣說了：同去，等一等！你們在做什麼呵——你們可以打毀財產的嗎？想想看是誰造着這財產的？」

格納陀伊以喫驚了似的眼色望着大家，喘息着，將他的話中斷了。正如雄雞在鬪戰時逆豎着全身的羽毛一樣，他也逆豎着全身的毛了。

庫進想止住他。

「你已經將這話說二十遍了。」

「呵，請等一等！這是有透澈地理解着的必要的！於是，發生了怎樣的事情呢？我們並不聽着可怕的長官的說話，只是聽着那些人們的說話。秩序破壞了。發生混亂和動搖，長官已經沒有，大家都成爲同志了！我們得了種種的援助。火車是不停滯地前進了。我們的肚子也裝滿了。無論走

到什麼地方，都看見變動。勞動者自己處理着事情，除勞動者之外任何人也不在。在那裏，我們也弄得奇怪了，想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呵。我們差不多要流着眼淚地聽着演說，我們喊着萬歲！在一個地方，一個戴眼鏡的年青的姑娘給我們煮粥和菜湯。以為是誰呢，卻是同志！並且這個姑娘，還這樣說道：『無論什麼事情都是靠民衆之力做成的，土地，從土地裏生出的財富，都應該成爲民衆的東西。』

『米哈伊羅！』庫進絕望地叫道。『爲了上帝，止住了吧！你說得連森林裏都聽得見，但這不是全是舊話，一切都已經聽到過了嗎！』

格納陀伊也昂奮地說道：

『可是，你們卻聽了一百遍也不懂！徒刑囚——這是將我們的可詛咒的生活推翻了！諸位同志，萬事都握在全體人的手裏了——只是這樣！』

他這樣說着，又向我們這方面說道：

『兄弟，你們也這樣解釋的嗎？』

因爲他這樣一問，騷騷地喧鬧着的話聲，恰如用皮袋包着了一樣，拍搭的靜寂了。於是，從新響起來的快活的火的聲音，林中的浙浙的雨的聲音，通過被雨所洗的屋頂而浸出來的水滴的降落的声音，都重新聽見了。

「讓我說嗎？」達綏庚低語着，然後用了年長者似的粗暴的聲音開始說道：

「我們是這樣想，這樣確信着的：人們應該都是兄弟。人們應該將地上的事情全握在自己的手裏。爲了這個，首先第一我們必須將我們自己結合着，必須有秩序整然的組織——喂，米哈伊羅小爹，你是軍人，所以你必須比誰也着先的理解着。騷鬧，是做不成事情的事情。事情要以智慧來做。用說話，不能殺死一隻狼。以腐爛的木材造成的小屋，不會支持長久。」

達綏庚是什麼時候都以同樣的大聲，調子十足地，鎮靜地說話的人。突出頰骨的他的臉，在說話的時候，決不動一動，只有眼睛是有如在日光之下的冰一般地閃閃地耀着光，發出火花的。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甚至有索索地感着惡冷的事。直情徑行的他的話，是像重荷似地重壓上來的。於是，我也曾常常對他這樣忠告過：

「兄弟，你說話是過於峻烈了。所以，別人聽着你的話，是要喫驚的……」
然而他卻掩着矜酸似的眼，說明似地說道：

「現在的人，從我看來，是沒有特別的價值的。從你看來，也同樣的吧。所以，聽了說話而喫驚着的那種人，是隨他到什麼地方去也可以的！在我們，更堅固的人，和生命更強更久的人，纔是必要的。爲了人類的有計劃的事業，依據一切的書本所說和我們的理解，爲了爲宇宙之主婦的人類的有計劃的事業，爲了這種事業，那確乎不拔的人物是必要的。具有鐵骨的人物是必要的。

——是嗎？」

我是同意了。

「是的。」

他現在也是這種調子。大家的頸，大家的頭，都伸向他那方面去了。他彷彿用言語切取着這些頸和頭似地說道：

「我們的事業，像大家都知道的一樣，是被禁止的事業。但是，在我們的周圍，有着悲慘的不

幸。有着貧窮。以及有着壞脾氣的怯弱的愚昧。我們研究着去理解這些。這就是我們的工作。米哈伊羅小爹，我們懂得，你是在做着什麼夢的……」

「唉！」格納陀伊閉着眼，叫道。「確真是夢！」

「你已經感到了往別的正常的生活去的真實的路，這也是我們也理解的。可是，你是一個酒漢，所以——不能自由地自制。因而，泥醉的結果，限不定無論怎樣的事情都會說出去。因此，人們會遇到怎樣的麻煩，也是說不定的。這一點，是不能忘記的呢。」

「等一等！」格納陀伊將一隻手突伸到達綏庚那邊去，低聲說道。「當然，我是喝酒的……爲什麼呢？在往戰爭去以前，我是不喝酒的，不，喝是喝的，但不像現在似的喝得厲害！在現在，就是自己也覺得殘酷。兄弟，我的心臟和頭，是給酒毀壞了……但是，我要戒酒給你看一看，倘若……」

伐尼亞將嘴湊近我的耳，低聲地說道：

「耶戈爾太說得過度了呢……」

我一看，庫進正發怒地在注視着達綏庚。

「這不行！」我想道。

阿留沙擦着自己的膝頭，獨自的笑着。尼庚依然沈默着，眼睛像要汲盡一切似地旋看着四圍。爐中的紅紅的火，千變萬化的燃着，並且唱着靜靜的，快活的，可愛的歌，遊戲着。風，一面搖動着樹，一面吹飛着雨。

農民們，仰着頭望着達綏庚，一面扮着陰鬱的臉，沈默着。在泥小屋之中，有幾個灰色的影子，並不怕火的跳躍地在搖曳着。

「例如，你，」達綏庚繼續說下去。「有着在街上罵富人的癖氣——可是，米哈伊羅小爹，富人們是並不會因此而倒潰的……」

庫進假咳了一聲，扮着嚴重的臉，說話了：

「耶戈爾西珂，你是二十六歲的人。但是，在這裏的我們，卻都比你年長呵——當然，你的同志是作別論的。可是，你不是命令式的說話嗎……」

「不是喜歡說你們，你們而命令着的嗎……」

「可是，也許有應該從我們老人這裏學習的地方呢……」

「彼得·華西利支，我們有不少的地方是要從你們那裏學習的……」

這樣一說，兩人便扮着難看的臉色，交視着了。

「這樣的嗎？」庫進發怒地說道。

「自然這樣的！」達綏庚說。「你們將教我們怎樣的事呢？俄羅斯的所有土地都怒燃着的時候，你們在什麼地方？」

「我們不理解呀……」沙威里說道。

「多數人就因為你們的不理解而死亡了……」

「這種話，請不要說了吧！」看山人請求的說。「因為我們是理解的，你們的真理，是說爲了生存下去，是大家都必要的——這個真理，我們是懂的呢……」

「我們並不是爲吵架而聚集呵！」米羅夫怯怯地說。

「還是說些應該做什麼事，怎樣做的來得好些。」沙威里也以沈靜的調子低聲地說。「我

當然是失了健康的人，所以只能活幾個月了，幾年是不能活的。但是，歸根結蒂，總還是活得長久一點的來得好些。像我這種人，不喝酒的時候，是脆弱的，即刻應該清算的了……」

達綏庚再開始說道：

「我對什麼人也沒有加以侮辱，我只是說得要使諸位理解。總之，我是爲了請諸位理解我們的工作是巨大的，這工作是要求全人類的參加的，以及我們是比諸位更清楚地理解着這工作的這些事而說的。諸位比我們年長，那是沒有關係的。這也不是說我們比你們聰明，或比你們多讀一些書。」

「那是對的！」庫進叫道。「我們一點也不是要吵架。所以，請說說你們的計劃吧。」

達綏庚指着我。

「這要請我的同名者說給諸位聽呵。」

近於喧嘩的這個談話，將寂寥和勇氣吹進我的心了。我覺得農民們是可憐的。他們，像放在明亮的地方的梟一般，不安的瞬着眼。這些農民們，在心中都是充滿着淒涼和悲哀，並且決心着

到青年們——這些他們從褲子也不穿在到處亂跑的時候看到大的青年們的地方來，這種事我是理解的。還有伐尼亞的注意深深的憂愁似的沈默，也使我喜歡。尼庚雖以貪婪的眼色看着，但卻是大大地被模糊過去了。但是，在達綏庚的危險的直情徑行裏，也多少有可理解之點的。

我開始說着結合着人們的我們的事業計劃了。最初的時候，我還自覺着自己的思想是出色地有組織，言語是整然地發出歌一般的音響等事的，但接着我便忘記了顧視自己，忘記了自己的信念以外的一切事情了。恰如透過朝霧朦朧地看着遠方的星一般，我是看見自己的周圍的人的眼，而感着自己所具的靜寂的。尼庚拉着我的手，大聲地說「等一等！」的時候，我纔回到我自己。

大家都緊張着走到小屋的門口那邊去了。在門外，聽見什麼騷鬧的聲音。重物落地的聲音，鐵片的叮噠聲，也都清清楚楚地聽見了。於是，門兒慢慢的開了。夜警便將身子屈到腰爲止，重重的飛落進到穴中來，他以陰氣的聲音說道：

「你好呵！」

庫進隔了一剎那，便發怒着似地回答道：

「你好，倘若你不搗亂！」

看山人走近火爐去，將燃了一半的木條改放了一下位置。米羅夫蹲着，以犬看着馬似的樣子，像謝罪似地從下仰看着夜警。他沒有生着尾巴，是可憐的。倘若也有尾巴，那麼他便可憐相地搖着尾巴也是說不定的。

「這是怎樣的？不是奇怪的人們的會合嗎？」綏閱以微微的聲音問道。

格納陀伊像吠着一般地說道：

「將喜劇糟蹋了，真窘呵！」

「你來有什麼事情呢？」庫進高聲地，急速地問道。

「彼得·華西利支，是你這樣地集合着人們嗎？」

「是吧，說是我也可以吧……」

綏閱站在人的蔭影裏，暗地裏以小小的眼旋看着人們。他戴着黑色的防寒用的帽子。在帽

子之下，他的臉像污濁的斑點一般地顯現出來。被雨所洗的防水外衣，像鐘一般地從肩掛到腳。火的返射，有趣味地在這外衣之上滑溜着。水兒閃閃的發着光，向下流落着。他，穿着這樣的服裝，宛如一個修道僧了。他以誦讀祈禱文似的口調呢喃着：

「總之，你們的談話，……是關於神的話吧。是關於神的討論會吧……倘是這樣，那是沒有關係的。因為這是允許的……這是不禁止的！」

庫進粗暴地嘻笑着，看着他；但格納陀伊，突然像女人似地叫起來：

「呵呀，你出去跑去報告去吧！你這猶太的兒子！」

沙威里也以氣味不好的嘎聲，叫道：

「不是好東西，賂陀夫，好細！」

夜警，格的擡起頭來，微聲地說：

「惡漢們！」

這句話非常沈寂地發出來的時候，我的心臟愕然顫震着了。他一面動着外衣發出忽忽的

聲音，一面慢慢的走上了被水洗了的階級，一面大聲地憂鬱地這樣說：

「沙西加到製粉所的酒店裏來，將你們在這裏聚集的事告訴我……因為我是……誰在什麼地方，都不可不知道的呢……」

不久，他濕漉漉的聲音，在上方鳴響着。

「噓，噓……走惡魔……」

在馬蹄之下，泥水切花切花的發出聲響。

於是，大家都急急地狼狽着，不可捕捉地饒舌起來。

「酒喝醉了！」格納陀伊說。

「當然呵！」沙威里斷定說。「是從酒店裏來的呢。」

「罵他，是沒有什麼用的！」庫進笑着說道。

看山人，搖着頭，嘮叨的說：

「那個男子，不是說些不確定的事的家伙嗎！」

「沙西加是從誰那裏聽去的呢？」達綏庚以嚴重的口吻問道。

沙西加是阿斯泰訶夫的雇用人。阿留沙以謝罪似的調子說明道：

「我和伊凡，在到這裏來的途中，給沙西加看見了。」

「看見了？」達綏庚返問着，一面沈思了。

於是，尼庚的發怒似的大聲，響遍着全間小屋子。

「實在，庫齊馬·阿斯泰訶夫是不斷地在密偵着我們的行動的。沙西加和莫開伊，也都在打聽着我們的事情。」

尼庚說了好一回，將兩手突伸到空中。在他的臉上，顯出憤怒的顏色。農民們在默聽着，但因為知道他和庫齊馬的女兒的事件，似乎不相信他的話。

「什麼那些家伙，隨他們怎樣好了！」庫進叫道。「即使搜查我們的行動，也不是怎樣大事！情譬如說，那個庫齊馬就來對我說過——耶戈爾·彼得羅夫，你說了很不錯的事呢！讀像着詩篇似的呵！」

格納陀伊插進嘴來。

「那種事情，我也曾聽到他說過，我記憶着的！」

庫進以沈靜的調子，繼續說。

「不，完全不會說過也未可知的。但是，我理解他是相信着這世界而生活下去的。兄弟，和那個男子一塊地生活下去，是有趣味的呵！」

米羅夫站起來，低聲地說：

「看來，可以回家了吧？那個男子的話已經夠了……」

除了沙威里，其他的人全都笑起來了。沙威里在眼裏發着光，以拳頭做着威嚇似的樣子，說道：

「他們爲什麼那樣拚命地吐出蛇一般的毒液來，我現在已經懂得了。既然民衆奮起來要
向這樣的路進去，他們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現在，可以散會了吧！」達綏庚從地板上站了起來說。

沙威里問道：

「沒有誰和我一起留在這裏嗎？」

米羅夫同意着他。

「路上溼，你不好走好，我留在這裏吧。」

臨走時，看山人用眼睛向我做了一個暗號，我覺得了，但這是什麼意思呢？

結局，除了我，庫進，達綏庚和看山人之外，其餘都留在那裏。

我們從穴中走了出來。四周是宛如在深深的井中一樣，既暗又溼。雨雖停了，而風仍在搖着樹木。從樹上，大顆的重重的雨滴落到我們的頭上來。

「倘有提燈多好呀！」庫進一面躡着，一面歎息的說。

「倘有牧師的馬車，那還要好呵……」達綏庚快活地說。

看山人笑了。

在腳下，小河在流着，雖然眼看牠不見。潮溼的夜，重重地緊貼地橫在大地的胸裏。大地像嬰

兒噎着母親的乳似地，一面噎着，一面吸着給與着生命的溼氣。

「兄弟，耶戈爾·彼得羅夫，你今天演了出色的演說了。」庫進呢喃地說。他蹣跚地在我的前面走着，常常將水和泥撥到我的腳上來。「可是你說的話，達綏綏，卻是太沒有趣味了，你說了拙劣的話……」

達綏綏鎮靜地回答：

「彼得·華西利支，不用自己的腦袋去細細地想一想我說的話，那是糟的。這請原諒吧。」

「那是同樣的！」庫進說，語調已經溫柔了。「那是同樣的，無論是我不是我……」

着山人從背後拉了我的袖，低語道：

「我，有事情想對你說呢……」

「什麼事情？」

「有點要事。路即刻就要變到我住的那小屋去了，請你去轉一轉好嗎？一俄里光景的路。他們兩人，隨他去吧……」

因為有水的聲音和樹木互相摩擦的聲音，我好不容易纔聽得見看山人的說話。同時我的腳步也自然地走慢了。因此，走在前面的達綏庚和庫進，已經融合為一個影子，正如魚兒潛進浦中去一樣，已潛進暗黑中，消失了姿態了。

『請恕我了。』看山人突了我一下說道：『這是曲路……你知道菲立普·伊華奴伊支嗎？』我顫震着身子，沈默着，向一側退了身子。

『那個人，被追放到那林市去，是真的嗎？』

『詳細的事情不知道。』我說。我的腳已經快活地顫抖了起來。在我，菲立普是一個重要的人。他是我的教父，是一個舊的軍人，是一個監獄的常住者。他在政變前曾被追放了二次，從追放回來後，是作為前衛分子之一人而行動着的。是一個健康的，快活的，對於新生活建設事業抱着難以抑制的執拗的人。

『他在什麼地方呢？』我問道。我彷彿覺得這個親友已經在離我很近的地方了。

『在都市裏。』看山人靜靜地說。『是和我的兒子一同逃回來的。我的兒子交了我一封那』

個人寫給你的信。」

「那麼，給我吧！」

「不信，縫在帽子中，並且在這裏不能讀，太暗。」

的確不能讀。四周全是水溼，什麼東西都成爲溫暖的奔流在流着，完全像在喜悅裏融合着似的了。什麼東西都在深深地行着潮溼的呼吸，貪婪地吸着水，像在低聲地對送了溼氣到地上來的雨雲致感謝之辭似的。

「那麼，快點走呵！」我說。

在對面的暗黑的樹木那邊，看見燈兒像黃色的眼睛似地閃動着，但隨即落到暗黑中去，那光通過暗黑中露現出來。那光也好像等待不住似地，像迎接我們似地在震搖着。

我們在那沈下於一邊的地中的小屋的旁邊站住了。看山人靜靜地敲門。什麼人用了尖細的聲音刺耳地問道：

「誰呀！」

『開一開，愛倫加是我的女兒，她照應着家中……』

我們進了小屋。在小屋中，有煖爐，寢牀，二條短短的椅子，及上面放着一盞洋燈的桌子。在桌子之上，放着一冊翻開着的書。白睫毛尖鼻子的女孩子，背靠着窗子站着。

『呵，半身都溼了！』她以嗔聲，像唱歌一般的說道。

『與其這樣喫驚，還是去將湯鍋燒燒滾吧！』看山人一面在門限的地方脫着溼了的衣服，一面這樣說。

『已經滾着的呢。』

『這樣嗎，怪聰明呵！在這時候，倘穿着乾燥的衣服，那可真暢快呢，但除了褲子外，衣服是沒有多着可以換的。喂，愛倫加，不要看我，我在換褲子……』

『襯衣也有呵，乾的，是在煖爐上烘乾的。』女兒將一件已破爛的灰色的襯衣，捲成一團，投給父親，一面這樣說。然後，她就快速地在桌上排着小小的洋鐵製的湯鍋和盃子，放着麪包。她像老鼠似地敏捷，並且不發出一點聲音。我脫了已經全塞進了泥和水的長靴，看着看山人——他

是強壯的體格，在他的圓圓的臉上，全面地深深地生着紫褐色的毛。他，就是從那藍色的眼睛觀察起來，也是認真的，良善的人；他什麼時候都將頭斜傾在一邊。

「同志，你的頸怎樣的？」

「畜生，農民們……」

「怎樣的呢？」

「職務上的關係呵！」

「過於大膽呀！」女兒輕蔑似地嘻嘻地笑着說，呼的吸進了鼻液。

「閉嘴！你那裏知道——你纔是大膽的傢伙呢！」看山人呢喃地說。

「呵，驚嚇了呀！」女兒叫道，笑起來。

「將膽子嚇跑了呵！」

愛倫加以鼻端哼哼的笑着，親密地看了我。我也笑了。

「有三個農民到山中來。」看山人將溼的衣服放在地板上，一面毫無遺恨地這樣說。「於

是，我和他們三人格鬪了，我像飛彈似的飛到一人的腳下去……」

「做些不必要的事呵！」愛倫加不佩服地，並且用鼻尖笑着，呢喃地說。

「但是，別一個人，卻用拳頭光景粗的棍子猛烈地擊着我。」他一面以編草鞋時用的曲錐，在帽子中挑剔着，一面繼續說。「我被擊倒了……」

「爲什麼弄破帽子呀！」女兒跑近去說道。「喂，拿給我！」

「什麼！這樣嚼嚙着你來弄會將帽子扯破了——因爲是皮做的帽子……總之，我被擊倒了的時候，樹枝突刺着我的頸了——身體裏破了洞幾乎露出骨頭來，差一點兒死去了……本地的醫生烈夫信或烈夫西欽，喫驚着說——哪，小爹，你好像有五人光景的血呢！我呢，就這樣說給他聽了——在我們農民，非有許多血不可呀，一切從這裏經過的人，都像喝河裏的水一樣，要喝農民的血呵！喂，取出來了！就是這個。這個信……」

我讀了信，笑着問道：

「達尼羅·雅珂武萊維支，你有着做民衆的工作的意思，但卻守護着民衆之敵的財產，並

且還有要殺人的心境，究竟是怎麼的？」

他撫摸着膝頭，搖動着身體，一面帶着鄭重的臉色，說明道：

「這多半是以前的事情，是政變的前三年光景的事情。那時候，華蕭特加還是像她光景的年齡。」他用頭指着女兒。愛倫加正在將茶分倒在孟子裏；並且用刀口很鈍的小刀拚命地切着黑麪包。

「那時候，我和大家一樣，還是小孩子。那時，無論什麼人都還不知道民衆的力，也沒有感到民衆的力。第二，我是從小孩子時候起，就非常喜歡森林的。這東西，森林，是地上的重要的東西！森林是大地的外套，是大地的禮服。不可使大地裸露，不可使她受冷。也不可使大地成爲殘缺。但是，大地卻被我們散亂地踐踏着！農民們，發怒了的的時候，便不去想一想森林是什麼了。是怎樣的親友呀，怎樣的保護者呀？——全不理解的。無理的伐着樹木，剝着樹木的皮——也不知道剝的方法。民衆也一樣是亂暴的！愛倫加，你上了煖爐去睡吧……」

她在書頁上走着她的銳利的眼光，無顧忌地嗅着麪包，連頭也不擡的訊問道：

「有妨礙你們嗎？」

「並沒有妨礙，因為我們並沒有什麼祕密！但是，你已經可以睡了呵。不留心，會弄瞎了眼睛的呢！」

看山人向我方面眯着眼。他好像在自負着女兒似的。

「在讀什麼呢？」我問道。

「歷史。」

「什麼的歷史？」

「俄國的歷史。」

「什麼人的？」

「是一個女先生借給我的。」

「不，我是說什麼人寫的。」

她喫驚着，舉起兩眼來看着我，回答道：

「總是人寫的吧！此外還有誰寫的呢？」

「家裏的這個女兒，非常喜歡讀書。」看山人以沈靜的調子說。「這個新的時代的精神，已經及到家裏的女兒了。我有時說笑道：愛倫加，誰將娶你這一個學者呢？她這傢伙是呆蟲，發怒着了！近頃阿里加·達維特甫娜會到這裏來——你知道嗎？就是從馬林基來的那個瘦削的女先生。這個先生說，在俄國人，那渡過不幸的黑海而踏進輝煌的土地去的時候，已經到來了。——是對的呵！」

「有趣味的書嗎？」我對女兒說。

「並不很有趣味呢！單寫着皇帝的事情，我們的事情卻不大寫。」

「誰的事情——我們的事情？」

愛倫加驚駭地看着我。

「是說農民的事情呵。你真是感覺遲鈍的人呀！」她說道，寂寞似地搖着頭。但是，她的父親卻嘻嘻的笑着。

「怎樣，被她攻了一下了嗎？」

在窗子之外，風兒溫柔地吹着，以大粒的雨吹彈着窗子。在小屋之中是溫暖的，有乾了的莓和針葉樹的枝枒及活的樹皮的香氣發出來。湯鍋沸騰着，翻書頁的聲音可以索索的聽見。

「請將兒子的事情講給我聽吧。」我請求看山人說。「是怎樣的人呢！」

他緊縮着兩肩，以巨大的手掌鎮靜地撫摸着人參色的顎鬚，很滿足似地說道：

「當然是青年呵。我們是這樣地沒有土地的，在我的父親的時候，因為移民事業的緣故，我們便離開土地了。我們自從懂得事情以後，便始終在世間渡行着，在各個村子裏流落着了。我從兵隊裏回來的時候，就被人僱去看山，和一個年輕的寡婦結婚了。她的前夫是一個石匠，在這地方建築監獄的時候，當進行那土臺工事的中間被煉瓦所撞死了。她是一個出色的女人。在當年，她便生下了華蕭特加。那個兒子生得不錯，無論叫他做什麼事情都決不弱於他人的。有暇的時候，總常常用功讀書寫字，到康斯坦丁村去，成爲機械生了——因爲在那裏有刈麥機，打穀機等等的機械。可是機械技師是從新的方面，從你們方面派來的。」

「你可以說從我們方面的呵！」

「不，雖這樣，我是呆笨的人呢。頗粗魯，也不大懂讀書和寫字，但華蕭特加卻讀着書，成爲無論對什麼都粗暴的人了。我問他，怎樣的呢？便說道，父親，我們是除此以外便沒有可走的路了。於是，我們鬧起架來了。我常常壓迫他，毆打他。可是，像那種畜生說的一樣，我是感覺着了。在和他鬧架的中間，我自己也有些懂得了。其時在民衆之間，政變的時期也成熟起來了——一看，華蕭特加是無論到什麼地方都站在前頭的。他或者發動罷工，或者分散書籍和傳單，或者去演說，在民衆之間被人尊敬。但他是還只二十歲的一個青年呢。於是我也覺得大約神在祝福他吧，我要停止去妨礙他了。並且也已經不能妨礙他了，已經太遲了！況且，爲什麼要妨礙他呢？在我是沒有財產的，結局是讓他自由地作出自己的生活好些。」

愛倫加停止了讀書，聽着父親的說話了。在她的平坦的臉上，那帶了蔚藍色的灰色的眼睛好像在思想着什麼似地鎮靜地發着光。她的嘴半開着。

我這樣感到：看山人雖然悲哀着，但滿足着自己的血，說述着，好像在顯示祖先傳下來的寶

物似的。

「我和這個女兒二個人，」他用頭指着女兒，繼續說。「自然想念着他的；這個女兒也愛着他的。」

「父親一說起華西里的事情來，便說着完全無盡頭的假話了！」愛倫加活潑地說道。看山人極惡劣地哈哈的哄笑着了。

「什麼，說些卑劣事情的女孩子呵！你看吧，這個女兒是對父親講這種話的！」

這樣說着，他更在善良的臉上浮着極惡劣的微笑，竊竊地低聲地對我說：

「但是，確如愛倫加所說的呵。實際上，我說着他的事情的時候，總要添加上些什麼事情，這是別人不曉得的。也不是添加了壞的事，而是添加了好的。我願意有很好的事情呵！可是，走在他人之先，這爲什麼是罪呢？人是，倘改變了立場來批評，那麼他的價值是會高起來的！例如，大家都不是援助華西里的脫走嗎。走了很遠的路程，這需要很多的錢。沒有價值的人，一定別人不會援助他的。我想去會會他，便在夜裏偷偷地到都市去，而他是成爲完全不能認識的樣子了。二年之

間成爲那樣子了——覺得完全不是我的兒子了。但兒子卻十分地愛嬌，快活呢——這完全是奇異的。他的同志也大抵已經白頭髮了，可是也一樣愛嬌，快活，像斑鳩似地跳躍着。始終只說些笑談，總是輕快，滑稽——完全不能以話語形容的呵。混雜着灑脫以農民語調饒舌着，而那灑脫之多，幾乎使人以爲這是從全世界蒐集來的。總之，是快活的人們。那樣的人是有用的。那樣的人，那樣浮浮的熱鬧的人，是過於太少了。可是，會生出來的。好的人們是生出來了——除這樣說以外，什麼也沒有說的必要。土地倘若生了那樣的，那麼歸根結蒂，土地是好的東西呵，是強的東西呵。你以爲對嗎？」

「完全對呀，達尼羅·雅珂武萊維支！」我低聲地回答道。在心中，朝的輝煌的歡喜，甜蜜地波動着。

我預備離開那裏了的時候，看山人問道：

「你知道的那個夜警，是怎樣的人物呢？」

「不知道呵。」

「奇怪的呀！近頃的一個夜裏，我巡視着林中的時候，那個夜警乘着馬像銅像似地站在原野的中央，我久久地看了他一回以後，便舉聲向他招呼，他向我這邊回過頭來，便向對面走去了。不知爲什麼，我卻好像並沒有注意到。可是，我住的這小屋裏，他卻時常來的呢。話語中雖說着很聰明似的事，但他的眼睛卻好像苦惱着——彷彿在活着的時候看見死似的。」

「他是有病的呵。」我說。

我在天明前離開那裏，走着林中的小路，嘴裏卻小聲地唱着歌。我是不能沈默了。夜是被雨所洗，成爲蒼白色了。在森林之上；浮着疲倦了的醜惡的黑雲。厭厭地吸進了溼氣的草，重重地向下垂拜着。樹枝也懶懶地低垂着。但是，只有快活的細流，還潺潺地發出聲音，像遊戲着似地流走着，彷彿免得被不久即出來的太陽在一日之中即曬乾了似地，彷彿逃開太陽似地，潛流到窪地中了。我一面舒寬地走着，一面心想道：「人在地上生活着，是愉快的呵！」

於是，我像火花燃着了一般，突然想起夜警的事了。這是因爲我知道最近夜警在華爾華拉的身邊糾纏着的緣故。我會訊問過華爾華拉。

「華里亞，那是真的嗎？」

她笑着了。

「有點真的呵！」

「爲什麼不對我說呢？」

「可是，即使對你說了那種事情，不是也沒有辦法的嗎！」

「怎樣的呢？」

「我不願意以那種無聊的事擾亂着你的心呵！他幾次的嘎了聲音對我誘說着，我並沒有上了他的手，你可以放心呵！並且你對於那種事情，會有什麼用處呢！只是結了怨仇罷了，此外決沒有什麼別的你關心於這種事情，還不如做自己的工作好些。」

堅固的率直的她，站在我的面前，快活地微笑着。她的眼睛以熱烈的愛撫溫暖着我。

這個會集之後，庫進漸漸和我馴熟起來，常常有講着有趣味的從前的事情，在我這裏坐了二三點鐘的事。妨礙是自然有的，但靜靜地一聽進去，也就不能停止了。他常常一滿杯一滿杯的

喝着茶，倘若出了汗的時候，便解開了襯衣的襟，一面將苦痛的從前的事情，將可怕地單純的俄國農民的生活，一件一件的想了出來，一面說述着。他的確固的慣了的話聲，不疲倦地響着。農民是無論從感情上或從理智上都左傾着的時候，便即刻將自己看作有名的叛亂者，開始說着自負的。

「呵呵！」他叫道。「我們是從來就支持反叛的。所以，這個在我們並不是不懂，在一八八五年，我們被笞打了——十個人。一八九三年有五人被笞打，有四人從這村子追放到西伯利亞去了！我的父親被笞打了三次，我的祖父不知被笞打了幾次！」

他這樣地從一方面想出他的祖先，甚至數到高高祖父，恰如兵士自誇着因勇敢的行動而得來的勳章一般，將自己的祖先的功績看作自己的功績一樣地而自誇着。

聽着這種話，便覺得討厭，曾想這樣對他說：

「小爹，你常常自負着自己的忍耐，然而人並不是想在忍耐裏作出人生的呵！」

政變的前一年，總之一九〇四年，我會到一個在富裕的村中舉行的演說會去，我的演說完

了的時候，農民——老人們，熱狂地叫着：

『我們是多數的！你，你是學者——可以想一想樂進是在什麼地方作着立足點的！不在我們之間作着立足點嗎！我們爲了那個人，爲了斯忒班·蒂莫維支，不曉得怎樣地被絞首，被打殺的。無限數地被犧牲了！就是布加卻夫事件，也一樣是因我們而起來的。看看那個，那是我們的戰士的墳墓。看，在那丘上的墓標的行列！陀爾戈勒基公爵，虐待着我們人民，將我們毆打，投到河中去！』

但是，那些卑劣者，不久自己也施行虐殺了。他們殺教師，醫生，青年們，燒毀着茶店，圖書館等等。

被虐待的人，是喜歡喧嘩的。於是，他一有棍棒在手裏，便爲了除惡起見，連母親父親也不覺得可憐了。

庫進也是從以前就是謀叛人，是明白的了。

『你們似的青年，當然比我們更強。因爲你們具有大家都能容受的巨大的計劃……』

阿歷舍伊呢喃地說：

「不，不能說是大家都容受的計劃呢……」

老人不大看阿留沙。他不大看阿留沙的不吉的夜鳥似的狹窄的頭。也不看略略屈曲着，什麼時候都待伏着似地向前突出着的冷笑似的鼻子。

他讚美着現在，同時也繼續自負着過去。

「可是，卽如我們似的舊的灰燼，也一樣地曾經輝煌地燃燒過來的！譬如我的一族，從往日以來，就是叛亂者的巢窟！在小孩子的時候，就常常聽到官吏們將我們的在伏爾加河的對岸的家摧殘了的事。這是現在也還十分記憶着的。並且到了青年的時候，也看見過可怕的事變，——鎮壓了暴動的事。」

「怎樣的暴動？」阿留沙天真地動着栗色的眼睛，驚訝地問道。

「那個暴動的原因，是不記憶了，但總之是這裏的農民，拒絕納稅，拒絕耕種土地了。我的叔父也曾加入其中的。農民們驅逐了兵士了。於是在這裏就起了非常的災難了。以後兵隊來，將農

民拖拉到田裏去，縛在鋤上，然後拖着鋤兒走。你看不殘酷嗎？農民終於俯倒在地面上，動也不動一動了……」

「這就叫做暴動！」阿留沙用鼻尖笑着說。

「農民是被拉了起來，站了起來的，但又倒了，這樣地像死了的樣子了。可是，我的父親，是被毆殺了的。叔父——名叫珂爾納伊，是一個強有力的農民，但完全害了健康，活了二三年，不久就死了。這兩人是參加主要的指導者之中的，所以比別的人更殘酷地被虐待。」

老人向背後去，看了看窗子的方面。他的黃色的頭骸骨，在我看來像是綠色了。窗外的充滿着暗黑的追憶的靜靜的夜，從東向西的慢慢的移動着。

「那麼，彼得·華西利支，你也一樣被打嗎？」阿歷舍伊認真地，驚恐地問道。

「是的，大家都被打的呵。女人也被打的！兵士們狠狠地強姦了女人。姑娘們都被傷害。其後，在這村中留下了一件巨大的悲慘事件，大家都像冬天的夜裏似地過去夏天的白晝了。那些被打得流血的人們，是只要看見人，便即刻隱藏着了。看見怨恨似的人的眼，真是不堪的呵！」

呵留沙以尖銳的聲音，恨恨地罵着虐殺者們，像被捉的魚在燃燒的砂上撞跌着一樣，在椅子上悶痛着。老人歎息着，將他的生活的悲苦的頁，一頁一頁的翻下去。

「那時候，我決心要拋棄農民的社會，而專心於學問了。可是，我的本性是不能全給讀書所捉去的。因為，雖然是對不起神，我向於女人的方面，非常執拗着了！這與其說是因為我的心墮落的緣故，倒不如說因為悲哀着，心境頹倦着了緣故。讀着書籍的時候——那也是好的，可是一向街路踏出一步的時候，卻便是醜惡的地獄呵！於是，我渴望着人類，渴望着溫柔的眼眸，渴望着親切的言語了。然而除女人以外，能夠向誰去求溫柔呢？並且，在女人，在這裏的農民的女人，溫柔是有如對於死人的活的水一般的東西。但現在，一切事情都和從前不同了，即使你們用愛撫的眼色看姑娘們，而姑娘們卻完全像純粹路人似的態度的。這種姑娘們，並非聰明起來，也並非暴亂起來，總之，是大膽起來的……」

「好像姑娘們也要曝露着自己了呢。」

「甚至連襯衣也脫下了吧！」呵留沙呢喃地說道。這個極可愛的青年，自從想捉獲華理亞

而失敗了以來，就好像怨恨着女人了。

『這樣的呵，諸位，現在是什麼都從那處所出發，什麼都結合在一二條的線上，——見了這情形，我們老人真是可憐呢。在這邊是羊羣，在那邊是小羊的羣，在那處所又是什麼東西。人類的的生活是迫於探求牠的定義的必要了。你們因為知道那處所，所以就這樣地捉着我的心臟，拉到自己的一側去了。我回憶着自己的年輕的時候——但除了姑娘，農民的老婆，因了女人而受到的損傷，和殘疾之外，便什麼也沒有了！』

『那麼，你是怎樣地博學的呢？』阿歷舍伊問道。

老人宛如在自己的喉嚨裏有着破碎的玻璃似地，寂寞地發笑了。

『那是非常的博學呵！總之，正如乞丐在那喫得飽滿的人的近旁迷巡着一樣，我也在富人們的家裏出入，將神的事情說給那些傢伙聽，給他們恐怖和安慰。在那些傢伙之前，我也像獸醫似的人了——給他們放出那些壞的血液。民衆已經是畜生了。民衆是畜生，這是清楚地明白了的。到昨日爲止，民衆還是裸體裸腳的，像罪深的奴隸一樣。可是在今日，卻是發怒到耳根爲止，帶

着難看的臉色，以肚子的結實爲自負，張開着慾望的嘴了。做買賣也當然今日用去一文錢，明天就收利益了。只因五哥貝克錢，橫暴者便想起了神，邪教徒便忘記了神。那麼，不妨將他們教育看罷。教育是姑息的事。並且，倘若民衆對於我是不潔的場所，我爲什麼有慰安民衆的心的必要呢？即使說些使他們恐怖的話，而在畜生們看來，也好像並不可怕的。他們像在糖蜜中的蒼蠅似地，滿足着，煖衣飽食着。他們是溫暖的，安心的。只有死，他們是恐怖了。然而這個死，也並非迫近來的！倘若動搖着全體家庭，那便使女人們騷鬧着了——可是，幸福的主要的基礎，是女人。」

我暫時望着阿歷舍伊——因爲我想，他將怎樣解釋這個呢？我心裏恐怕他要笑老人，但他的銳利的眼卻嚴然地認真地看着。他的嘴脣緊緊地閉着。他的臉，使人感得彷彿是一把斧頭。於是，老人的高的聲音，冷冷地流動着了。在這聲音裏，潛含着嘲笑。

「就是我也，也是快活的健全的農民呵。勾引女人，也並不特別勞苦的。可是，女人一到手，——這回卻是一家向於破滅了。人類是像在曠野裏的鸚鵡似地成爲暴亂的了。我被毆打，像這樣地——一隻腳被狼網所傷，在醫院裏切斷了……」

阿留沙從角落裏低聲地說道：

「可是，你一定要在這世上接受着懲罰的呵！」

老人眯着眼，看着阿留沙，回答道：

「但是，無論對於誰，我都不願意將這種情形給他看。即使對於敵人……」

這時以後，他們兩人互相更愛嬌地交視着了。

有一個祭日的傍晚，我們的一組，坐在我們很中意的在河灣處的河岸上。在這河岸處，河水像嫉妬很深的戀人似地，貪婪地洗着岸堤，像自己反抗着自己一樣地，噤噤地打着旋渦而流着，並且將菩提樹，白楊和白樺等的根都洗出了。

這處所，所以中我們的意，是因為從這裏可以看見村子，可以完全看見河的那邊的道路，因而什麼人在那裏走着也即刻可以知道的緣故。並且即使有危險，也是有逃脫的可能，因為在我們的背後是森林，在前面有淺流。

我們是爲了討論格納陀伊的事件而聚集的。這是從泥小屋裏集會後一個多月以後的事。

老兵士格納陀伊雖然如常地不喝酒了，但在最近的一個日曜日裏，卻痛流了悲苦的眼淚，做出了出軌的乖行了。他像一隻大膽的無家的狗似地傲慢地在街路上走着，罵着斯珂爾尼亞珂夫和阿斯泰訶夫，因此被捉到衙門裏去，拘留着了。

那是這樣的情形。我在正午時喫好了午飯以後，和阿留沙一同到街上去了——因為庫進預備要到都市裏去，我們有會他的必要。於是我們突然聽見格納陀伊的喇叭似的聲音了。

「媽的，斯珂爾尼亞珂夫！你躲在什麼地方？走出街上來，將你的不識羞的臉給世人看吧，你這吸血鬼強盜，你可知道羞恥嗎？畜生，你怕世上的人嗎？」

「應該叫他住嘴纔行！」阿留沙說道。「你可以不去，我一個人去好了。」

「對他說，也是沒有什麼效果的呵！」我說。「他看見了你，說不定反而會說出更危險的話來，反而會累了我們的呢。」

阿留沙同意了。於是，我們就遠遠地守視着格納陀伊。

斯珂爾尼亞珂夫的家很高，下層是石造的。格納陀伊站在這家之前，仰擡着頭，很有氣勢的

罵着，連他的帽子也落在地上了。在這家之中，有人在悄悄地跑來跑去，從這個窗子向那個窗子的旋轉着。相近一帶的農民們，女人們，小孩子們，都急急地從小屋裏飛出到街上，來聽格納陀伊的咒罵。格納陀伊咆哮着一般的叫道：

「伊凡·查哈羅維支，你便從窗子裏露出你的臉來吧。喂，滾出來吧。我們要在世人全看見的面前，吐你一臉唾沫！」

拉普忒華老婦，劃着十字，彎身拾起格納陀伊的帽子，親切地拂去帽子上的塵埃，站在格納陀伊的背後。在他的周圍，人們站滿了。他們都有興趣地互相使着眼色，嚷着。其中也有將格納陀伊的乖行當作好事情而唆嚇着他的人。

「真說得不錯呵！」

「是的，將這傢伙……將這猶太！」

「將從俘虜回來的人，決心幹了吧！」

「中國人，怒吼吧！」

蓋在村子上的暑熱的空中，有黃金色的太陽在照着，一面閃射着人們的眼，一面笑着。

『強盜，你對我們，對世人說說看吧！』格納陀伊旁若無人地叫道。『你強佔了租給我們的土地的時候，給支配人賂賓斯基多少利益？你說呀！西林的家族，是爲了誰的緣故而致於做乞丐的？萊斯戈忒夫的一家，飢餓而頻於死亡，那是因爲誰的緣故？拉普忒夫、格里戈里發狂了，因爲誰的緣故？畜生，老驢，從製粉所的酒場，捲到了許多的錢吧？滾出來！因爲怕反對正義而戰，不敢出來了嗎？喂，來，強盜滾出來！』

農民們都走近格納陀伊的身邊來，其中有的是站在他的背後，像播弄是非似地低聲地說道：

『說一說菲克魯西加的事！說那個女工的事！不要忘記！』

『連有了應該除去酒店的判決的時候，那傢伙也仍庇護着酒店——因爲在他家裏就有着酒店呵！』

沙威里，小小地站在旁邊，常常咳嗽着，正如一隻鳥兒等待着屍肉，喇喇的啼着一樣。小孩子

們像旋風似地打旋着，在空中響着尖聲，口笛和哄笑，但這種影響完全給格納陀伊的強大的聲音遮去了。發狂了的格里戈里的母親拉普忒華老婦，仍舊站在格納陀伊的背後，兩手拿着他的帽子，搖着頭，黑的嘴唇顫動着。

當格納陀伊向庫齊馬·阿斯泰訶夫家的窗下走去的時候，穿着襤褸衣服的身子小小的拉普忒華老婦，也曲屈着身體，急步地跟着格納陀伊走去了。

「喂，庫齊馬，跛足的妖怪！」格納陀伊突出胸兒叫道。「走出來！我們要赤裸裸的曝露你的污穢的靈魂，顯給世人看。你們這些惡魔的臨終的日子是到來了！快快的對人民懺悔吧！你說說看。——爲了要將強盜和你的朋友米西加·馬斯訶夫送到議會裏去，會怎樣地壓抑着人們？黑百人團的大將，喂，將你的醜臉露出來吧！密告者，老朽的奸細，告訴我們聽！——多少錢出賣了耶穌？」

「呵呀呵呀！」阿留沙低聲說。「應該住嘴呵！」

「說下去，說下去，格納陀伊，」農民們狂熱地叫喚着。「你是大家的靈魂。爲了大家說下去

吧！燒殺這傢伙吧！除掉我們的悲苦的根元吧……」

我們一看，農民開始打毀阿斯泰訶夫家的玻璃了。

但是，庫齊馬，身子雖然矮小，而氣性卻強敢的。窗子即刻開開了，尖尖的蛇一般的頭從窗子裏伸了出來，顫震着的小小的黑拳頭在空中閃動着。老人的尖細的高聲，發怒地叫道：

「呵，又來了，醉鬼，中國人，祖國的叛逆者！」

格納陀伊聽見這話，即刻像發狂似地跳起來，將兩手在頭上揮動着。

「住嘴！祖國，究竟是誰的事？你這狗東西，以為你就是我的祖國嗎！我這個兵士，就爲了你似的強盜而苦勞着的呵。你是大家的敵人。你是謀叛人，叛逆者。你們蝕害了真理，強奪了土地，滅亡了人類！」

「放屁！」老人咆哮着了。他的這聲音，幾乎五俄里的地方都可以聽到。他是粗野暴躁的人，有如田裏的稻草人的破衣在刮風的日子裏飄盪着一樣，在窗邊激烈的震動着。

「喂，小子們！聽見什麼吧？將那傢伙捉起來！瑪里亞，去叫夜警來！莫凱伊！沙西加，到這裏來！」

人們沈默了。大家都顯着陰鬱的臉色，像秋天的黑雲一樣停站在阿斯泰訶夫的小屋的旁邊。這是因為村中人的三分之二，都是在經濟上被庫齊馬所束縛的奴隸一般的人的緣故。並且，庫齊馬，只要他願意，是無論那一天都能使自己所想到的人成為乞丐的。只有拉普忒華老婦，直着身子，仰向着頭，在呢喃些不明朗的事情。沙威里也被揉在人羣之中，眼睛發着光，或者用啞聲說話，或者咳嗽，或者拉別人的手肘，憎惡地燃燒着乾枯的心。

阿斯泰訶夫一家，是庫齊馬，他的老婆，瑪里亞，兒子和兒子的老婆等五人生活着的。兒子莫凱伊是一個聾者，因此很愚蠢，眼睛不會看，嘴也不靈利的一個人。女兒瑪里亞，是寡婦，一個肥胖的女子，嫩少華麗，暗地裏很親切，遇着了青年們是極柔弱的——阿斯泰訶夫家的使用人們，全都和她同居過一次，這已經成為習慣了。而惡毒的庫齊馬老人，是好像一隻雄雞停在屋頂的正中一樣，壓抑着大家的頭的。於是，無論家族，無論村人，都怕他了。

『正教的信者們！格納陀伊用拳頭指着窗子，像咆哮地說道。『我們被驅逐，不得不在全世界飄流，是因為這些傢伙的緣故呀，是因為富人的緣故呀。因為他們的緣故，農民是在流着血

的呵……」

「切不可走近這個男子的旁邊去！」和我並排站着的阿留沙這樣說，一邊顯出迷惑似的臉色，旋看着周圍。

「爲了他們每天從屠場裏拿血汁來喫起見……」

沙威里悄悄地從旁邊走到窗邊去，在他的手裏握着棒子。

「呀，惡魔！」阿留沙低語着，臉變成蒼白，飛也似的跑近病人去。

庫齊馬從窗子裏到腰間爲止地伸出身子來，兇暴地叫着，使空氣也震動着了。

「呵呵，呵呵，這個，這個說話呀，米西加，要結果你的生命呵呵，你們聽到剛纔的說話的人們，捉住這個傢伙！奸細！俄羅斯，懂得的人，捉起這個傢伙來！居然說這些反對俄羅斯的話了！呵

——這人反對俄羅斯……」

但人們哈哈地大聲笑了。因爲老人說出不妥當的大言壯語，這在大家是明白的。

「畜生！庫齊馬，你還說什麼俄羅斯嗎！——不知什麼人，這樣對老人說。

「可是，格納陀伊，你不要動搖着俄羅斯吧！」

「庫齊馬，鞏固着俄羅斯吧！」

「阿斯泰訶夫在支持着的。是有剛氣的人呵！」

但老人還常常瘋狂地叫着。他的話語像蝙蝠似地在空中飛翔。

從門中，露着睡意濃濃的苦悶的臉色的夜警，像黑雲似地飄飄搖搖的出來，懶懶地走近格納陀伊的身邊去。人們都不痛快地離散去了，現在只剩下格納陀伊一個人了。但拉普忒華老婦，卻還兩手拿着帽子，依然站在格納陀伊的背後。

「我背着十字架呵！」格納陀伊一邊嗒嗒地踏響着腳，一邊這樣叫道。

「不要嚷！」夜警蹙着臉說道。

格納陀伊搖着身體。

「放手！」

「走走！」夜警一面將格納陀伊向拘留所所在的警察那方面推着，一面用嘎聲這樣說。

拉普忒華老婦，顫震着頭，默默地將帽子遞給格納陀伊。格納陀伊接過了帽子，拋到頭上去，在夜警之前慢慢的走着，一面咆哮地說道：

『你這畜生，黑臉出賣靈魂，幫助強盜，不覺羞恥嗎！你還能稱作兵士嗎！兵士，是應該擁護正義的呵。可是，你是什麼？不大會說話的畜生吧！』

綏閱沈默着，但這時候，無論什麼人看見他的臉，都一定說是一副可怕的臉色吧。

人們都嘻嘻地笑着，各自走回家去了。他們幾人一堆的走着，偷偷地談着什麼話，但對於格納陀伊似乎已經感不到什麼興味了。

然而在村子上，還有帶着憤怒的不安的叫聲在飄盪着。

『鞭笞吧！絞頭吧！嘩，嘩！』

我們集在河岸上，討論着這件事。

耶戈爾·達綏庚常常吸着煙草，以那刺一般的煙，消滅着從菌裏散發出來的溼的甘美的香氣，一面他質問道：

「喂，彼得羅夫君，你是那樣地看着這種騷擾，並且解散着你的羣衆嗎？」

尼庚也一樣地帶着嚴重的臉色，不平地看着我。

「格納陀伊做出了這種醜事，將我們陷於窮地了！」他掣着臉說道。「爲什麼有在世間的人們之中買取憎惡的必要呢？」

我，被他們十分地責難的結果，便想對他們說明，兵士所說的話並沒有像他們所覺得的那般有害，那般危險。但達綏庚發怒地阻住我的話了。

「不，彼得羅夫君，說那種話也是徒然的！你也是一個農民，但這是以前的事了。現在，我們是比你更明白農村的事情。我們不是從書本上來看農村的。確實的事情，就是在眼前的那種事，而並非你從自己的單純的心所願望的那樣。這村裏的農民們，非常喜歡多嘴，也喜歡說出他們的憎厭，但因此，這村裏的農民們是最喜歡擦禿得幾乎有洞穴了的自己的皮的。」

他老是對我說這種話，但老實說，說這種話的不只他一人。這是我也懂得的。從他們看來，我是不很精通事情的人。並且他們已經差不多全部地汲盡我能給與他們的東西了。還有，在我們

之間，有着一種我不十分懂得的相異點。從我看來，言語這種東西，是具有柔軟的婀娜的靈魂的，但他們卻即使用普通的言語來說話，也要在那言語之中加入我不瞭然的別的意義的。更精確地說，他們捉住了某一句說話，或者將牠深深地分析，或者將牠展開，而想捉住在那根柢裏的東西。他們所具有的東西，都比我所具有的更堅實起來了。雖然稍爲暴亂而露骨，但很分明，而且整然。我看見這點，覺得高興，他們這樣迅速地追越過我而生長着了。是的，我成就了我的工作。我給與自己所具有的東西了。他們向必要的方面走去。即使我不能追到他們的後頭，我也不以此爲羞恥的。

有時候，阿歷舍伊說道：

『耶戈爾·彼得羅夫，你和大家之間是混同起來了！』

『可是，兄弟，那是因爲並非作爲個人而存在的緣故呵！』耶戈爾·達綏庚嘻嘻地笑着說道。『無論什麼事情都還未能一致。關於土地分配，便將這點赤裸裸地顯示給我們了。』

幽靜的溫柔的伐尼亞，卻用了例子反對着他們二人。

「兄弟，那只是表面的事情呵！這正如食器上刻着的罅隙一樣的東西。雖有罅隙，但那食器是同一的黏土作成，這終是同樣的。」

阿留沙笑了。

「然而食器是從那罅隙而粉碎地破裂了。就是你的壺，也不是被打破了嗎？這樣的，伐尼亞，你有讀讀好書的必要。不然，你是完全塗着油膏了！」

但達綏庚卻對我說：

「喂，彼得羅夫君，你也有略略除去水氣的必要呢，懂得嗎！」

他們就格納陀伊和沙威里的事而使我屈伏了後，便開始日程上的議事的解剖了。探尋工作在這地方巡走了二星期的阿弗捷伊·尼庚說道：

「我曾在三個地方生活過來了，無論走到那個村子去都同樣地騷擾着。任何村子都在呻吟而苦悶着——因為村子已被用銳利的鋸子分割為二個了。我會和一些農民們談到土地分配的事情，他們最初的時候，是像在新的門前的山羊一樣，露出眼來的，但即刻咆哮起來，軋切着

牙齒了。」

他的優美的嘴唇上顫動着悲哀的嘲笑，他的眉根擠攏來，聲音也像疲倦了。這個巨大的方正的青年，彷彿被蟲所蝕一樣，覺得越說越是很快地枯萎下去。

「在阿萊納伏村，斯伐托欣·伊凡最先地理解了我們的事。他像被毆打而負傷了的人一樣，這樣叫道：『看一看我們遭遇着怎樣的苦難吧！而慈伐根·福陀爾是問我：究竟怎樣我們會詳細地知道這種事情呢？』他並且要我宿在他的家裏去，引領我去了。在他家裏，斯伐托欣也來，兒子在都市裏被殺的米契珂夫也來。他們露骨地問我：『你和黨的遣派員相熟的吧？』我告訴他們道：『就是農民自己不也是懂得這種事情嗎？沒有從旁邊的指示也是可以懂的呢。但他們卻不相信我，說我說謊話。這樣地，我們是生在這樣的時代裏的。可是在今日以前，我們卻還不覺到怎樣的事情在進行着。也不能這樣覺到。不但如此，就是在現在，我們也許還不覺到決定着我們的骨頭之上建設着富裕的農村之事的。我們通夜談着話，總之，大家都陷在困窮的深底裏的！看見這情形，心臟就疼痛着了……』」

達綏庚用橫眼瞥了他一眼，嗚嗚地低吟着。

阿留沙以兩手用力的擦着頭。

「我們也要有報紙呢！」這樣說着，他大大地歎息了。

「在那報紙上，什麼事情都要載着！」伐尼亞接着說。「像真正的都會報紙一樣。傳單招貼之類是沒有用的！」

「當然這樣。」尼庚慢慢地說。「這種傳單招貼沒有一點用處。只是寫着些譏諷的話……」

「在我們之間，有一二個好的智識分子就好了！」達綏庚捲着煙捲說道。

我，因為已經和菲立普及看山人的兒子會了三次了，很想將菲立普的事告訴給達綏庚，但不知爲什麼，終沒有決心說述出有這樣的同志在着的這種喜悅來，只簡單地這樣說道：

「智識分子會來的呵。」

達綏庚擡起頭來，閃閃地眯着眼，看了我，即刻快活起來，用了機敏的調子說出我們有要求書籍和人物的必要呀，有全部知道在地方上有怎樣的青年的關係的必要呀等等的事了。

「這件事情，不叫庫進去做使者嗎？他是最適當的人呵。但路費是必須給他的吧，這老人近來很窮呢。」

做我們的會計的伐尼亞，便說道：

「我們的錢，只有七盧布四十九哥貝克了。」

我並不驚疑達綏庚的話，因為那時候庫進已經爲了我們做了許多事情了。但阿留沙質問道：

「可是，將庫進引進我們的工作裏面來，不是太早一點嗎？」

「靠得住的！」達綏庚斷定地說。「近來我監視了這個老人來，他是非常惡化着的。他只要有機會，便一定破壞着他自己的親友們的事業了。」

尼庚沈重地搖動着身體，閉着眼睛慢慢地說道：

「憎惡的人是沒有參入我們的工作的餘地的，因為民衆是完全因爲邪惡而疲倦透了！」達綏庚的硅酸似的眼睛，燃燒着了。他用暴亂的口吻回答道：

「倘我們成爲數千人，數百萬人的時候，那我們便不感着憎惡，不論誰都能夠緊攬着必要者的喉嚨的。可是，要使這思想在這樣困難的地上生長，那就不可嫌棄肥料。也沒愛惜肥料的理由，確是這樣的！」

在空中有雲浮泛着，以牠的影子遮蔽了我們。在灰色的波中，月亮或現或隱的輝耀着。樹木靜靜地發着聲響，水兒唼唼有聲，森林和土地還吐出晝間的熱氣，空氣卻像秋天似地澄清。在村外的製粉所的旁邊，少女們在唱着歌。她們的喧鬧的叫聲，從遠處聽來，就好像笛聲似地柔和，彷彿有着潤溼似的。

伐尼亞聽明了少女們唱的歌，自己便也小聲地唱着那個歌了。我們在伐尼亞的歌聲裏澄清着耳朵，靜靜地沈思着，但隨後大家都唱起來了。我們向前看時，夜警正站在麪包店旁邊的丘上，在他的身上雲的影子在走動着。他有時給雲影所蔽，有時從雲影裏脫出來，有時成爲輝煌而巨大，有時成爲暗黑而渺小。看來，他是聽見我們的幽靜的歌聲的。因爲微風係從我們這裏吹向他那裏去。

我們沈默着了，連身子也不動一動地守視着夜警的行動。伐尼亞低聲地說道。

「不知爲什麼，倒覺得那個人有點可憐呢……」

「有點可憐？」阿歷舍伊即刻驚嚇了。「這個傢伙是專在計算人頭可以售賣多少錢之類的事的呵。不會錯的。而你以爲他可憐，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住嘴，住嘴！」達綏庚說道。「看，庫進在那邊的菜園的旁邊跳着。他大概是在尋找我們的吧。當然他是向這邊走來的。」

庫進老人動着長的外套的腳邊，搖着身體，走近我們這邊來，即刻以長官似的聲音對我們說話了。

「明天的傍晚，從布羅華爾村有三個農民要到看山人的地方來。據說，他們要想聽聽關於議會的說明。這樣，首先可以從你們這裏遣派尼庚到他們那裏去。因爲尼庚是誠懇的青年，又會說話，並且很熟悉農村的生活。其次，從尼庚之後遣派阿歷舍伊去。這個橫行者，是甚至能夠使石頭也憤慨的。於是，再遣派二個耶戈爾中的任何一個去，爲了不致弄錯。這樣地——對於人們是

有極注意地去接近的必要的。這並非在剃刀之後使用斧頭的意思。喂，我怎樣地將民衆驅到你們的方面來，是可以明白吧？」

他脫下了帽子，暫時休息着，用得意的狡猾的眼色將我們一個一個的都看了一遍，一面撫摸着禿了的頭。

我們三人——我和伐尼亞及達綏庚——是早就下了想問一問這個博學的老人，有着怎樣的信仰，並且到底有信仰否的決心的。我們覺得在這個老人和神之間有着一種黑暗的糾葛，這糾葛似乎連老人自己也不很理解。他談論着神的時候，似乎始終要求着我們的反駁的。但最初，在我們之中誰也不想和他討論這種問題。我們沒有反駁，他便差不多什麼時候都說出自己矛盾着自己的事來。例如，我們以爲他要說述惡魔在和神爭奪權力時，是用了惡辣的術策的那種事情的時候，他卻即刻說出和自己的思想組織沒有什麼關係的那種事來。

「可是，」他的聲音神祕地響着了。他的眼，他的挑撥着似的銳利的眼，在我們全體的臉上走着。「兄弟，有一時我會坐船在加馬河上旅行，和一個西伯利亞人談天。那是一個販賣馬匹的

人，他曾對我說，「惡魔是沒有的呵？」「爲什麼呢？」這樣問他的時候，他便說，「沒有的呵！有的就只有在地下的這世上的主公——只有亞當。只有最初被創造，最初死了的人類——此外誰也沒有呢！」於是，我說，「等一等，亞當不是以耶穌基督的手從地獄裏救出來的嗎？」他都說，「決不是救出的呵。亞當是在地獄裏的這件事情，在印度的一本古書裏也有得寫着。和我認識的一個部立亞人——部立亞人是像摩爾陀瓦人似的人種——他是讀印度的書籍的，會祕密地對我說過，那是這樣的一回事：耶穌走到地獄裏去，忠告亞當道——亞當，不從這裏走出去嗎，我父非常對你發怒，所以你便被誤逐到這裏來了。人類呵，依據法律，你的真正的住所，是在天國之中。但亞當卻回答道——不，我不想從這裏出去，在你的那天國裏，卽同是聖人也有種種的差別，但在我們的這國裏，卻大家一樣地只是罪人。我住在這裏已有千年了，但並沒有損害。我在這裏已立了真正的正義。在你的天或地上卻不是這樣的呢。亞當這樣說，並不會從地獄裏出來。」

老人以銳利的眼睛看了我們。他的發着火花似的眼，投向四方，一面竊竊地笑着。

「怎樣，世上的人，是在想這樣的事情的。是吧？」

他，這種話，是知道得汲取不盡一般地多的。這好像是那不能和有害的二神論妥協的人類的思想，因絕望的結果而造出這種話來的。因為絕望是將靈魂裂開，使其全一性失掉了。老人說這種話的時候，是常常降低了聲音，幾乎使人聽不見了。

說完了一齣這種話以後，庫進便站起來去了，於是阿留沙用中指插進渦捲着的頭髮中，用了沈靜的調子說道：

「照我看來，這個老人是一個煽動者！」

「閉嘴，萊尼加！」我說道。「你不知道他是誠懇地加入了我們裏面的嗎？」

「不，我並不是說他想叛反我們。倘叛反，那是現在呵！」這樣說着，阿歷舍伊便淡漠地搖着一隻手。

「無論怎樣，他的心是不信仰神的。可是，單只自己一人不信仰，卻覺得恐怖，於是便煽動着大家都去拋棄了神，而在探求着自己的思想的根據。我喜歡這個老人。他是完全有趣味的男子！」

並且他是大膽的。」

阿留沙快活地，哈哈的哄笑了。

「呵，真像松樹的針呀！大家都動起來了。萬事都向應該去的地方進行了！」

那晚上，我們事情討論完，尼庚已疲乏，便去睡了。伐尼亞率直地，溫柔地對老人說話。這種樣子說話，是只伐尼亞一人。

「很早以前，我們就想問你了，彼得·華西利支小爹，你關於信仰有着怎樣的意見呢？」

「關於什麼信仰？正教會的信仰嗎？」

這樣說着，他並不等待回答，便以讀書一般的調子滔滔地說着了：

「這是拜金的信仰呵。這個信仰是完全坐鎮在七哥貝克錢之上的。今天蠟燭，明天蠟燭，真是幾轉瞬間便要將襯衣都從身上脫下來了——這是高價的信仰呵！韃靼人的信仰便廉價得多了。回回教的教主是並不從農民那裏收取稅金的潔白的人物。但俄國的教主卻什麼都要錢，生下來要錢，娶老婆要錢，死亡也要錢！當然，爲了神，是什麼東西都不得愛惜的。我並不去說這種

事情，我只要說這一點：教主是飽滿着，兩農民是在飢餓着。」

老人像說笑話似地說着並且笑了。他的笑聲，發出有如軟木塞子在玻璃上擦着似的不愉快的軋聲。

「那麼，你是和神要好地過着生活的嗎？」伐尼亞低着頭問道。

庫達以愛嬌的服色看了他。沈默着，好像測驗着我們，比較着我們似地，看着我和達綏庚，然後他隨便地粗雜地說道：

「絲毫不必和神吵架的呵！在我是什麼東西也沒有，也不曾有過什麼東西，因此我和神之間不是沒有分配的東西嗎！」

「可是，你讀過約百記呵！」

「自然讀過！一直以前讀的……」

我們的周圍，森然的靜寂了。在空中，星兒燃燒着了。浮雲和星遊戲着，或者隱去星的光，或者又將牠現露。

伐尼亞又靜靜地說：

「那麼，想是記憶着吧，約百怎樣訊問的呢？——主爲什麼憶着時期，不法者便越過界限，而奪去牧者和牧羣呀？爲什麼要使孤兒爲奴隸，而取寡婦的牛爲典質呀？」這種話，不是完全像昨日所說的話嗎？」

「呵，真了不得呀！」老人佩服地說道。「你暗記得清楚呵！」

他的聲音不誠懇地響着。在我們聽來是這樣的。他也好像覺得了這點似地，全身不安地顫震着。

「於是，約百還說，」伐尼亞一面回想着，一面說。「爲什麼不法者無論到什麼時候都財富呢……」

伐尼亞這樣說，庫進突然出乎我們意想之外地，以奇妙的調子靜靜地接續下去：

「他們豐富地有着財寶，也不知任何恐怖，神的責罰是不加於他們之上的……」

他搖着頭，擡起頭來看着天空，宛如在回憶着似地，慢慢地用了大聲，以詰問似的調子說道：

「真是的——巴比倫的事乃是較諸熙戎的事更爲善的，這種意義，其應如何解釋，是不得而知的。」以斯拉書上是如此寫着。現在這種疑問便發生起來了呢。」

伐尼亞漸漸熱烈起來了。

「於是，天使烏里依兒便回答他說：「因爲地上的寶物已給與他們了……」」

「已給與了！」達綏庚嘎聲地如此咆哮着。

「海已給與波浪了。在地上住居的人只能記得地上的事而已……」彼得小爹，爲什麼我們只能夠記得地上的事而已呢？」

庫進將他那一雙長手，在膝頭上打得拍拍的響，並又哈哈地笑起來了，那種可笑逆湧上來使他的身體都起了震搖。他的眼中連眼淚也有了。

「豈不是起了很大的野心嗎！」他且笑且喊着。「但是，好罷，那末，你記得烏利衣兒說過了。」伊凡西加，切不要急於站在最高者之上！的這句話麼？他又說過「縱然你想站在他之上，也是毫無所得」的話的呀，對嗎？」

伐尼亞很安靜而平淡地答道。

「我不承認那種事情是正當的。我所以如此說者，因為是不得不急於去幹的原故。因為一生短得很哩。而且，一生豈不是在要求我將人生之長流完全記着嗎……」

「了不得，伐尼亞！」庫進如此喊。「這麼瑣細的地方你都注意到了！」

快健的聲音，成了輝耀的小河一樣地流着。伐尼亞跪下了。他雖然身段不高，但全身都很勻整。他雖然好像是一個為生活所驚的膽怯人一般做出沈着的面容，但此面容上卻為內部的光所照變了。

「我雖然並不想望比神還要高些，但我很願意記着神的規律，而且也不得不將之記着——為什麼原故巴比倫的事在神的面前較諸熙戎的事為善呢？」

伊凡的臉色全然蒼白了，他好像一株將樹梢曲在地上的嫩白樺一樣非常緊張的。

「為什麼我們要作惡魔的苦痛的俘虜呢？人民因我國之巴比倫人的原故將眼睛瞑着，為黑暗所蔽，被加上無數的枷而又被虐待，這究竟是因為什麼緣故呢？我，正如聖書上所寫的，是以

神爲模型而依其像被創造出來的——既是如此，爲什麼人們竟把我作爲野獸或家畜一般看待呢？——未必神竟定是一個啞子麼？況且世界是被分爲奴隸與主人兩者了——未必神竟是一個盲者麼？況且人民被仇敵所壓迫，被投入泥水與虛偽之中——未必神是無力麼？我要訊問：無所不在無所不見的全能而仁慈的主，你是在何處呢？」

爲月亮所照射着的青年伐尼亞的面容已經熱成鮮紅的了。他那儼然而帶灰色的眼中執拗地要求回答，並閃耀着青綠色的火花。我們——我與達綏庚兩人——看見伐尼亞成了這種樣子很是歡喜的。所以我們不知不覺地興奮起來，爲他的火所燃着，十分注意地傾聽他那嚴肅的話語。但庫進老人的呼吸也激烈而增大了，他的鼻子緊塞着，眼中閃有淚光。

「伊凡，你豈不是在講些可怕的事嗎？」庫進好像不滿意自己的話似的點着頭如此說。他的頭搖盪地震動起來，做出莊重的樣子，將兩手急忙在地上搜索，像探尋什麼般的將砂環搔着。

「是可怕的話咧。實在的。伐尼亞，神是有的咧。神是應當有的，因爲沒有不祭神的國民。」他擦着自己的胸膛，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簡直只緘默了一瞬間便又開口說道。

「啊，我咧，雖然是上了年紀的人說出這種話來是太不芳香了，但因為是真實，所以說出來罷。你們也是非知道真實不可的。因為我理解真實，所以就說了出來。自己口供出來罷——我雖然相信支配此世的主神，但我在自己的眼前卻不能夠看見神的尊顏。實在的，不能夠看見我的孩子，人類，你們是如何地相信的呢？如果如此被訊問的話，從心底裏應該如何回答纔好呢？——如果賭着心的名譽來回答，那末就是不知道！想許多的人定都會如此地回答。你們對於這一點也要考慮纔好。而且關於此處是非理解不可的！」

如此說着，他將一隻手舉起來，作出好像要威嚇我們的樣子。他被飛來的雲的陰影遮蔽住了。

「如果神是萬人皆能感覺得到的東西，那末神為萬人不得不只是一個而已。那末，為什麼有不是「阿拉哈」也不是「凱萊密契」而不得不是「沙伐阿夫」的理由呢？使人類幸福的，纔真正是正神。像我們這樣的所謂基督徒者，在那幾點上是較勝於韃靼人、柱瓦西人、摩爾陀瓦人、或其他的民族呢？因為我會經在異民族之間差不多旅行過十遍，所以很明白他們的，但所有

的人們皆是營的同樣的醜生活。就是我們也並不較勝於他們，實在的！韃靼人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們在實際上比我們更潔白得多。這到底如何呢？神的福音書被顛覆了。其斷定被傾覆了，衆預言者直到今日強固地懷抱此疑問。是如此的。我們的優越之處，就是因為我們之間有基督的原故。實在是如此咧。」

他向四周環視後稍稍沈默了一會，不久便小聲音抱怨似的問道。

「那末，他那個基督是在何處呢？本爲愛與柔和之根源的他，是在何處呢？啊，我不能得見他！爲什麼原故不能夠得見呢？是因爲惡魔而將眼睛瞑閉着了吧？抑或是因爲太過於健康了吧？」

他沈默了。此時，他們的四周也與我們一同沈入思考中去了。只有影兒尙在撫摩那因在夏天豐富地生長了穀物、草、花等而疲乏了的土地。河則一時陰暗了，一時柔和了，或者一時成了乳似的白色，好像冷的小徑一般轉入林中去了。

「伐尼亞，那是可怕的思想呵！」庫進又小聲地如此說。「然而，我振起了這種思考的方法或者遲了也未可知——但使人們思考罷！我們農民對於神作了什麼惡事呢？想是我們互相犯

了罪吧？在今日的世界中，只生活二十年來看看就好，看究竟能否不犯罪！我們對於神犯了罪嗎？但是，神的規律是爲一切人的，然而結局一切的罪成了反對一切人的，所以，我們不破壞第一條戒命，不製作偶像！但是，假使神是全能的，他將人生的一切罪惡全都滅絕了，豈不好嗎？於是在萬人皆理解的善之中，將人人都結合起來豈不好嗎？不然的話，便成了如次的命令，將人投於泥沼之中，卻命令說，不要溺死了咧，要當心哪，不然，就要將你們送入地獄中去的。」

他已經安靜下來，半冗談的樣子，一面靜靜地眼中閃着光，一面照常地談講起來了。

「啊，對了！」達綏庚小聲地如此說。「那也是大家非研究不可的，但那末，彼得·華西利支，你奮發一下罷，把那種思想寫在書上，將你的思考發表出來如何！這麼一來，我們便將之印成祕密的書，使世間的人都讀咧。如此幹起來，世間的人們也都要思考了！」

「你說些什麼，耶戈爾，」老人一面笑一面舉起一隻手來拒絕了。「我豈能做得到那種事嗎！如果將這種思想吹進世界的人們中去了——這樣行，想可以覺醒人們，使他們奮起吧！講起來我是明白的，但寫起來，那並不是我所會幹的事。我差不多可以說是全然不會寫還好些哩。」

「這麼就可惜得很？伐尼亞，你很好將此預言者們做成一束，而作成書。不然的話，此各種各樣的我們的宗派——瑪利亞之信仰或亞古利金之信仰——就會全然混亂的！」

於是老人被我們的微笑照射着，更繼續地空想起來了。

「假使我們的數目增加多了，我們就不得不計劃計劃一種新聞……在此新聞之上什麼也都寫上。伐尼亞，因為要你全部地擔任教會方面的研究，所以請你注意！」

「我下力罷！」伐尼亞雖是謙遜地如此說着，但他因歡喜不過臉上現得很暢快。「我想要有一本書寫全俄宗教會議的書。主教們是如何地，由此會議中被選舉出來，是依據什麼人的名義而制定教會法，總之這些事皆是如何地被製作出來的等等，這些都有要知道的必要。」

但庫進搖着頭說道。

「誠然地此研究是非常好的事。頂好祈求神援助你們！但是，世俗的書籍上關於此點是怎樣寫的呢？」

達綏庚將一隻手伸到地上說道。

「在我們的書籍上，這一點是被否定的！」

「全然被否定嗎？」

「全然！」

老人懷疑似的將嘴唇合上，把自己的顎鬚拉着。

「但是，這就是非常困難的事了！是什麼理由呢……這想是興奮的原故吧，是的麼？」

「啊，還是讀讀看的爲好！」

「噫……想有讀一讀的必要……但或者理解不到也未可知啊？」

「讀讀看吧！」達綏庚非常有理地說。

「想有讀讀看的必要！」

此後，庫進益發熱心地在此地地方奔跑，暫時我們沒有看見他的影兒。但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地他跑來了說道。

「這是一個很好的農人，對於你們的團體是適當的人物。此外還有一個人，此人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農人。』

因為他是用感覺來選擇人，雖然或者也有選錯了的，但他的熟識人，幾乎在種種的意義上都只是最近在內心中嗜着了悲哀與侮辱的人，都好像已明白了直過到今日的生活在將來已是不可能的了似的。

『我爲你們的原故，要獲得真正的人咧！』庫進自己誇耀，但總有些遺憾似的喊着。『但是，像你們那樣有學問的人很少，這真是非常可惜的事。因爲不足以配置於各地的原故。』

『不，關於那種事，這個人也是抱的同樣的思想，時常都是耽心的。』達綏庚狂吠似的說道。『因爲我們決不能教導一切的人，只不過是施行親父教育，使不麻煩孩子們就行了——只是這件事而已！』

但是，我們力量不夠足的事，益發現爲明瞭的了。夏期的工作完了。所以，每天清晨胡笳震動的暢快的音樂鳴響起來了。因爲人們由勞働中稍稍被解放了一些的原故，所以將我們向四面八方到處拖拉。

在夏天中勞働過度而疲乏了的尼庚，消瘦了，不知何故更加萎縮了，做出一種寂然不精的樣子。阿留沙指導青年人忙得非常，差不多已來不及答覆青年人們的質問。所以他變得很不耐煩，老實地大嘍起來。加之伐尼亞對於我們，並不是一個令人感激的助手。他們的工作——則是埋頭於宗教以及教會的研究中去了。只有達綏庚一個人像馬一樣努力，一連三夜不睡，從這一村跑到那一村。庫進則將寫議會的新聞與雜誌等上的論文讀給集合的農人聽。達綏庚熱心地耽讀『法典』、『關於農民的法令』以及論土地問題的種種書籍，而且好像對於這些賢明的知識非常能理解似的。

『這就是所謂的法律咧！』他如此說。『進到此法律中去了的人，就正像進到曳網中去了的魚一樣，無論你將鼻子帶到什麼地方去，都只不過是網眼而已！』

如此說着，他便啪的一聲吐了一口痰，並發怒似的申訴說。

『豈不是將時間費在無意義的事上去了嗎！啊，我如若要想研究點學問的話，那就非讀點較好的書不行！』

我與他兩人，或者是各自分開地，在曬穀場上或者是在林中的窪地上坐着，將自己所知道的事講給農人們聽，有時或者是熱心地答覆農人們關於土地分配的事，議會的議事進行之模樣，外國的土地問題是怎樣，以及外國的農民有何等的權利等等所發的質問。

有一次，庫進招集了大約有二十個農人，我們在林中的一塊極寂靜的窪地上與那些農人們相會合了。此窪地上，有古時候的獵師看守過開花的矢車草。此矢車草被農人們踐踏，已踏荒了枯萎成了黃色的。農人們冷不過，凍得好像一龐大的灰色鳥一樣聚成一塊坐在矢車草之上。污穢而黑且帶黏土性的土地危險地隆起來，刻為斷層與陷沒層，並為各種各樣色彩的枯死了的樹葉所遮蔽。山之此處彼處，歪立着寂靜的白樺與白楊，但在上方窪地之一端生有一株威嚴的松樹，此松樹在我們頭上將它那黑而大的手擴張開來，好如天幕似的將我們遮蔽着。透過此松，我們可以看見帶綠色的秋之空微微地現於無限之遠處。寂靜，薄暗，卑溼，而寒冷的。四十雀在啼，啄木鳥啄着木，季候鳥一面發出響聲來，一面在樹幹上跑。樹葉簌簌地散落。達綏庚正像鐵匠打釘似的將尖銳而涼冷的話語清脆地吐出來。

「因為當局已經再沒有可信賴的什麼人了，多少要收買幾個富裕的人，而隱於他們的背後，打算由其運命中逃遁。」

農人們簡直好像土塊一樣寂然不動。他們將頭揚起，帶着沈靜的眼光凝視達綏庚臉上，又將他們那緘默而乾燥了的嘴唇微微地動着，做出了好像口中在誦讀祈禱似的樣子。其中也有坐着將兩手抱住膝頭，將背心反轉向後，有兩三個農人將身體伸到乾涸了的川底內，一面傾聽達綏庚的話語，一面望着天空。此不動與沈默，將許多人的身體與無言的大地結合起來了，使它們成爲一體，化成了產生生命的物質之一塊。

一時一時地聲音也響得並不大。

「畢竟就是那些傢伙想將我們由地上趕走的意思！」

「不拿錢出來，此事業無論如何是不成功的！」

一個身材很高而十分憔悴的農人，像空腹的牡貓一般，一面閃着綠色的眼睛，一面以沈重的口調說道。

「即使要將那種錢拿出來，又會成爲怎樣呢，你豈是忘掉了力弱的人民的事嗎。那些人要將錢拿出來給你的！」

不知有什麼人嘻嘻地笑着插嘴說道。

「對於我們，錢是毒物咧！」

「而且，金錢那種東西，豈不是也沒有取來的地方嗎！」

「修道院爲我們將金錢捲得來咧！」

「爲你嗎？啊，頂好等一等罷！」

達綏庚停止自己的話，而傾聽他人所說的話，但又穿過頭中而探索活腦髓。

「所以，說道結局成爲怎樣，畢竟是當局要大家都拿稅金，只要某人將稅金作爲借金。但是，此某些人將不義之錢塞把我們，而占買土地，將力弱的我們盡都作爲他自己的佃戶。」

農人們好像被風煽動的樹林一樣都搖動起來了。

「對……的……」

「畢竟是爲五個人而使全村全體被締殺了的這回事嗎？」

「兄弟，此締殺已經開始了咧！」一種高亢的聲音不安地響着。「啊——住在街上不使用土地的人，豈不是已經在將自己分來的土地開始出賣了嗎？」

「禁止不准他賣就好了！」

「怎樣去禁止呢？」

「不給旅券與他們！」

「對了！將方向轉變到我們這邊來，以土地爲生活，這是當然的事！」

「無論是由誰的股分，這是不關緊要的，隨便什麼只要是增加利益的就行——有這種事是當然的！」

「確實是當然的咧！因爲說地球是圓的啊……！」

如此，不安的質問益發頻繁地可以聽得着了。

「我們怎樣行纔好呢？」

一個做出倨傲而莊重的面孔，穿着牢實毛皮的短外套的農人，他站起身來，將帽脫下，用鎮靜的口調說道。

「正教的信者們，這不是為大家的！現在將我的事說來看看。我有二十捷沙蒂那的土地，並且還能更買一些。老實能更買一些！但是——我不買了，因為很危險咧！第一，因為事情將會成為怎樣，以及究竟人民將會行怎樣的決議，誰都是不知道的。第二，因為假使我現在要買，你們就要將我從此世中投出去咧……」

只聽着了一聲不滑潤的笑聲。簡直好像有什麼人發出了喉聲，或者是在琢牙齒響一樣。農人的身體在暗黑中微微地振動，互相擦磨，緊緊地貼合攏來了。我們微微可以聽得出好似被壓抑的聲音。

「率直地說來——即是將民衆的一半如此地從土地上振取去！」

「兄弟！神將怎樣辦呢？神不明白這回事吧！」

「然而，某些人當然地無論怎樣說都是很好的，浮上來了咧，世界……世界要分裂了！」

倨傲的農人依然將頭垂下地站着，把用兩手所拿着的帽震搖起來了。

「不是這樣，正教的信者們」不知有什麼人大聲地如此說。「無論應也好，否也好，即使是我們非自己來勞働自己的腦漿不行的時候到了。誰也不得做我們的同黨。一切的人好像都是我們的敵人。」

我向達綏庚囁嚅道。

「啊，有趣得很哩……」

然而他卻將眼睛睜睜閉閉地瞬着，一面望着聽衆，一面用大家都可聽得着的大聲說道。

「諸君，言語與實際並不是時常能夠一致的！所以如此說者，因為雖然能夠無論怎樣說，但是就在此處，在各位的心底中，都是想要成爲「某人」吧！」

農人們沈默起來了，只有一個看不清他是在何處的那個人，他且笑且囁嚅說。

「大家豈不是加入了「某人」之中的嗎！」

「那末，我們怎樣行纔好呢？」一種快健的聲音如此寂然地訊問。

「請你講罷！」達綏庚向我如此低聲說。

我講了許多人的身體之塊，默然地氣也不吐食求似的聽着新話。不知怎的，此人塊重重地搖動起來歎息了，並又竊竊開始閒談起來了，但不久又成了失神似的。窪地中的薄暗，使人們的臉幾乎都分辨不出來了。只有幾個陰鬱而圓的斑點與眼之鈍光映入目中而已。人們互相貼合着，正好像由山上轉落下來的石頭一般互相重合着。所以望着他們，我的靈魂就被如次的一種難以制服的希望所支配着了——即是，想要向他們發出偉大的火一般的言語，將他們燒着，用熱的光線來溫暖隱在深奧處的他們的靈魂，並且將此靈魂弄活，使人們身體戰慄，使他們在對生與死的喜歡與情愛之中被擁抱。

時時成了這種氣分——人們一時哭，一時又笑起來了。就是在歸家的途中，也一面唱着新歌，好像飲醉了酒似的，將朋友與仇敵的區別忘記了而互相抱着走。活躍而偉大的這種事業，爲萬人在共通的意義上，爲各人的靈魂在必然的意義上，都是融合入人的事。

訊問我是什麼人的人並不很多，但有一次他們中之有一個人訊問我操的是什麼職業。那

時又有一個人馬上促迫似的將他的質問阻止了。

「你不懂得嗎——是什麼職業麼？」

而且對於他們的種種的質問，有時也不能不答以「諸君，我不知道！」

然而，這種答案益發使他們與我接近了——人們益發爽直起來，益發互相信賴了。

「你是平民出身麼？」他們如此訊問我。

「對的，並不是由賢人之中出來的人！」

「誠然，好得很咧！」

「與我們一樣的。」

他們很歡暢地笑着叩打我的肩頭。有時由時間的不同，奇人似的農人也有說過以下的話的。

「感謝得很，兄弟，時常承教咧。這實在是為我們的。」

如此我為誠心誠意地將不知道的事披瀝出來，結局如此行比較裝作虛偽的知識，或是作

出支配似的知道的样子等，反成了更能強固地結合人們的動機。

我由於與他們相接近的關係，益發深切益發強固地感覺着了，舊東西從其根上被拉開，因其沈重與陳腐的原故，現今依然對陳腐與古舊的東西所抱敵意在地上無頑強之力的東西，到了瀕死之境，仍癱攣地震顫。我們的大地要求新的力量，將力弱的東西從它胸中斥退。這正好如一個新嫁娘對於不斷地愛撫她那豐滿力強而美的肉體只有感覺憎惡，而斥退此不能使她受胎的最愛的新郎一樣。

我沒有專心獨學的餘暇。我是由國民的蜂起之破壞而被教育的人。我是遵從自己心中的難以制服的衝動，看清白了人們由有害的舊制度是不能夠生活下去，而以團結歸從此信念的人們爲自己畢生的事業的人。我之開始閱讀社會主義的小冊子，是在生活方向轉變的前一年，我理解將來。現在且忍受非常的困難而研究着。俄羅斯土地之過去由我看來，是全然黑暗的事。關於這一點，達綏庚比較我更知道得多些也未可知。我想我自己是立於第一線的人生之建設者。我想我是正好好像在依據命運而被預定之真正理性的與精神的美的殿堂的土臺之下慢

慢地掘着溝的泥土工。在混亂未起以前，兩黨的黨人我認識的很不少，但在蜂起後大家都散了，到一部分已滅亡之時我與黨失了連絡，成爲獨自一人了。但是，我認識對於事業抱有同情的人，並不是俳優那些人，乃是所謂演劇愛好家們。

這一次生活之真正的原動力的菲立普·伊凡諾維支出現來的時候，我將土地事業之進步狀況講給他聽了的時候，就決定了他留在街上營謀金錢的事，打算開一個什麼店鋪，將阿留沙帶去做掌櫃的，並且又着手於我們的新聞發刊事業。

阿留沙與我談講我們的事業，女教師與她的兄弟也加入此事業中來了。他們西人熱心地作我們的後援，益發將更多的書籍與新聞弄到手中來，凡我們所不能不知道的事都爲我們毫無遺漏地從新聞上注意下來。

我們在格堯斯德村中作不顯著的事很費了些氣力——因此，在我們的村中除了阿留沙以外誰也不會勞動。阿留沙將警戒的書籍與新聞讀給農人們聽。我們因爲村很小的原故，無論什麼事情就懸念着恐怕馬上已現在街頭上去了。此村由表面所看到的，是分爲了許多階層。阿

斯泰訶夫與斯珂爾尼亞珂夫，這些人是第一流的人物，與他們相並肩的就是守衛兵的兄弟陀夫。即是，這些人乃是村中的黑白黨，是飽滿的人們，因為他們的財富之故時常為不安所驅的儕輩。這些傢伙們，即或為自己的盛有肉汁的壺的原故，而反對神都是不厭煩的。繼續他從上到下的，就是老實的農民社會、佃農、與作散工的。他們一面用盡全力地來耕種已被榨取盡了而無發生力了的土地，一面說道。

「就是這樣，假使神怎樣幫助我們一下，境遇總可以稍好些了！」

如此他們始終是到處奔走，只希望靜穩與和平，而終久遂閉居起來了。他們在事業上當然是與有錢的人相提攜。屬於此列中的一人，則有達綏庚的父親。他是溫柔的，且又做出喫驚似的樣子，頭髮蓬亂的農人。他做了兩次的村長。因為他很溫柔，所以由此名譽而逃遁的事是辦不到的。他的兒子耶戈爾，這個人對於他的父親則是一個幾十分令人感激的補助者。而且也沒有什麼幫助的事。他們的土地只不過有一捷沙帶那的四分之一而已，所以達綏庚也與許多人一樣瀕於破產了。再次就是由這一方動搖到那一方的裸體組，即是窮人組——這些人是失掉了力

量，非常惡狠狠的，什麼也不相信而飲酒的人們。總之，因為他們只要飲酒就好，所以給他們滿飲一杯，他們便是什麼也不辭的人們。

但是，其半面就是一些青年們。這些人是非常認真，掣着顏的陰鬱人們。我們因為理解內心學問力的原故，所以流盼其父親，而不與他父親的態度共鳴。

庫進的親友們對於我們，也不是很大的援助者。是以米爾·米爾伊契，一面瞬着眼睛，一面則大概沈默着，一有什麼事，則在古怪的時候就突然靜靜地開始發笑。但是大概的時候，都像懇求似的呻吟說：

『喂，各位，很想你盡力地使基督的平和到來呀。因為基督一定會永遠地記憶着諸位的美好姓名的。』

在這樣的時候，阿留沙自然是向米羅夫投着嘲笑過來。

『喂，米羅夫君，你在等着什麼呢？像你這樣的人，在地上是沒有你的要事。你還是拿起茶杯周遊世界，去籌募資金來為我們鑄造銅像好了。但是，你聽著罷，我的銅像是正騎在馬上的喲！其

他的人雖不知要怎樣地鑄造，但我卻是要永久地騎在鋼鐵的馬背上的！而且我的碑文，是想要用金文字來這樣地寫：這個偉大的格堯斯德村為報酬阿歷舍伊·陀米特里耶夫·希比古綏夫的偉業計，而使他永遠都乘在馬上。」

靜靜的農人，含羞似的婉然一笑，仍默默然地使身體抖慄着，用其病弱的兩手來把襯衣的胸襟縫合起來。

但是，那個沙威里則閃耀着他的燃燒似的大眼，說出嘎然的聲音來。

「還手過去罷！因為他們打過來了啦……」

「這樣互相打着，又有什麼益呀……」

這樣地訊問他時，他便搖着頭，一面急迫地咳嗽着，一面說：

「我對於你們的言論，再不知道有可說的話語了。再無其他的話語了！因為我不久是不能不死的，所以對於他們骨上所附着的肉是怎樣地震顫，我總想看一看。他們的軟骨那般不斷地碎斷的聲音，我也想聽一聽。」

這幾句話，已將他的全部都說盡了。這雖然也是可怕的事，但這個男子在此地上生存的日子也不長了。不久他要將血吐於其殘骸之上的。

一望着他，便令人感覺悲哀，並且心中也要想到，「人類被弄得十分殘缺，被擊打而萎縮了——這是因為什麼原故呢？這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呢？而且，忍受這種生活豈不是可恥的事麼？爲什麼不與此生活期鬪爭呢？」

在格納陀伊身上突然起了一項滑稽的事件。他跑到我的住所來了，他很氣喘的樣子在椅子上坐下，做出一副苦澀的神情，在那暗然的臉上浮着沒有精神的微笑。

一見之下，他的衣服上全都是縫補了的，補補疤疤滿身都是。褲子像厚紙一樣擦得響——與平常的樣子大大不相同。

我因爲忙得很，所以催促他說。

「米哈伊羅小爹，你有什麼事情跑到這兒來的呢？」

他漠然地將兩手伸開就大談起來了。

「我真不知道怎樣說纔好！實在的，我昨天傍晚的時候，還在削海柳打算做魚梁的哩，出乎意料之外的——瑪利亞·阿斯泰訶瓦跑得來了。但是，我仍裝做沒有知道的樣子——因為那個女人決不會與我有什麼交涉的。然而「你好嗎，」她卻與我講起話來了。非常可愛的樣子，又很有情有理的。「呀，好嗎，不知羞恥的女人，」我說着，於是這就成爲發端，會話便開始了。她說，「我真是一個怎樣地不知害羞的女人呀。我並不是處女，我乃是寡婦。我的丈夫曾是一個腐敗墮落的人。我的孩子們也死了。然而我卻是一個強壯的女人。我的肉體飢渴似地欲得着潔白的愛。我的靈魂也決不打擾我的肉體。」」

兵士搔搔鼻梁，掉過頭來大睜着兩眼望着我而詢問道。

「難道那個女人說的是真話麼？」

「完全是真的。」

他振起精神來，有氣力地繼續說道。

「我也以爲是那樣！可是，因爲農人的女子要成爲自由的身子，依照自己的慾望跑到年輕

人那兒去，這爲什麼要算是不好的事呢？像那個女人那樣的棄物，青年人能得到手的，也不是常見的事！加之，有了那樣的女人也很好哩。不然的話——年輕的人都要去找少女了。如此漸漸地傾聽着那個女人所說的話，她究竟想向我要點什麼當然可以明白了。然而，因爲她沒有下要說出來的決心，所以只做出很愛嬌的貓兒一樣的神色望着我。於是我就問道，「就是這些麼。那末，你爲什麼事來的呢？」她聽了便哭着站到我的面前來。眼淚由她的眼中好像從白樺中滴出來的液體一樣向下流着。於是她便開口說道，米哈勒西加，我有一件事要請求你。每當節期的時候，請你不要使我的父親受辱，我懇求你。但是，家父每夜也不睡覺，在家中去來地慢步着，大聲吶叫，什麼人都罵到了。什麼神甫是懶惰的東西，什麼巡查是強盜，署長是強奪人的，這些話他都說出來了。加之，他連郡主的壞話也都說了。因爲太咆哮喧嘩了的原故，總覺好像有些不祥之兆一般？當我問道，父親你怎樣了的時候，他就大聲怒號說，不中用的東西替我走遠些，就是因爲你與莫開伊的原故，你想將我的生活弄成怎樣了，你想我的喜樂與平安跑到那兒去了，現在誰還會要我呢？我是住在野獸之中。假使我還有氣力的話，我就要將你們這些該罰的東西用斧頭

殺死，就是你們這些畜生將我喫掉了的。米哈勒西加，我懼怕得很，我又有些可憐我的父親。」所以，我便說道，「他將這些話胡亂地說着那是當然的事。」雖然我口裏如此說着，但我的心臟已在戰慄地跳了。雖然並不是因為歡喜不過，而且也不是因為有了其他的原因……」

如此說了以後，格納陀伊又沈默起來了，他很難看的樣子在板凳上將身體畏縮地動着，眼睛也不望着我的臉上。

「實在的，耶戈爾·彼得羅夫，就是我也明白哩。發起怒來每夜睡不着，這對於人是何等難堪的事呀，兄弟！當然，我並沒有絲毫哀憐庫齊馬的心。然而那個女子有什麼罪呢？但連那個女子也要被侮辱——這是為什麼原故呢？況且又不是那個女子自己選定那個父親來作她的父親的哩……」

「像這樣說來，那末怎樣了呢？」

「請稍等一會！因為我要依着順序來說明的。」

如此說了以後，他便一面做出無辦法的笑容一面說明出來了。因為瑪利亞誘惑他將他馴

服了的原故，他已經再不能夠責備她的父親了。

我做出無情的樣子對他說道。

「所以我豈不會說過了，在三個月之內不可以作那種蠢笨事的麼！」

他安靜地說道。

「實在到了三個月咧！所以總覺好像做了些反叛事的樣兒！」

「對誰反叛？」

「對於真實咯。」

如此說了，他臉上立時現出愉快的神色，並用手掌在長凳上叩打。

「耶戈爾·彼得羅夫，已經到了時節哪，是的麼？雖然古時候的人都是在煖爐上睡着翻覆
橫轉，儘量地使汗流着，但現在不求煉瓦就不能決定善惡了——是這樣子麼？」

他很歡喜的樣子哈哈地大笑起來了。

我將這件事告訴達綏庚去了，但也一面惡狠狠地燻着煙，一面好像氣色很不好咆哮似的

說道。

「人也是無品格的東西。」

如此說後，他稍沈默了一會又補足說道。

「但是強健者與病人一同過活的時候來了，雖然我們有這一句俗話，但這完全是真實的！唯，我們在其中也可以發見一片利益出來。如果他已決定了的話，我們就打發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到街上我們的印刷所去，如果決定了要她作使女，或者作老婆的話，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我們的隱家這一次也可以在阿斯泰訶夫的地方作成功。這麼一來，格納陀伊就要成爲阿斯泰訶夫處的雇用人，如此驅逐沙西加之事就很明白了。」

「只怕你想錯了吧？」我懷疑的樣子搖着頭說。

「我麼？」達綏庚瞬着他那硅酸色的眼睛安靜地喊道。「我哪，朋友，這種事件與行爲之會發生，我在一年前就已看到了的。實在的咧！」

他莞爾地笑着又繼續說道。

「真的將倉庫移至庫齊馬家中去，這件事很有趣味而又無危險。因為莫開伊是目不識丁的，瑪利亞也不是會反叛的女人，所以決沒有被老人發見出來的道理——我們卻有不致使他發見出來的必要。但這乃是格納陀伊的責任。」

「聽說，老人因為與格納陀伊有了關係已打過了瑪利亞的。」我如此說。
於是達綏庚便冷靜地說明道。

「人還被那種老頭兒打着了麼！他那樣老態龍鍾的還能打人嗎？雖然他精悍的時候，曾將兒子打成了一個傻子，打得一生都是聾的，但這一次想是莫開伊聽了父親的吩咐去毆打他的妹妹的。然而那個東西是一個聾子，就打也不會打得厲害。加之，他還有些怕瑪利亞咧。假使瑪利亞那方是有精神的話，她大概反要毆打莫開伊哩。我今天也會見了瑪利亞的——她與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一路去割蔬菜去了。什麼也沒有，笑得很起勁哩。」

他一面板着面孔靜靜地看着我，一面說道。

「那末，這件事就不成問題了。那些話都是謔語。然而我不知道你已注意到沒有，尼庚漸漸

變得更憂鬱了些。」

「我注意到的。」

「那很好，但我以為，如果他所走的是與我們同樣的道途那就不行了。你也以為是這樣的麼？」

我馬上不會回答他。

「不，好像並不以為如此哩。」

「你說好像麼？」

達綏庚突然嗤的一聲笑起來了。雖然他本已經住了嘴的，但立時又沈靜地反覆說起來了。

「我在一年之前什麼都已看清白了的。實在的……所以我的心中，動輒有像樹脂那樣的東西在內面反覆熬煎着的樣子。」

在他的頰骨處，瘤子現出來了。他厭煩的樣子將話尾拖得長長的說。

「我們不得不是在俄國中的最沈着的人們，這件事我是理解的——我們的節期不是明

天就是的。不是一年以後，亦不是在十年以後。這件事，我也是理解的。因為事業將來也總還有一些的俄羅斯全體——正好像達到天的山一樣。實在的……實在的，朋友，我對於這一層很了解的。所以我很悠然而沈着的。唯一可怕的事，就是我總覺得我要殺一個人的樣子。」

我覺得他很可怕了，有什麼不祥的東西觸着了我的心臟。於是我一面走近他的身傍，一面問道，「你在說些什麼？」

然而他已經回復了原來的神色，眼中浮着微笑柔和地說道。

「沈着的人們就是力量咧！在萊斯那亞被殺的那個銅匠，無論何時都使我的心非常感動。我一想起了那個人的事，就好像我的身體全體已由我的心中被高舉起來了的一般。雖然那個人已經死去了，但我是由他的力量所養育着而生存的。我毫無遺漏地看着的知道的。兵士來到他那兒了，於是他們引誘他說，出去走一下罷。假使他向他們問道，「啊，你們是受了要殺我的命令而來的吧？」這麼一來，豈不是就沒有答復的話了麼，你說是否？但那個銅匠說道，「我真替你們可惜得很。年紀輕輕的人們，卻以殺人爲自己生涯的第一步。好嗎，走罷！」於是兵士們便將

那個銅匠鎗斃了。這是怎樣一個不中用的人哪。都不願意說那些東西一句壞話。這件事發生以後的第三天，我在酒場中會見了那時的一個兵士，完全成了一個毫無精神的人。一時身體戰戰兢兢地起了痙攣，一時又吼叫起來了。眼睛好像已經死去了似的。那個東西確實是喝醉了酒。如果他不喝醉了酒，則除了吊頸以外再無旁的辦法了。我不能想到那個東西是活着的——不，他的靈魂都已死去了。」

「耶戈爾，你怎樣了？」我又問道。

他戰慄慄地將身子震動着立起身來了。

「什麼也沒有。只是想起來了罷了。我今天晚上要到街上去的，你有什麼事情就請說罷。呀，我回去了。」

他如此說着便帶着沈着的神情立起身來走了。

過了十天以後，在深夜裏我與華爾華拉一路坐着，我正在將普希可夫市與洛弗可羅德等市中所施行的古時俄羅斯的平民權的話講給她聽。然而，突然之間聽着了有足音由中庭的走

向大門處來了，達綏庚與尼庚兩人走進來了。

「晚安！」達綏庚以鎮靜的大聲音打招呼說。「驚擾你們了。如果是驚擾了的話，那就請原諒！實在因為在阿弗捷伊身上發生了重大的事件咧。」

尼庚將帽子向屋角裏一丟，一面用手撫摸撫摸頭髮，又將眼睛在屋內環視了一回，便請求似的說道。

「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我所說的話，請你對任何人都不要講……」

「你對我行一個禮，我就守沈默不講。」華理亞不講情理地回答說。

他於是把腰彎下，將身子曲為兩段，兩肘達到膝頭，頭抱在兩手之中，但立時他又將身上儘量地伸直，兩腳突出去，拍的一聲吐一口痰到地板上去了。

「講出來如何呢？」達綏庚一面吸着煙一面勸誘道。

「是這樣的一回事。」尼庚小聲音說道。「庫齊馬·阿斯泰訶夫發覺了瑪利亞是與格納陀伊住在一路去了……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我所以請你不要做聲的，是因為這一件事並

不是社會上的事，乃是我個人的事。你們說是的麼……」

華理亞大吃一驚地將他望着而默然了。

達綏庚把香煙拿到自己的臉前面，一面非常小心地吹落煙灰一面說道。

「聽說庫齊馬想選他做女婿哩。」

「怎麼樣！」尼庚簡短地說，很無精神的樣子且微笑地望着我。他那很美的面孔上，十分瘦損，顏色蒼白，眼睛是疲乏似的混濁，由眼睛之底處通過此混濁閃耀着我直到現今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火花。未必這種火花是由祕密的歡喜，恐怖，或者憎惡中所發出來的麼？我對此完全了解不透。

「要從最初講起麼？」他詢問達綏庚說。

「隨便怎樣都可以！」

尼庚站起身來了——我覺得他近來益發長高了些。

「我昨天打算去喫午飯去的，於是就由他的小屋傍邊走過，那時他將我喊住了……」

「喊住了……」達綏庚心不在焉地照樣說着。

「實在的——是由他那方呼喚我哪！」尼庚喊叫着，好像要畫十字的樣子將手高舉起來了。

「我並不疑惑這些事！」達綏庚說。他一面搖動着身體，一面輕蔑似地沈靜地口中吹嘯着。尼庚在屋隅內有陰影的地方坐下了。於是他那牢實而充滿了力量的聲音不調和地由那兒流出來，他的那些不注意的話語毫無連絡地迸出來了。

「那個老東西說，「那個男子是有病的人。庫齊馬卑弱得很，不久決定會死的。你可否與納思提亞結婚呢？」但我答道，「雖然你願意如此幹，但我辦不到——我養不起納思提亞。」我們談了許久的話……」

「當然是談了許久的話……」達綏庚一面點點頭，一面照樣說着。

「誠然是如此！而且莫開伊並不是主人，他又沒有小孩子。瑪西加始終總是與情夫一路用錢。然而，我的財產是非常重要的。」他如此說着便數起錢來了。」

「想是非常重要的罷……」達綏庚將尼庚說出時那般流出涎來似的話語反響着。華理亞一面將嘴唇咬得緊緊的，一面將臉壓在我的肩頭上。我也覺得有些好笑，沒辦法，難爲情的樣子。

尼庚又站起身來了。

「耶戈爾，請你也笑笑罷！」他的聲音震顫着地請求說。「實在的，我再沒有像這樣生活下去的氣力了！諸君也是不知道何時將成爲怎麼樣，因爲人生是向前進的東西！」

「人生是向前進的東西！」達綏庚很確信似的說了。朋友，「人生一分鐘也不停滯的，人生這個東西呀！」

「誠然是如此！然而納思提亞還在都會裏，我已疲乏了，飢餓了！加之，我還有母親的——朋友，請你諒解罷！因爲人並不是畜生，所以像這樣吃苦是忍受不住的！」

「你想說的話，說出來如何呢。」達綏庚勸道。

但是尼庚慢吞吞地用一種好似將話語咬着般的聲調懶揚揚地說道。

「並不是由於醜惡的原動力使你與納思提亞相結合。因為如果不是好人，那她就決不嫁去的，那個老東西是如此說的……」

「那末，你就是很不錯的人！」華理亞小聲地如此說着。「那個老頭子想得不錯咧——交託到你手中去了，決不會什麼都完了的。」

「老頭子也像這樣說過了的。」尼庚肯定地說。「他說，青年人，你真是一個正直的，聰明的，真實的農人哪……」

達綏庚以他那一向的一種聲調繼續說道。

「並且他還說了，頂好是拋棄了那些有謀叛心的同志們而到我們這遊食之民的地方來……」

尼庚停止了談話，無精打采地囁嚅着說。

「剩在我這兒的只有納思提亞一人而已，除她以外再無旁的人了，老頭兒如此說着哭泣起來了。朋友，我明白了……我已下了決心……」

長得很高的他，臉上現出陰鬱的神色，頭髮蓬蓬勃勃地散亂着，突然地在屋正中間站起來了。

「所以朋友，請想一想，事情是這樣的——書籍到我手中來了。畢竟就是金錢到各位手中去了，我們可以出得成新聞了。如此，你們買書也好，建學校也好。而且……請非常好的教師也好……朋友，請援助我罷！然而，如果諸君不信用我——我也就不信用我自己了。」

「好可憐哪！」華理亞低聲向我說。

「然而，到了現在」尼庚將話尾拖長着說。「那個老頭子也明白了……老頭子是重新來觀察人類了……」

「阿弗捷伊，這種話，請你不要講罷！」達綏庚又一面吸着煙一面說。

但是尼庚好像話還沒有說完的樣子，依然不停地繼續講道。

「總之，老頭子哭泣起來了——他說，五十年之間，我是爲誰人勞碌了的呢，是爲別人勞碌了的樣子。他說，要爲我們另外造一棟房子，給我們五捷沙蒂那土地，一對馬，與一頭牝牛……」

他將右手搖動着，但手上的指頭是分開的而又彎得好像鉤子一樣——一看到這隻手，就令人感覺不愉快。

「唯，阿弗捷伊，未必你還沒有講夠麼！」——厭煩似的如此說着。「你將什麼東西弄到了手——以及你做的是那些事情，到後來都會明白的。」

達綏庚立起身來走到尼庚身傍去了。

「別的人是不知道的，但對於這種肚子喫得飽飽的與飢餓者之間的友情是不能過於信任的。所以，你對於友情，頂好是不要作預約纔行。因為或者你對於那種友情的重擔未必背負得起，也是不可知的。頂好是不先作預約爲妙。但是只要有一項預約就行了。即是，今後永遠不要說大話。你說如何……」

「朋友們！耶戈爾！尼庚一面很好笑地踏着地板，一面喊着。

「呀，且慢！」

「我們豈不是由兒童時代就是朋友的麼……」

「且慢！」達綏庚沈靜地而又決斷地如此說着將尼庚的話語打斷了。「好罷，記着很好的——假使即或有一個人什麼時候蒙你的口舌之惠……」

「耶戈爾·彼得羅維支！尼庚弄得好像要哭起來的樣子喊着。「這未免說得太厲害了罷……」

華理亞也囁嚅說。

「這個人真是可憐得很……」

然而我並不覺得他有什麼可憐。

我的靈魂被薄闇包圍着已經成了冰冷的。我一面靜靜地撫摸着華理亞的手，一面默然地望着達綏庚臉上。我覺得了，——是在說些如何地難以說出口的話。

「懂得了我所說的話麼？」

「但是，耶戈爾！」

「誤解了，是不行的。我並不是威嚇你——而且無論如何也沒有威嚇的必要！你當然是知

道我的。我是頑固的，我自己所想的事，直到終結我都是不肯拋棄的，這一切當然你是知道的。既是如此，再也沒有什麼多講的話了！」

尼庚很頹喪的樣子坐下來，一面歎着氣，一面哼噓似的說。

「你侮辱了我……這是爲什麼原故呢？」

「我並不會侮辱你，實在的！」達綏庚搖着帽子說。「朋友，在這種場合中你得信用你自己——這種事我是知道的。我聽到這種話語與預約，豈只一次兩次了。時常都有的事。有油脂的骨頭落到人類之上來了。人類因要嚼那塊骨頭，就起了像獸一樣的根性。這是常有的事。」

「說得好，你看着罷！」尼庚如此期約着，暫時住了嘴後，但又更安靜地補足道。

「那末，我暫時離開諸君之傍罷……」

達綏庚垂着頭安靜地說。

「這是當然的事！」

（這又立時撞着冕了。）我心中如此想着，非常輕巧地望一下時，華理亞的頰上已有眼淚

在流了。

大家暫時沈默了一會，不久尼庚又囁嚅似的說道。

「老頭兒不久就要死的。到那時你們就會明白了，看我是怎樣地……」

「呀，」達綏庚將尼庚的話語打消似的如此囁嚅說。「已經快到睡覺的時候了！」
如此說着，他便將帽子戴上了。

阿弗捷伊·尼庚慢吞吞地立起身來，打算要回去地與我招呼着。他將我的手緊緊地握着，懇求似的說道。

「耶戈爾·彼得羅維支，請你時常與他談談，勸他信任我。」

「說得好。」我回答道。

他看見了華理亞的眼淚的時候，他的眼中好像閃着欣喜之光的樣子。

他毫不趕忙很費力似的將他那沈重的腳由地板上提起來走出去了。

達綏庚留在後面立時非常快活地講起話來了。

「呀，諸君，我也要回去了。今天完全疲倦了……」

我握着他的兩手默然地望着他的眼睛。達綏庚一面很難看地笑着，一面將我的兩手激烈地搖擺着而將頭低下去了。

「你真是那樣頑固的性質！」華理亞討好似的，又有些尊敬似的如此向達綏庚說後，便又悲哀地囁嚅道。

「啊，他使阿弗捷伊頹廢下去了；成了無用的人了。真是把阿弗捷伊沒有辦法咧……」
達綏庚歎了一口氣，將眼睛向傍邊一望，很狼狽地低聲哼喟似的說道。

「我對於他身上這回所發生的事件老早就知道的，但說庫齊馬來誘引他，那是假話。是他那個懶東西在撒謊！事情我是全都明白的。將這件事拿來對你講，我覺得是可恥的，是非常可恥的事。算了罷，討厭得很。」

如此說後，他激烈地搖着頭，又緊緊地將我的手握著繼續說道。

「我對於這種不能由牝牛，馬，載重馬車，頸圈等打勝的人是很喜好的——實在的，自由的

人萬事都是用內部的看法。但是，這種人如果將何種事件由外部地去選擇，那真是最好的態度了——唯，我是在講你的事。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我是在談講你的事——都是來自中心的話咧。此外再不願多說了。至於那個人，任他怎樣罷！諸君，再見了……」

他臉上美麗地紅熱起來。他的眼睛是我從來不曾看見過的那般柔和地閃着光。他很愉快地笑着走出去了，剩得我們兩人因他的奉承感覺得很幸福。我們很久的時間內都是細聲地講論他的事，覺得非常佩服他，並且從心底裏思考着他的命運。

「真是一個靠得住的人，實在是絲毫都不苟且的。」華理亞不斷地以沈着的句調如此說。我從她口中聽着了對於他所發的讚賞之言，心中感覺很愉快。

我們在工作中的忙碌中，不覺將這種裏外皆含悲意而又滑稽的事件完全忘掉了。工作一天一天地漸漸擴張起來了。我們四周的森林，在那順調的秋之華美的色彩中也漸漸變成赤色的了。

少許灰色的雲彩，兩三天都是繼續地在此地方的空中停滯不動。他一面冷靜想到，這豈不

正是已經到了大地上頂好披上白雪衣服的時候麼，一面則如冰之圓天井似的在空中凍結了的樣兒。

阿留沙與庫進兩人安慰了我與達綏庚。這兩人之間形成了一種特別的友誼。這乃是兩人互相間始終總是彼此相嘲笑好爭鬧的友誼。他們兩人時常會面，我們時常看見他們一路上街去。他們兩人單獨地在一處的時候，確實講話的情形都是另一樣的，但當在人前，他們就好像以自己的友誼爲可恥的一般，是一定要互相詬罵互相嘲笑的。

有一次的時候，我們四個人——我與達綏庚，庫進，以及阿留沙——一路走。我們正是參加了老人在那個幾乎連最後的一葉都已飄落了的樹林中所開的農民大會走回來。那一天，雖然到了傍晚的時候，天氣也隨着晴起來了，但那天朝上卻是相當地冷。樹葉，當我們的腳踏上去的時候，便巴查巴查地響，好像是把玻璃造的東西踏碎了一樣。我們正是面對着西方在走。透過黑色的樹枝，可以望得見疲乏了的太陽。我們心的上一層中，也正是赤色的陽氣——因爲有了舒暢的親密的集會的原故。我們四個人，每一個都演說了好幾次。一定已經給了農人很好的感動。

會衆只共有四十個人，當然這並不是全體的人員。但這一回，因為是我們所認識的農人第一次地全部都集合了的原故，真好似舉行了我們所認識的農人點名的樣子。此時，我們最初在我們的眼前看出了，我們的工作不是無用的，而且直到如今我們的工作也不是白費了的。

『不行哪，你們太走快了！』庫進一面喘息一面喊道。『像我這樣的跛腳鶴，怎能趕得上你們！你們不休息一會麼！』

『不休息都行得！』阿留沙回答說。

『那乃是由我對你講的話，並不是由你對我講的，好說話的東西？』老人詰問說。

達綏庚一時唱着歌，一時口中吹嘯起來，或者是不望着自己的腳走而跌下去了。

他，即是達綏庚，做出滑稽的樣子來走路。本來他的眼睛是望着前面十俄里之遙的地方，但他的腳卻像攀山的那種樣子移動着。

我們一面穴談着嘲笑着，一面已經走出樹林來了。阿歷舍伊環起在地上爬着，砰的一聲坐在地上去了。他將有顏色的樹的葉子搜集攆來喊道。

「唯，都來坐下罷！」

如此說着，他便將庫進一掌推在樹葉上，輾轉起來了。

「如何——這種風景，請看格堯斯德村上的夕陽哪，這樣看看是分文不費的！」

庫進做出不了解阿歷舍伊的神情，哼哧似的說道。

「這些都會中的好拋文的美少年們……」

我們坐下了。擡起頭來一看時，我們的村莊已經成了向着灰色的地上織出錦繡來的模樣。太陽那種力強的天體，向着河那方降落下去；覆蔽着新葉草的農人住屋的屋頂上，像燒着似的輝耀着，玻璃窗好似火一樣閃着光；大地以所有的一切色彩來凝着秋裝；向地上展開得有如天鵝絨般的天空，情理美滿地全是青的。四邊完全寂靜而青青。夕闇之影由樹林中步出來了，以如流似的眼光去看時，它已無聲地橫在我們以及鳴響着的大地之上了——我們之間，好似很溫暖地結合得更加牢固些。

「真是好極了！」阿留沙如此讚美道。「我時常到本地方的繪畫展覽會去——入場費是

二十個哥貝喀——有一次我去看的時候，有這麼一張畫。從蓬蓬勃勃的綠色的橙縷鋪蓋之下，有一個沒有眼睛的朱紅色的面孔窺望出來了。這一副面孔，好像喝醉了許久以後似的全體實在脹得醜惡得很。我想這是一個什麼東西呢。等到翻開目錄來一看時，乃是日沒之意。啊，這個瞎眼的惡魔，你真要想到他是從來不會看見過太陽的罷。」

「但，但，但是……」庫進一面深思着，一面將話尾拖長說道。「因人不同，太陽也現着各種各樣哩……」

阿留沙提起聲調來繼續說道。

「然而，其他的繪畫卻非常強地捉住了我的心哩！例如描繪田野的畫，在穀物生長的地方有筆直筆直的道路，在此道路的前方則是模糊的，什麼也看不見。從那一方有載重的馬車走過來了。有姑娘或者是奶奶走過來了。鹿毛的小馬將頭低垂於地。那個姑娘將兩手操在背後，以一隻眼睛望着那個勞動得非常疲倦的家畜，又以一隻眼睛望着我。我想到，在那兒有我的全部生活。我想，正如馬的生活一樣有我的生活。我十年來勞動着，什麼歡喜的味也不會嘗着地身體

彎曲了，頭也垂下來了……」

「這些，是書上寫的麼？」達綏庚訊問道。

「不是的，就是由繪畫中說出來的！」

達綏庚已經被香煙的煙霧包圍了，就是他自身也因為煙霧的刺戟而咳嗽起來了。

「唯，在作些什麼！」老人搖着頭說。「這種惡臭發散到我這方來了，這還行得！被這種惡臭吹了，就是樹木豈也不要枯乾的麼！」

「還帶些奴隸性的東西，正教尚且容許的這種煙草你還那樣討厭麼！祭司長很歡喜的薰香，豈不正是這種東西麼！」達綏庚傲然地如此說後，又奇怪似的繼續說道。「但是，繪畫那種東西，我卻一回也沒有看見過。只不過在書中看見了的。書上的畫為的是幫助人理解書中所寫的東西，但描繪在布上的畫究竟有什麼用處，這我就不懂得。而且這種畫是能夠用畫具描繪得出來的麼？如果沒有話語，我會理解這些麼？就是這些事，我都是不明白的。到底我對於地上的事有許多不明白的！有算不清的那多！」

阿歷舍伊很入神地靜聽着，於是帶着確信的態度說道。

『時常去看，你就會明白了！我時常到展覽會，劇場，以及音樂會去。因為有這些東西，所以都會是很好的。啊，惡魔，都會真是不錯！不然的話，這一張畫——在酒店中的靠窗子的一張桌子前，有一個男子坐着的。從他的服裝上看起來，這個人不是一個工人就是一小店員。雖然他面孔的全部上皆帶有優美的表情，但他的眼睛是狡猾的神色，他愉快地口中唱着歌！一看這張畫就可以明白，這乃是那個青年暫且欺騙自己與自己的命運而在那兒空歡喜。真是可憐的惡魔！』

『又是惡魔嗎！』庫進詢問似的說道。『正像和尚沒有女人就不能過活一樣，你沒有惡魔也是過活不下去的。』

阿留沙發怒似的笑道。

『爲什麼和尚比惡魔還壞些呢——況且兩者所事奉的是同一個東西哩！』

達綏庚稍沈默一會，便訊問阿留沙說。

『那末，結局成爲怎樣了呢？』

「什麼呀？」

「馬啊，喝醉了的！我知道那回事。那種東西，不知道已經看過了好幾次哩！我所知道的東西，以及沒有看見過的東西，請你寫出來給我看看罷，假使你會寫的話。」

阿留沙深思了一回，即抱有確信似的說道。

「那就是我也看見過了醉漢，馬，以及女子們的。當然那只不過是一種特別的生活罷了。是含有不同的色彩的生活咧！我不會說明得很好……但像這樣講也可以的。譬如以女子們而論。這個女子的名字叫馬利亞，但那個女子的名字叫達利亞，或者是叫娥媞娜……然而在繪畫上，則那個女子是無名字的。一切的女子都是相類似的。那個女子的生活是赤裸裸地擺在諸君的面前——乃是全然空虛而無聊的生活。正好像沒有曲折的道路一般，是一直線通到死的。將這件事說明出來，實在難得很哩……」

達綏庚薰着煙說道。

「在講些什麼莫明其妙的話哪……」

我與庫進並肩坐着，一面心不在焉地傾聽此對話心中感覺很大的和平，一面望着太陽向馬義達林落下去的光景望呆了。雖然夜之黃昏已由成了波狀形的田地間的灌木中現出來了，但在樹梢上還射有赤色的光線。在一夏中疲乏極了的田地，也將要進入冬之白色的睡眠中去了。被秋天的雨洗得很清潔的青空之帷幔，益發低沈地垂到地面上來了。

庫進靠近我笑嘻嘻地說道。

「他，在此寂靜之中，在此天之優美之中——卽或是一分鐘也是好的——如能突然出現了，那是多麼好呀。」

「你是說神麼？」達綏庚如此問道。

「不錯！當然是主神！只要如此說都是好的……」

「彼得·華西利支，神早已是完全失掉了支配權了！」阿歷舍伊拍着老人的肩頭揶揄似的如此說。

「不對，你且等着罷。這不是開玩笑的！」庫進將一隻長指頭指着阿歷舍伊，他一面威脅似

的將指頭移動着，一面很有精神地如此說道。「唯，關於此神祕的對象是一切的判斷皆可以下得的，這件事我可以與你同意。但是，對於不存在的東西，當然是沒有可說的方法。究竟有什麼！這是什麼，對此我們有知道的必要！」

他眼中發出了火花。聲音聽來很可愛的。老人打算講些含有尖銳的二重意味的什麼事。

「我在長久的生活之中，是與各種各樣的人奮鬪過來的。現今在加利司基郡中有過了這麼一件事——我聽着了一個巡禮的人穢褻神的話的。其中有一句話特別使我忿怒！那個東西說：『支配世界的乃是惡魔！神由天上被降下來失掉了不死之力，由耶穌·基督這個名字而被殺了。然而神從天上放逐下來的，並不是惡魔。乃是惡魔將神同人一路由天國追放出來了。神一接觸了地便死去了。惡魔將我們人類當成我們的神的忠實的僕人而投擲出來了，並將每一個人都吹以不相同的思想。惡魔使人類的思考不一致，他則愈能強固其殘忍的寶座。』」

他順序地將我們每一個人望了一眼，便好像教訓我們似的附言道。

「那種異端真虧他想出來的。這除了令人驚異以外什麼也沒有。」

達綏康做出與庫進的年紀差不多的那種人的面孔來了。他的話語漸漸地好似帶有忿怒的聲音。

「一切的頭腦都知道思考，就是想錯了的也毫無遺漏地暴露出來了。像神話的那種，頂好是拋棄的為妙。誰也不會被那種神話驚倒！」

老人很驚異地搖着頭。

「諸君都是踏進此世界的物質的智識之黑暗中迷了路！」他且笑且說着。「依照我所想的來說，神直到世界的末日都是說不完的話，但諸君有將之說完的義務，是諸君咧！」

阿留沙一面臉朝着天在地上滾去滾來，一面哼唬地說道。

「老頭兒，因為我們要將此話好好地講完給你看的原故，請你等着罷！」

從像波浪形將丘陵隱蔽着的夕靄之中，有什麼黑而圓的東西現出來了，但只在黃昏中稍稍移動了一會，便消滅不見了。

「有什麼人走向我們這兒來了。」我如此說了。

阿歷舍伊站起身來目不轉睛地注視了一會，但立時便像死蛙一樣躺在地上唱起歌來了。

月亮出現於中空

我愛的人兒

乘着馬漫步野原……

月亮從我們的右手那方現出來了。帶有很重的鮮紅光色，並又有朦朧的十分圓的月亮，向着樹林的繁茂的黑網之上上昇。這正好像，月亮是繫在樹林之上，而樹枝又婀娜地將月亮支持着，將它漸漸向上，向着星之世界的天際推去。

「那很像是梭閱！」

達綏庚將一隻手撐在額上哼噓似的說着。「確實不錯！是他！想是因為我們在這兒太坐久了的原故，那個東西走攏來了……」

「我們頂好是還坐一會再走。或者他還沒有看到我們也未可知。」庫進如此發表着意見。於是阿留沙顰着額訊問道。

「難道你怕他麼！」

「爲什麼呢？我同他還是親戚的關係哩。但是，耶戈爾·彼得羅維支，你卻有防備他的必要
咧……」

「爲什麼呢？」

「因爲他在向着華爾華拉下手哩……」

「唯，稍等一會！」達綏庚小聲音地說。「那個東西在向着我們下手哩！」

「那是當然的事。」阿留沙囁囁着說。

在寂靜之中，一個令人難堪的訊問傳來了。

「是你們在那兒麼？」

「是我們哪，是我們哪！」庫進急忙地喊道。

於是守衛兵便走近我們這方來了。他一面走着，並擺出一種特別的大樣子來。他並不會帶鎗，只吊有一把刺刀在身上。

「你們聽着了沒有？」他氣悶地喊道。「浮金地方有一個小店商人被人殺了？」

「誰呀？」達綏庚問道。

「是小俄羅斯人加拉伊達·彌隆。」

「那末，殺他的人是誰呢？」

「現在還不知道。」

綏閱將膝頭曲下，與我們一路在地上坐着低聲唬着說道。

「不見血的日子簡直沒有……人類的血這個東西，真是無際涯地流着。彌隆倒在大門口處，血彈到門外像行潦一樣停滯着。」

他好像初見面似的望着我們而冷靜地問道。

「那個人恐怕就是你們的同僚所殺死的！」

「啊，是我們的同僚嗎？」達綏庚粗暴地大聲如此囁嚅說。

「實在的，我知道的。有沒有人帶有火柴請借我用一下，因為我忘記了帶來。」

火柴噓的一聲燃了起來，他便再一次地將衆人望了一次，又訊問道。

「唯，你做什麼。阿留沙，你爲什麼將牙根咬着！」

「綏閱小爹，我因爲快活不過。」

「怎樣？」

「總之，心中快活不過！」

「在這種時代還有什麼快活呢？況且到處到處盡都是聽着殺人的消息……」

「但是，你將四周好好看一下……」

守衛兵速急將四周環視了一回便不安地問道。

「在這附近還有誰呀？」

「沒有，誰也沒有咯！」阿留沙吃驚似的說。「我是指着月亮說的。實在的，無論看那一處都

實在是美麗得很……」

黑色的人將頭揚起來望了一回便陰沈沈地說道。

「月亮豈不是時常都在出現的東西嗎。像這種時辰正是月亮出來的時候。月亮並沒有什麼特別愉快的事。該隱將亞伯殺死了。就是有這件事而已。」

「你爲什麼不乘着馬來呢？」庫進問道。

「因爲馬的腳跛了。不能不請獸醫來診視。你是什麼地方都去的，請你爲我請一個獸醫可以嗎？」

「我並不是那樣滿處跑的！」

「我知道的哪。你的名聲並不好咧。」

「是什麼人在造謠言？」

「當然大概是世間上的人。如斯珂爾尼亞珂夫咧，阿斯泰訶夫咧……什麼人都說了的！」
庫進不像老人似的很有精神地笑了。

「將好人說壞，那是毫不費力的事。所以，頂好是將壞人說好來給人看看！」
守衛兵無力地好像酒醉似的昏昏沈沈而困憊似的淋漓地說道。

「聽說，你在作些怪事吧。」

「你就相信這些話麼？」

「但是，阿斯泰訶夫在監視着你們的行動哩。外面的人只要是他所說的話就都會相信的……」

庫進拂拭着自己外套的衣邊立起身來很有精神地說道。

「只要是他所說的麼？誠然不錯。只要是他所說的話，外面的人就都要相信的。因為他是聲音高亮的老頭兒，加之在華西萊夫斯加亞的鐘樓上，又掛有那個傢伙的鐘。或者阿斯泰訶夫的鐘的聲音，在第七重天上都能聽得見也未可知。」

「開玩笑麼？說些不是年老而長世故的話。我在職務上是應當比較阿斯泰訶夫更知道些的。然而無論如何我總趕不上他。」

「這不行？」達綏庚目不轉睛地帶疑地注視守衛兵那一方說。

就是由我所見到的來說，那個守衛兵的粗暴的面孔上，今天卻是柔和的，而且又好像是因

爲什麼苦重的思想而脹大起來了似的。他那暗黑的眼睛寂然不動。眼中的神色是污濁而無力的，頭顱則在那兒無理地亂動，簡直好像是裝載在那個長有深黑色毛的粗頸子上而感覺不便似的，或者好像恐怕它就要滾落到地上去似的。

守衛兵很笨重地動着舌頭繼續說道。

「你我中間的主要人物有三個，你與達綏庚與耶戈爾·彼得羅夫……此外還有一個阿留沙……」

「像這樣子，那末就成了四個人！」——如此說

阿歷舍伊耽心似的問道。

「綏閱小爹，你怎樣了。喫醉了酒麼？或者是生病了？」

「你問那些事有什麼用呢？」守衛兵一面無氣力從地上站起來一面說。「你有什麼事呢？」如此說着，他也不與我們打招呼就自己走開了。我們也就動身回家。

庫進眺望着守衛兵的後影說道。

「這個東西怎麼連樣子都改變了……」

「真是的哩！」達梭庚也承認說。

「想是生了病。」

「管那個東西怎樣，那有什麼關係呢！」阿留沙將兩肩聳起來喊道。「依我想來，定是那個

東西自己將彌隆·加拉伊達幹掉了的。定是那個東西幹的！」

「撒謊！」達梭庚粗暴地截住了阿留沙的說話。

庫進也詢問似的說道。

「在說些什麼！那未免推測得太過分了吧！」

但是阿留沙依然不改變他自己的主張。

「不定是他！如若彌隆不是他殺死的，那末定有什麼人將其他的一個人殺死了。啊，頂好看

着罷！」

因為阿歷舍伊非常確信地如此說，所以我因之悚然了。全體的人也都在沈默起來了。

其後又過了兩星期，事件非常之多地像小川模樣地流集攏來，作成了一種漩渦，此漩渦將人們渦捲着，突然使人們到了理性混亂喪失了理性的那種昏憤的程度。在任何人的一生中也會常有這種事件的。剛剛地這樣的日子來到了。

這一天，我與耶戈爾一路在華西萊阿村中，對那些聚集於曬穀場上的農夫們，說明了黑百黨是什麼，以及他們所做的是那些事等，我們直到黃昏時纔回來。

正是一個好似陰雨那樣暗的傍晚，我們步過了奧斯泰諾克之谿以後，突然之間由上面的冰冷的夕闇之中響出了一聲嘎的叫喊聲。

『唯，耶戈爾·彼得羅夫！請到這兒來！』

『不要去！』達綏庚握着我的手如此阻止我。

『不去不行的！』我一面望着在那並不很高的山丘之一端現出來的馬頭與正在窺視着下面的守衛兵的暗黑的面孔，一面如此說。

『請你趕快來！』他呼喊說。『唯，達綏庚，你各人走自己的路罷！』

「惡魔，弄起鎗來了……」達綏庚向着我囁嚅說。

我抓住灌木，於是向上攀登着。我攀登到了與馬同樣高的時候，守衛兵便訊問道。

「那個人走了麼！」

「走了。」

「我因為有兩三句話非與你講不可——要是你一個人講啊，走罷！喝，木頭東西！」

他將馬的韁繩握着向脇邊拉而停住了。於是他像傾聽什麼似的將兩耳豎起，一面將身體

向着馬頭那方彎曲着——因為我正立於馬臉之傍的原故——一面像說夢話的以無氣力的

聲音靜靜地說道。

「我有話要與你講——你等一等啊——不久就是冬天了。並且也是你要離開此地的時候了。所以，你離開此地，你豈不可以將華爾華拉讓我把我麼！」

我正在撫摩馬的頸項，但我的手搖動搖動地震顫起來而無力地垂落下去了。

「你在說些什麼！你心裏是清醒的麼！」我如此問着。

「而且那個女子決不是一隻羊子。」

「請你與她斷絕關係罷！」他以像樹木那樣的聲音繼續說。我特別地是被這種聲音驚倒了。

我戰慄地動着乾燥的舌頭說道。

「你說出的是些什麼話，你頂好考慮考慮罷！」

然而，他卻好似不曾聽着我的話語似的。

「請你爲我的原故斷絕了罷。請求你！」

他老實地是在那兒哀求。這對於我是非常不愉快的。而且也是不可思議的事。他比我的力量要多一倍，因爲他連鎗也帶着的。

「請你斷絕了罷！」

我的腳震抖得發生聲響來了。我覺得他很可怕的。加之又惹動了我的怒氣。於是，好容易地我將抓住我自己的心的憎惡之念抑制下去了。我大聲地回答他說。

「那不行。」

他好像是聽着了這句話的樣子，便在馬鞍上將身子挺直地一伸。

「我求你。請求你！」

我因為不明白與他講什麼纔好，所以只以一隻手揪住馬鞍默然地一聲也不響，但他卻一面以無靈魂的話語像繩索般的將我迴環地捲起，一面就慢慢地向着自己那方牽引。

「唯，你頂好是過細想想罷。你簡直是完全被握在我手掌中的。你是危險人物。以我的職權，我能夠隨意將你怎樣辦了的。我將你殺死了，我只說是因為你抵抗我的原故，就此便可以完事了。」

（這個傢伙定是吃醉了酒。這完全不像清醒時說的話。）我心中如此想。

但是，並嗅不出來他有很大的酒氣。而且他是直挺挺地騎在馬上，他的話語也覺得是很相吻合的。所以，如若他大怒起來，怒唬着，咒罵我，我反覺得是很樂的事，然而望着他做出這種態度來，我實在忍耐不住了。於是我便說道。

「綏閱，住口罷，你在說些什麼？」

「我知道你是什麼都不懼怕的……」他囁嚅着說。「然而那種事情對於我，卻算不得一回事！我要走的路是決定了的。道路立時即是向着山腳那方走。我並不願到那兒去。我寧願幹的，乃是那個女子。是華爾華拉。她對於我，是必要的。」

他簡直好像吊死的人一樣，將頭低低地垂於胸膛之上，又將之稍向胳膊處傾斜着。他用一隻手將韁繩分開，但他那冰冷而堅硬的手指頭觸着我的手。我因之身體抖抖地戰慄起來了，胸頭也要嘔吐。

與他講些什麼呢？

「頂好是由華爾華拉自己來處置她自身。」我如此說。「所以我們到她那兒去講講看。我說這種話，務祈你原諒我！」

完全好像假寐似的，他在馬鞍上一面搖搖地將身體動盪着，一面拖長着話尾說道。

「我已經講過了的……三遍……十遍以上也都講過的。我用過種種的手段恐嚇她。但她

依然毫不吃驚。她不懼怕也好。因為我是在追求她。」於是，我便將他的手握住，用力地拉一下向他喊道。

「你在講些什麼？你生病了嗎？」

他向我這方蹣跚着，身體搖盪搖盪地震動，又向四周環視了一回說道。

「我因為沒有睡覺。我是什麼時候睡了，我已經記不清了。我很想睡，但又恐怖得很不能睡。」

「有什麼事恐怖得很？」

「我的頭腦中像製粉所一樣了咧……」他又噙噙地唬道。「因為舌頭已經講不出話來了……」

「有什麼事很恐怖呢？你頂好回家去罷！」

「我不願意。那些東西都很氣憤的！昨天我毆打了那個傢伙一天到晚就在那兒噁舌——不是一個好東西。那個年老的俊東西哭泣起來了。因為他對於華爾華拉的事一點也不幫我的

忙，混蛋……我一氣地突去，將他打倒在地上受了傷咧。於是他又大哭起來了……」

我的身體中微動着，我覺得好似窒息不過似的——所以如此者，因為這一些話好像惡魔一般將我制住了。我將馬轡握着，靜靜地將馬拖上大道上去。

綏閱訊問道。

「到那兒去？」

「回家去啊。冷得很哩。」

「不是的，你是將我拖往那兒去的？」

「你也頂好回家去。病人豈可在野外彷徨嗎？你是喝了酒的麼？」

「沒有啊，不錯，我昨天喝了酒的。請你將馬放了罷，我還要到旁的地方去的。請你放了罷！唉，

你什麼也不懼怕，任何人說的話你也不聽……」

（我怕什麼。你真怕得不堪哩！我心中如此想着。

「啊，唯」他說道。「怎樣，我給錢與你行不行呢？現在我已經有六十二個盧布了，唯，怎麼樣？」

他的那種無法消滅似的聲調，好像剔抉了我的心胸一般。我於是說道：『我沒有得你的錢的道理！』

『請你將馬放了罷！』他請求說。『要我還多給你一些錢也可以的！』

我默然地將馬拖着走。並且有些怕他要來毆打我似的，時時又掉過頭去向他那方望望。

『請你將馬放了罷！』他請求說。

我將韁繩一放時，在頭上便聽着他的聲音了。

『啊，走罷！沒有用斧子斫來！你想着只是冗談而已吧！你想着我是有病吧？我決不是有病啊，我到製粉所的酒場去了。因為陀尼加與非克勒西加在那兒……』

他說出了一些卑鄙的話。我覺得他的聲調漸漸變得確然而判明了。

『再見了！冷得很咧。在這種時候抓着了火酒，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啊，啊！』

他用皮靴的後跟蹴着馬的橫腹就馳往黑闇中去了，但是突然之間又在附近的什麼地方

站住了。

我也將腳立住，很小心地預防着怕他會開鎗。我的腳很想走，於是我便跑往旁邊的灌木林中去了。

『無論在何處都行得。你總以離開此地爲上策哪！』聽來說這句話的，正是他的聲音，『你明白了嗎？』

雖然他是如此喊叫着，但在此聲音中並沒有何等威嚇的音響。

『明白了。』

他對着馬大聲唬叫起來。馬的蹄聲在那因寒冷已凍冰了而響來很好聽的道路上狼狽地嗒嗒地打着走。

我也用起那種要使身體溫暖的勢子走起來了。於是便走到了達綏庚尙在等待我的那個堆穀倉附近的堆穀場之傍。此時達綏庚因爲冷不過已在發抖。我將事情一五一什都告訴他去了。他粗暴地唬着說道。

「那個東西，他是從來不大輕意干涉人的咧？你頂好到華爾華拉·基利羅維那那兒去，將事情問個明白。我就到那個東西的兄弟路陀夫那兒去了就來。因為這件事情有講給他聽的必要……」

「他們兩人很不和嗎。」

「那呢，他們並沒有什麼不和。混賬，女子總是麻煩的東西。在我們的事業上，女子實在是多餘而不需要的！」

聽着了這種譏刺的詰責，我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了。

「啊，朋友！我於是說道：『你好像把直到今日的經緯都忘掉了似的。』」

「我什麼也沒有忘掉。在街上經緯豈不是作得很大嗎。普通的那些女子們——不，再不講那些女人的事情了。」

但是，他稍沈思了一會說道。

「不，我想錯了。」

我於是請求他道。

「請你，過一會到華理亞那兒去。在你由略陀夫的地方回來的時候。」
「好罷！」

如此說後，他立時很高興地用肩頭撞着我且笑且問道。

「那個東西，說過了要殺你的嗎？」

「這種話也說過了的。」

「混蛋，豈不是惡魔嗎？唯，你不懼怕麼？」

「當然不是全然不懼怕！」

「那末，就是吃驚了咧。」

他又以他那寬闊的肩頭撞着我靜靜地說道。

「但是，將我喊到華爾華拉的地方去，你又幹有趣味的事咧？」

「什麼有趣味的事？」我驚異地如此問。

『算了罷！豈不是如此嗎！』

我們穿過了村莊。因為略陀夫的家已經走過了的原故，達綏庚急忙掉轉身去而消失於黑闇中去了。

我的心中因為不安而感覺很苦重的。我因為做出這種樣子很不願意走到人前去，所以對於華爾菲拉家的窗上閃亮着彷彿招人似的燈影，也只望而過之；一人又向着曠野上的製粉所那方走去了。簡直好像煖爐的煙突中那般暗黑。好似被沈重的溼氣壓着般的村落，全部都沈入地中去了，只有製粉所好像毬子一樣環着轉動，雖然好像要飛出去的樣子，但為寒冷與暗夜所閉阻，又無力以離開丘上似的。小小的乾雪飛飄起來了。鋒銳而令人不快的風激烈地吹噓，小雪飛捲，黑暗中的沙沙之音，以及討厭的騷攘之聲都響起來了。不知在什麼處所有木杓哀泣似的擦着響，格子門便突然打開了，而且又有凍僵了的家畜像啞子似的昏沈地唬叫。藁束在道路上轉着走，好像不知在何處將一夜過到天明時為好，哀訴似的沙沙地鳴喚。

於是人類的事情浮上我頭腦中來了，我不知怎的覺得有些哀意，庫進的那種滑頭的暗示

我也想起來了。

（惡魔使人們起了種種的意見，以便強固其殘忍的寶座……）

我對於達綏庚與華理亞兩人所起的一種好似漠然而又禁止不住的思想，在我心中不安地環戰着。但是，因為我感覺幸福感覺嬉樂，我就很想見見此兩人，好可憐的我呀，守衛兵成了一團黑塊立在我的記憶中，他那無生氣的聲音也響起來了。

在靜寂中，聽來很熟的一種足聲，慢慢地可以聽得清了。因為是達綏庚走攏來了。我就向着他來的那方面走去。

「唯！」

「是你麼！」

「是我！」

「華爾華拉不在家麼？她窗上的燈豈不是燃着的嗎？」

「我在這兒等你哩！但略陀夫怎樣？」

夏 夫

「你問路陀夫怎樣麼？他很憤恨不滿。但那個東西從來都是那樣的。然而，因為我又不是他的上官，他要怎樣只有隨他罷！」

我們會見了華爾華拉的時候，她的樣子大大地改變了。從眼色上看起來，她大概像是哭了的。她很不樂意地將門打開來，而且又發怒地問道。

「你們直到這時分是幹了些什麼？」

「華爾華拉·基利羅維那，」達綏庚一面坐下一面說。「還沒到八點鐘哩。」

「因為有了事情的。」我如此說。

她的頭髮蓬亂着。她不知何故現出了非常不耐煩惡狠狠的态度。她那帶怒的眼睛如火的燃着，嘴唇則嚴整地閉上。「將書都拿起走罷。因為不然，就會一本都沒有了的。」她眼睛也不望着我們很難看地如此說。

「你爲什麼說這些話？」達綏庚冷靜地問道。

「因為綏閱威嚇我，說要來搜查家宅的。」

如此說着，她便將身子轉向煖爐那方，將煖爐口不知怎的轉弄得卡嘍卡嘍的響。

「你們要喝茶嗎？」

她用頭巾的一端竊竊地拭着眼睛。達綏庚恭恭敬敬而又有情有禮地向她請求道。

「我們很想喝茶，我們兩個人都像冬天的野獸一樣滿腹空空如也。但是這些事後再來再講罷，第一請您將綏閔做了些什麼事講給我們聽聽。」

她跑去將燒茶缸拿來了，於是她把身體屈於燒茶缸之上將臉隱蔽着說道。

「請你們早些將我帶進街上去罷。不然，我真忍受不住了，因為或者會有什麼災難發生起來也說不定的！你們何以知道那個東西今天要來了呢？」

「豈不是你自己說出來的嗎！」如此說後，達綏庚就將兩手擦着膝頭婉然地笑起來了。

此時，我遂將我會着了守衛兵的事以及守衛兵的那種像發狂的話語等都講給她聽了。她聽了以後，精神大振，於是將縫物拿在手裏在桌旁坐下，笑着又現着有些狼狽又發着怒說道。

「討厭得很，討厭得很，簡直是沒有辦法！雖然我百般地忍耐沈默着不做聲，但也已經再忍

耐不住了，不然，就要陷於罪了！那個東西討厭地跑得來，走進來時，鎗呀刺刀呀叮噹叮噹地響，他又大聲喊叫、咆哮……：「真是再沒有像他那樣可怕，不懂事，而又失禮的人了……」

達綏庚將兩眼十足地圓瞪起來望着我，靜靜地使鼻子鳴喚起來了——發怒的標記。

「你爲什麼不將這種事講給我聽呢！」我詰問她說。

她厭煩似的答道。

「真是傻得很！像那樣一做，他豈不會將你殺掉了——那麼一來，你只有成陀佛而已。然而，因爲那個東西雖然是半瘋狂的，但他自己是擁有權力的事他卻是知道的！」

「的的確確是半瘋狂的麼？」達綏庚如此問道。

「當然是的！」

她戰慄慄地將身子震動着，兩眼緊閉，呻吟似的如此說。

「那個人老實是瘋狂了。絕對是的。他對我說，我有幾句話想對您說，但您必須要發誓不將我所說的話告訴其他任何人。於是，我便說道，我不願意你說，請你不要說，我不願意聽那些話。但

他卻說道，因為我以外再無旁的談話對手了，無論如何非講不可，遂又要我發誓，並向着我大唬起來。他的面孔變成了灰色，眼睛成了死人的眼睛一樣陰暗下來了。以後，他就講出了不知是些什麼不懂事理的話。」

達綏庚冷靜而又執拗地問道。

「那末，到底他講出了些什麼話呢？」

「講了些什麼也不懂得的話！」華理亞喊叫起來了。她將纜物丟開，向着煖爐那方跑去。煖爐之上的燒茶缸已經煮得沸騰起來了。「他的頭腦毫無團結，一切的什麼都是混亂的。本來他非常憎惡你們，但他卻怕你們，關於庫進的事，他說是什麼老耄的惡魔，是什麼叛了神的人哪，因為他的原故使我的靈魂都顛倒過來了，將我的生命都失掉了，什麼他是使用魔法者，他是謀叛人咧等等的壞話盡說出來了。但是，無論什麼事他卻都是知道的。就是這兒那兒的村中集會呀，看守山莊的人的兒子逃走後又回來了，的這些事——今天他全都講出來了的！」

「誠然不錯！」達綏庚冷靜地如此囁嚅着。

「種種的話講完了以後，他使用哀求的聲音低囁着說——請求您離開那些人罷。那些傢伙雖然是非常謹慎而又很認真的人們，但卻是非常可怕的人們。他們都是遵守法爾馬仲團的祕密規章的人們，死這種事情他們是毫不介意的。他們想着：在世界中，他們尚有同志們與後援者，一切的國家皆集成一個，而決不使戰爭發生起來的那樣做去……」

「那個東西他聽着鐘聲了！」達綏庚愉快似的且笑且說。

「無論什麼時候，都只是講的那些話咧！」

華理亞一面將食器弄得璫璫的響，一面吃驚地說道。「他殘酷地胡亂地講論你們的事；講了以後，就大笑起來——他說，那些傢伙都是一些獸子，他們能夠做出什麼事來嗎。只是都會死去的。大家互相殘殺而死的。以後，他又講到自己的事上去了——他說，所以我有幾句話要與您講，但是您必須要發誓不將我這些話對其他的任何人講。我遂大聲囁道，真是討厭得很，請你回去罷，我不願意聽你講的話。於是，他稍沈默一會將頭低下去，又訊問我說，您不懼怕麼，呀，我還有錢哩，您要的話，我可以把給您。所以我便說道，你頂好到製粉所去罷，那兒的女人要錢的，我求你

丟開我罷。」

她的面色漲紅了。聲音帶怒地顫動着，兩手也戰慄起來了。

『我何以使那種男子魅戀我了的呢？未必在村中其他的女子還少了嗎！但是，身材那樣高大，身體那樣強壯的人，一面將腰彎着兩手搖擺起來，一面口中又啾啾不休的。他說，本來世界是爲恐怖所支持着的，如此這麼樣還不懼怕，那就萬事皆完了，萬事皆打破了打壞了。於是他跑向我身旁來，將我的胸膛握着，用兩手來抓得緊緊的要求我與他一路睡——啊，我要是手中有一把刀就好了！』

她將頭垂下欹欹起來了。達綏庚的面孔變成了化石一般，頰骨都現露出來了。他將兩手伸出來，用十個手指頭緊緊握成一個拳頭，兩眼則目不轉睛地釘在此拳頭之上。我則變成了好像中了瓦斯似的，自己坐着的長凳子好似都搖動起來了，牆壁也在上下地搖動，眼中則成了綠色一般。

華理亞淚聲地說道。

「我要到街上去。我已被他苦得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已經不能夠默而不言！我本不願意將這種事對你們講——我想，女子的事情講出來騷擾別人，實在是沒有辦法的……然而，今天太被煩惱了，勉強地纔能支持得住。氣力全都完了，恨不得想要喊聖母救救我了。這一次假使被捉住了，身體都會被污也未可知哩，狗東西！」

達綏庚靜靜地且咳且問道。

「你對他發了誓沒有呢？那個東西他心中怎樣想的，那些話他對您講了沒有？」

「真的，那種東西所講的話，不聽倒要好些哩，我寧願將耳朵塞着還好些哩。是什麼地方的——一個女子的事，他講出來了……青色的死人吧，死了的老太婆那樣的東西來了。什麼一個女子吧，在深夜裏全身脫得一絲也不掛，將眼睛閉着，兩手向前突出。以後就又說出照常的那些話來了——狗東西！像他那樣厚顏無禮的東西，決不會有的！」她陰鬱地而又厭煩地說道。「那個東西所講出來的話，我真是無論怎樣也不能學得出來的……」

「華爾華拉·基利羅維那，」達綏庚由桌子那方立起身來懇請似的如此說道。「您今晚

不可以在家中睡。明天送您到街上去！」他又對我說道。「啊，我走了。」

他將手遞給華理亞，又望着她的眼睛而勸說道。

「您頂好趕快預備一下罷！因為那個東西多半是半瘋狂了，已經到了最宜於吊頸的時候了。呀，我走了。」

我很願意留在溫軟而美麗的女人的房間內。照我所看到的，她也是願意我留下纔好的樣子。她那煩惱面容上的疲乏的兩眼，很表好感地望着我。但是，我卻不能不隨着達綏庚去。他將我的心攪亂了。他的面容上，無論何時都是氣高的樣子。他在任何人之前，都好像誇示自己的力量似的，對此力量具有自信，特別蹣跚蹣跚而無氣力地步行着。他的鼻子恨恨地鳴喚——因為畢竟他的心是為憤怒所捉住了。我站起身來說。

「再見，華理亞！」

她做出無精打采的樣子將手遞給我，但她眼中卻含有不願意我走的神色。

「你到那兒去？」達綏庚一面戴帽一面問道。

「我同你一路走喇。」

「我一個人決不會走迷路的。」

他眼中現出不愉快的神色，面對面地將我看着。我感覺着了，自己的想像不錯——他定有心中所期待的什麼事。

「您將他放走了，不行的哪。」他像冗談似的如此說。「幾個星期都是將你一個人孤零零丟着，這豈不是奇怪得很嗎！性質很好的戀人同志，決不可做這樣的事！」

「喝！」她非常愛嬌地將一隻手搭在我的肩頭上如此囁嚅着。

「耶戈爾，你是想要去作什麼的，請你說出來罷。」我向他懇求說。「因為是這樣，不與你一路去都可以也未可知哩……」

三人的臉互相對望着而默然了。於是，覺得三個人同時都完全互相了解了一樣。

「你不來，也行得的！」達綏庚一面向着門那方走一面說，但我將他的手拉着說道。

「不行。像那樣幹不行。」

華理亞的臉色變得十分蒼白地低聲說。

「不行！不行！爲那種人而去將自己的身體喪失掉嗎！」

如此說着，她便將我向着門那方推送着狠狠地說道。

「請你與他一同去罷！一個人是不行的！請你去罷！」

我不能夠將同志留轉來。他把我向外拖。我們兩三分鐘之間都是默然不言地在街路上走着。

「請你不要走得使靴後跟發出響聲來了！」達綏庚發怒似的說。「因爲在那些處所都有

守門人的。我想你頂好是回家去罷！」

「我不回去。」

「那末，你到那兒去呢？」

「我同你一路走啊。」

如此說後，兩人又默然地向前走。我聳着耳朵聽，看在黑暗之中有沒有馬蹄聲。

「你在想什麼呀？」達綏庚陰鬱地囁嚅說。

「我什麼也沒有想。」

「我到製粉所那邊去。因為那個傢伙在那兒。」

「你去幹什麼呢？」

「到了那時候就會知道的。我第一就要對那個東西說——你離開這個地方罷，因為你是病人，你是有害的人，如若你不走的話，那就會後悔不及了。」

「你將這種話一說，他就會向着你飛奔上來的！」

「他飛奔得來看看也好！」

理性吩咐我說，你吵鬧起來罷；但感情卻對我說，這何須得吵鬧呢。於是我便默然了。

我們來到了堆穀場對面的堆穀倉之傍了。一陣陣的黑雲，在我們的頭上，威勢整然地飛着。我們四周的那些因寒冷而乾枯了的柳樹林，都騷然地搖動着。萬象皆是狼狽不堪地趕向冬之休息。達綏庚靜靜地似乎不平地口中吹囁着。風則將此寂靜的細音向着黑暗中吹散。冷得很，而

又感覺很難過的。從遙遠之處傳來的騷攘之聲，微微可以聽得着了。

『好像有人乘着馬跑來了的样子哩！』我吃驚地如此說着，但不知是因為寒冷或者是因為恐怖的原故，我的身子戰慄起來了。

『是風哪！』達綏庚聳起耳朵來且聽且回答說。『但是，或者有災難臨到格納陀伊身上去了也未可知——恐怕是將他逮捕去了也說不定咧！』開大步的以鎮靜的步伐走着的他，一面思索一面繼續說道。『我的父親昨天從街上回來說咧，聽說阿斯泰訶夫控告格納陀伊，到裁判所去控告他，而且還送了什麼文書進城去了吧。又聽說，書記爲他作好了那種文書呀，靜聽一下……』

騷攘的聲音益發走近，已經可以聽得很清楚了。是有人乘着馬跑來了。

『這並不是他來了。』我說道。

『那末，是誰呢？』

『因為那個傢伙的馬走起來是普托普托地響。』

黑暗中有大而帶灰色的斑點向外飛逃，並有特別大而震顫的聲音在號。

「唯……來呀……快些……殺人了！」

我們於是就向着騎馬的人那方跑去了。

「那是製粉所那邊的使用人，是珂爾納伊吧？」達綏庚一面跑一面說。「啊，等一下，殺人的是那兒呀？」

騎馬的人一面在馬上跳着，一面卻不能將馬勒住。馬這方那方地難踏，又好像要飛蹴到我們身上來的，因此將那個騎馬人所說的話消下去了，只間或聽得着一兩句。

「是製粉所那邊啊！守衛兵在兵士家中將阿弗陀提亞殺了……你豈不是達綏庚麼？你的父親在家嗎？啊！頂好是趕快將人們都招集攏來。不然的話，那個傢伙就會在那兒將一齊的人都……」

「你跑到村中去罷。因為我們是到製粉所那邊去的。」

達綏庚將我的手拉着，一面趕急走一面喊道。

「呀……了不得的事情發生起來了。正如我對華理亞所說的……狗東西！」

在我們的背後「起來呀——起來呀……」的這種令人膽顫心驚的呼聲喊叫起來了。

我們快要窒息似的趕急跑。風打着我們的背心，將一些不安的聲音，喧嚷的犬吠聲，銑鐵製造的警報板所發出的低沈而帶鐵鏽的聲音，都送入我們耳中來了。村莊已醒過來了，但恐怖之氣逼人，我們覺得要跑到離製粉所很遠的地方去就好。

達梭庚向前屈伏着像狐一樣地跑，他一面氣都喘不上來，一面唬着喊道。

「在那兒本有三個農夫與三個女人哩——不知他們幹什麼去了，竟使他鬧出這種事來了？」

「因為那個傢伙手中帶有鎗的！」

「想大家都是害怕不過！」

我們漸漸安靜地走起來了。風在我們的腳下飛舞着，使我們急忙向前行。

乘着馬的人追上我們了。他們在黑暗中跑，爲振起勇氣起見，他們喊出了各種各樣的聲音，

以驅逐夜之恐怖心。道路兩旁的污穢而黑的灌木，也依然向着製粉所那方傾斜着，正好像是連根一同拔出來在地上飛的樣兒。灌木之上，黑雲密集而飛騰。夜好像大鳥一樣，將龐大的羽翼擴張開來，一面膽怯地振着翼，一面戰慄了。這界限一帶，好似將一切的生物皆喚醒了，又將它們抱着而帶到發狂人將生命截斷的場所去一般。

「到那方去的是些什麼人呀？」有人在背後用粗暴的聲音如此喊叫起來了。

摩慈朱欣從黑暗中跳出來了，他的兩腳戰慄地震動。他將馬向着我們這方乘來而喊道。

「是警察嗎？唯，我們被那些守衛兵包圍住了咧——啊，發生了了不得的事件了！」

「通知的人太遲了，是華西利小爹麼？」達綏庚如此說。

「我是最先跑得來的。」乘馬的人怨恨似的說。「但是，因為一個人無論如何總沒有辦法！我乘着馬跑來了，那個東西他瞄準着我射了一鎗咧！」

如此說着，他掉過頭去將後面望望，又以悲涼之聲而咆哮似的說道。

「趕快，趕快！」

現在離製粉所只不過剩有兩俄里了，但我們覺得好像有十俄里的樣子。頭中茫茫然，喉中則起了磨擦，眼與耳成了非常敏感的，周圍的一切無論什麼東西都使我焦躁，記憶與感情也都被騷擾起來了，一切皆像做夢一樣。

被風所追擊着的黑暗在四周漂浮着。污穢而帶黑色的樹木，一面不安地震着樹枝一面靠地閃動。腳底下凝凍的泥濘，搖搖地動着好似要流去的樣兒。

「那兒燈也沒有點哩！」達綏庚說。

摩慈朱欣要使馬頭向上揚起來似的，將韁繩使勁拉着。馬則只在一個地方踏着腳而且鼻中嗚喚起來了，但乘馬的人將身體向前方突出大聲囁嚅道。

「唉呀，有什麼人跑來了。呀，實在是……啊，跑來了！」

他自暴自棄地喊。

「哦！快些在這兒！」

我們前面的黑暗中，有什麼活的小塊，有什麼白色物包裹着的東西……此東西由地上跳

起來，立時又寂然不動，彈地落到地面上來了。

跑近去一看時，那就是孤兒菲克勒沙，是以前的女工斯珂爾尼亞珂瓦，是現今被殺的阿弗陀提亞的朋輩，她是在秘密酒場內作工的。她已經成了半裸體，只穿着白色的下袴與襯衣倒在地上，一面顛轉煩悶地，一面牙齒都合不攏地顫慄得發出響聲來了，口中則一言也不發。於是，我們將她扶起來，打算把她一同帶轉去。但她發狂似的喊道。

「你們把我帶到那兒去呢？你們把我帶到那兒去的呢？」

「守衛兵在什麼地方呀？」我們問她說。

「他自殺了……用鎗自殺了！他在地板上環着爬，血真流得多得很。真是流得多得很……你們放了罷，將我放了罷……」

達綏庚將自己的外套披在那個女子身上去，便完全好像石塊投入深淵似的消逝於黑暗中去了。

又有三個騎馬的人，兩個拿棒的人，與拿槍的路陀夫追上我們了。他們將所發生的事情弄

明白以後，便精神暢快地說道。

「那個污穢而帶黑色的惡魔，他要走的地方已經走到了。」

「那個狗子走的路，無論那方也只是這一條路。」

「這也是因為那個秘密酒場的原故。酒場這種東西，真是毀滅人類的咧！」略陀夫弄着鎗，噠噠似的喊着。

但是，摩慈朱欣悲涼地說道。

「朋友，此後就會開始向我們大加迫害了哪！這就是所謂的人生嗎！」

四個人將我與那個女子留下，他們趕急跑走了。我把她的肩頭抱住，一面將她帶着向前走，一面訊問她這件事發生的由來。她一面將我摟着戰慄地發抖，一面講了一些什麼事，因為她歔歔的原故，所以講的是些什麼完全也沒聽懂。在我們的前面可以聽得着馬跑來的聲音，在背後則聽着有大羣大羣人的大呼喚聲。腳下面的大地，簡直好像融化了，使我們逆流着，妨礙我們的步伐的樣子。那個女子一時咳嗽，一時跌倒，一時又大大地歎着氣，用簡直像是打傷了的小狗

子的那種可憐的聲音說道。

「那個人咧，做出很可怕的面孔跑來了，將酒拿出來喝了，便將自己的顎鬚拉着，靜靜地默然了。他默然地一聲也不響咧！我從煖爐上的那個隔斷的壁頭上將他望着。我心中想到，假使他說出來罷，那我怎樣作纔好呢？被殺的陀尼亞走去了。於是他對陀呢亞說，你將衣服脫下來。雖然陀尼亞是一個亂暴的女人，是一個不知恥的女人，但她卻不願意脫衣服。——她回答說，冷不過。於是，他就大唬起來……啊，可怕得很！」

她被剛纔所看見的光景捉住了。她一面吞着淚，發出細而高的聲音，一面口中趕急地講述。由後面走來的人們追上我們了，他們窺望我們的臉，忍住講話聲與腳步聲，聳着耳朵傾聽這可怖的說話。

「以後，他就將錢拿出來放在火上燒。所以，陀尼亞對他說，請給與我罷，他便將錢給與她去了。所以，陀尼亞將兩膝屈下對他說，還給些與我，他就將陀尼亞的胸抓住。於是，陀尼亞放出聲音來喊叫——啊——他將陀尼亞的喉頭握住，把她顛倒來按在桌子上了。我駭極了，就跑到主人

那兒去，但主人說讓他們去罷，所以，我向主婦說後，便又爬往煖爐上去……我一看時——被褥都被丟在地上了，陀尼亞橫倒在那被褥之上，他則跪在陀尼亞面前將酒澆在她身上，又喊叫說，將全村都燒掉哪，以後他又說道，什麼也無可怕的。陀尼亞則滿身是傷，完全鮮血淋淋的了。此時珂爾納伊，米哈伊拉，與主婦都來了，但他卻向衆人大聲怒喊，並又喊叫說，你們走開罷，不然我就要用鎗打死你們。於是，我就將眼睛閉上，然而我聽着了細而高亢的聲音，腳步聲，以及各種騷攘的聲響，最聽得清楚的就是綏閑的呼喚聲。因此我就向中庭內跑，忘了命地在中庭內亂跑，但兩匹狗子跑來了。我因為不知道此時怎樣辦纔好，所以我又掉轉頭去，向着大門內跑，如此便使狗子吃了驚，兩匹狗大大地狂吠起來了……」

因為四周很暗黑，所以我看不清她那小小的圓臉，但不知怎的她的眼睛好像是睜得很大的。然而這一對眼睛完全像小孩似的，好像表現得有小兒似的驚愕一樣。然而，她的全體以及她的話語的全體，都喚起了如次的一種壓足討厭的感覺，即是——（這種女子多得很多。這是像銅錢一樣的東西，將這種女子無論怎樣使用，誰都不會想着是可惜的。）

「米哈伊拉走到那兒來了，他步履蹣跚蹣跚地，口中呻吟着說，啊，被打了。因為米哈伊拉的頭上血不住地往外流，所以我就把上衣脫下來替他將頭包起。米哈伊拉立時哦的一聲叫喚起來了，他說，當心地逃走罷。因為我恐怖得很，所以就拿着提燈逃跑，到了大門處時，就聽着了呻吟的聲音。所以，我掉過頭來看看門口那方時，他已經在地板上爬，打算走向前面的一角上去。那也是有這麼大咧——我於是將提燈丟掉，忘命地逃去了……」

不知有什麼人在我背後發怒似的說道。

「豈有將點上火的提燈丟掉的人嗎；傻東西！那豈不是已經點了火的嗎！」

穀倉的高壁突然由黑暗中出現於大家之前了。大家便一同在高壁前立住腳，用細微的聲音小心翼翼地談着話。

「嘶！」

「豈可以竊聽旁人講話嗎！」

「啊！」

「誰也沒有走出來，只可以聽得着歎息聲，呻吟聲，堤之中的寒冷的警告似的水音而已。」

「呀！菲克勒沙依照將我的手握着囁嚅說：『我再怕到那兒去了！』」

我將她屏斥後，依然又向前進。衆人都由我後面陸續地追上來了。她靜然地呻吟似的說道。

「諸位！你們未必不願意將我一人放掉麼！」

「嘶，不要作聲！」幾個人同時地如此向她低聲說。

先一刻乘着馬來的那幾個人的馬，都在中庭內垂着頭站立起的，但人卻一個也沒有。然而，踏進了大門內，那兒便有人了。總共有五個人都是靠着大門的牆壁頭那邊坐着的。在農家小舍的進門的門闕上，放着有一盞提燈。提燈內的震搖搖的火，將全身皆是赤裸的人體朦朧地照出來了。

「怎樣了？」我訊問達綏庚說。

「已經死了。」

達綏庚把提燈舉起來將室內照着，守衛兵倒在有大門的那間室內的一隅上的桌子下面。

我們可以看得見，他那肉上生有黑毛的腳長長地伸着。腳趾頭好像搔住地板似的，在那溼而暗的地板上彎曲着。他的大而圓的足踵，則奇妙地離得遠遠的。阿弗陀提亞則倒在門闕的正傍邊。依然是兩手在身體之下曲着，俯起倒着的。提燈上的火光，照在牛酪似的那種黃色的身體上。我們感覺得此身體依然活着好像在呼吸似的。

「啊，米哈伊羅怎樣了？」我如此問道。

「他沒有什麼緊要！」達綏庚回答說。「他說，他是從守衛兵身傍逃跑時，自己受了傷而已。因為他由大門口的階段上滾落下去了。」

略陀夫的聲音由大門那方傳來了。

「撒謊！那個東西沒有旅行券哩！」

摩慈朱欣厭煩似的向着我的耳邊囁嚅說。

「真是一個胖得很的女人咧，是的麼？而且還是非常伶俐的女人，是一個女工。只消出去散步一回，人都會看錯哩。」

「是你將此女人拉到這兒來的麼？」達綏庚一面吸着煙一面鋒銳地說。

「這樣豈不已是很好嗎！就是我們因運命的原故，即遭怎樣的災禍也說不定哩。」

「你怎麼會倒立起來……」

那個善笑的名叫尼孔·威爾馬珂夫的農民，很贊成達綏庚的話。

「誠然是如此，耶戈爾！我們現在就是這樣。無論什麼時候，都是頭向着下面地過活着——是耍把戲的喇！」

略陀夫威嚇似的斥責說。

「這裏並不是冗談的地方。在死人面前……反不如去打聽打聽酒場的主人們的消息還好些哩。受了驚，死去了也未可知哩！」

「那是村長的事！」

「如果你願意打聽，還是去打聽的好！」

「我不曉得，因為我不是當局！」

「那末，你就不要作聲！」

「但我不能夠不作聲！」

照例的那種無意思的議論開始了。小小的一點狹窄的地方，先一刻來的一大陣人都互相擁擠地聚攏來了。這些人平常時在這種時分都已在睡夢中，但今天卻都在這兒站着的。並且明天警察要來，警察定會大聲呼號，而且也會發生混雜等的這些事，他們大家也都已經想到了。他們心中明白這些事，大家都是你對着我，我對着你，一人一人對着大家，都稍帶些怨怒之感。

新來看鬧熱的人們，時時都在增加。他們互相擁擠，一時低聲細語，一時歎息，一時將頭頸伸長來向屋內張望。有時提燈被舉高來時，則守衛兵的灰色的腳踵，阿弗陀提亞的美麗的肩臂，落在地板正中的鎗，顛倒的洋燈，黑色的血痕等，都從黑暗中浮映出來了。

我們可以聽得着，吃驚的囁嚅聲像滑滑地在爬似的傳來了。

「是血呀！」

「強壯的農人咧！」

「因爲亂喝亂吃的原故！」

「這個女子可憐得很！」

「實在是很可憐，她還是一個美麗有趣的女人咧！」

「唯，你們可不可以拿點什麼來替那個女子蓋上嗎？」

「這並不關緊要！因爲這個女人就是活着的時候不穿衣服，她也毫不在意的！」

「像這樣，這個守衛兵倒很歡喜哩！」

「這個人算得什麼！比他更壞的人還有哩！」

「那當然的！現在福基諾村中……」

「但是，他將工人米哈伊羅的頭打破了。」

「非捉住那個東西不行。捉住那個米哈伊羅。唯，村長這兒就是叫做米哈伊羅的工人——」

我知道的，他沒有旅行券，懂得了麼？

耶戈爾的父親的達綏庚，是一個身材很高，貓背，而溫和的人。他誠心地細聲回答說。

「會捉住的！甲長們——在那兒哩。你們說怎樣……」

「米哈伊羅麼？」

「那個麻面皮！」

「去搜尋他去了！」

「對了！」路陀夫以滿足的聲調說。「不然，大家只是到處走走或站站而已，誰也沒作什麼事。」

「啊，回去罷！」達綏庚靜靜地招呼我說。

在中庭內，斯珂爾尼亞珂夫用他那種低濁的聲音亂罵借用製粉所的人——馬聽着了這種怒罵聲，便一面將腳踏着一面耳朵彈彈地動。鬚髮蓬勃的借用人，搖着頭鎮靜地辯明道。

「酒場是我所經營的——這件事，任何人都知道的。你也是知道的——所以你豈不是將租借錢漲高了一百盧布嗎……」

「我麼？租錢漲高了麼？」斯珂爾尼亞珂夫踏着腳喊。

門傍邊有一個甲長站着，他用棍棒叩打地面，一方凡是在他身傍走過的人他都一一問道，「你沒有看見工人米哈伊拉麼？」

「有兩個人哩，像米哈伊拉那樣的人還怕尋不着嗎！」達綏庚且笑且低聲說。

「其實是這樣一回事咧。我跑到這兒來看着那種光景時，心中就感覺很不舒服。並覺得有些悲涼之感。於是走到中庭來……有什麼人在呻吟！我走到傍邊一看時，在載重馬車之傍有一個人站着的。而且他的頭是襤褸皮片包裹着的。那就是咧！我從前也會經與他攀談過兩三次話，我總覺得他也並不傻哩。他開口說道，啊，實在的，達綏庚，我已經完了哪。朋友，我是脫走兵，是從兵隊中逃跑出來的。所以我沒有旅行券。我對他說，你也不大聰明，於是我將他安置在邱爾芮伊嫩樹林中，大概他還在那兒坐着等我們哩。我打算馬上將他帶到守山的人那兒去，以後再將他隱藏起來吧。」

我兩眼將他望着——達綏庚的頭髮也沒有蓬亂。但我卻已經像快要死的那樣疲勞，頭腦中朦朧不清的，心臟鼓動得很異樣，加之因為嗅了人血的氣臭的原故，我覺得要嘔吐起來了。

「但是，那個女子大概會傷風的！」他一面捲煙草一面耽心似的說。「因為是赤裸着腳逃出來的！我真可憐那個女子哩——她好像是巢壞了而落下來的還沒長羽翼的赤裸的雛鳥一樣！」

「你真會注意到這一點上來了！你真連那些事情也記得咧！」我從心底裏驚異着如此詰問他。

他一步一步地用穩健的步伐走着，口中默然地一聲也不響。

黑夜快要天明了——樹上已可看出有一層薄薄的灰色的霜。達綏庚的臉上現出了微淡的嘲笑。

「但是，」他將頭低下去說，「我是很歡喜人類的，實在的咧！我雖然是這麼樣的亂暴的人，但我對人們都是同情的。現在就以目前的這種情形而論，也是如此的。那兩個人都是強壯而具有健全身體的人——豈不可惜嗎，如果將新精神吹入那些肉體中去試試看，那些人對於人生將有怎樣的供獻，那是不可知的！是這麼一回事，強盜是強壯的人，盜馬的也是強壯的人，守衛兵

以及流浪的女人，而且所謂反社會的民衆，大概都是強壯的人。然而爲社會勞働的人們——無論是在第一線的農人，或者是站在第一線的農村婦女，或者是我們的溫順的土工們——誰都是憔悴而脾弱的，做起事來就疲倦了，又爲貧乏所困。因此之故，無論到何時，都不能夠爲自己的利益揚起聲來——你說可是這樣麼？」

「啊，是這樣的。」我如此同意說。

「確實是這樣的！就是我們的事業……也稍稍將那些有氣力的年輕人，農夫們，惹向我們這方來。在我們中間，要不能夠看見廢人。這即是指，村的最後之日來到了！村莊中強壯的人，都是窮屈得很。弱者又都沒有用場。村莊割分爲二的時期到了。已經成爲這麼樣了，無論怎樣的鐵輪或鐵鎖，都不能夠將村莊牢固着安置住。當然的，這是不行的！」

他聲音發得不很大地笑起來了。朝之寒冷將他的面孔抓得成了赤色一般。年輕人的眼睛高興地閃着光。

此時，由我們左手那方的灌木中，有一個人探出頭來窺望。

「喝，在那兒哩！」達綏庚說着於是小聲喊道「唯！」

那個人以毫無氣力的聲音回答了一聲。

「你的襯衣是清潔的麼？」達綏庚問我說。

「把襯衣脫下來，我們不能不替他把頭包包。」

我們向傍邊走去一看時，那個負傷的人將兩手抱着頭，牙關咬得緊緊的，靜靜地在呻吟。

「嗯，嗯，我的頭哦！」

我將襯衣脫下了。因為寒冷不過而縮着的我，現在稍稍能戰勝疲勞，所以感覺非常歡喜的。

因這點事就疲勞了，如此就是在達綏庚面前也都是很可恥的事。

「骨沒有傷到吧？」達綏庚一面從負傷者的頭上將那滿都是血的襪襖布小心地拿下來，

一面如此問着。

「請你摸觸得試試看，好像沒有傷到哩！但頭痛得非常厲害。啊，啊，痛得很！」

他跪下去，用手掌托着頰骨那兒，好像是拿着盛得滿滿水的茶碗的樣子將頭支持住。

「魔」

「我哪，我用頭向着他的肚子上撞去，那知那個東西向後倒退，如是就像斬下來似的，惡

「那個東西已經用鎗自殺了——你知道麼？」

「知道吧？已死了麼？」

「啊……」

「那好得很！那個東西在那兒待女人們實在是太苛酷了！人們想不到的事情他都做出來了。你想將我藏在什麼地方去呢？」

達綏庚將覆上霜的樹葉搜集着說道。

「我將你帶着走罷。因為我打算請旁的人把你藏起來。呀，你的面孔真是不拭拭不行哩。」
塗得滿面是血的米哈伊拉的面孔，真好像是鐵作成的一般。血成了帶黃味的褐色麪包皮似的，或者是如人參色的假面似的乾澀了覆在他的臉上。

天已明亮了。負傷人身上所穿的衣服好像凍結了似的，他每將身體慢慢地一動時，衣服便

擴張開來沙沙地發出了響聲。

用露水溼透了的樹葉使勁地替他擦着臉。負傷人的身體不住地發抖，牙齒戰慄慄地，他一面用小聲囁嚅道。

「朋友，真是感激不盡！如果被當局者捉去了，我定是被殺掉了。你們爲什麼對人這樣親切呢？」

負傷人的眼睛中，慢慢地流出濁淚來了。

因他這一問，我於是閉口不言了。達綏庚依然不知所措地笑了。

「你，你可以走得了。」他如此對我說。「天已經亮了，萬事都已如此。所以馬上就會聚集了——請你走罷！」

「哦，痛得很……」負傷的人搖着他那好似亂七八糟的捲心白菜似的頭，大聲呻吟，但達綏庚卻一面口中吹嘯，一面像擦燒茶缸一樣狠命地拭着負傷人的臉。

我什麼也沒有思索，只是心中抱着朦朧般的苦重的悲哀走着道路。在我前面的那種陰沈

的空中，灰色的寒冷之朝靜靜地展開來了。四周的一切，在一夜之中全都疲乏了，成爲無氣力的，成爲完全蒼白的了。綠色絨氈般的秋蒔之麥芽，被柔毛似的霜覆蓋着，所有一切的樹木，大家都互相伸着赤裸的枝枒，但又好像悲哀彼此不能接觸似的起了顫慄。將衣服全都脫盡了的凍結了的土地正在求雪。正在求白色而美麗的自己的被布。土地之上所覆蓋着的灰燼的花樣的黑雲，好像要使土地疲勞似的靜靜地停止不動。

我快到村莊了。在華理亞的菜園的牆頂上，我看見了她那蒼白的臉。她可憐地好像是等待我一通夜都不會睡覺的樣子。

『就像那樣去睡也好哩！』她聳着肩如此說，又在前面領我的路。『快點走罷呀，豈不是全都是血嗎！襯衣怎樣了！』

她的眼中浮有淚水。手冷得像冰一般。她一面將水給我，一面靜靜訊問道。

『是什麼人將他射死了的？』

『是他自己啊。』

「的確是如此麼？」

「華理亞，再不問了豈不好嗎！」我以嚴重的態度對她說。

「啊，但是奇特得很！你們豈不是到他那兒去了的麼？」

「運命先下手了！」

「那末，這些血是從那兒來的？」

「啊，請您等一會。因為我要將全部的事都講給你聽的。」

「陀尼亞死了嗎？」

「當然的。」

她在長板凳上坐下，靜靜地且哭且說道。

「我們將來會成爲怎樣，這些事在未生以前我盼望就能知道。我想流着淚來祈禱。啊，聖母，請不要把我們生爲女子啊。那個陀尼亞，真是非常好，真是活潑，而又伶俐的一個女子呀！你們男人們都是些惡魔，所以將那個好女子作成了食物！因爲人們殘酷地掠奪她，使她裸着身體，自從

那時以來，她就飲酒，她就拉男人了！這也是受的你們的那種討厭的戰爭之恩賜！惡魔狗東西，如若女子更聰明一些——必將那種戰爭是怎樣發生起來的事馬上給把你們看看！」

本是我的女學生而又是我的朋友的她發出了這樣一篇發怒的言論，我聽着了真覺好笑，並又覺得有些羞恥。我與她並肩坐着默然地撫摸她的手，她則兩眼睜視着我申訴似的說道。

「我一通夜心中都是躊躇着不知怎樣辦纔好，真是害怕得很啊！真恨不得要打你了！」如此說着，她便飛也似的將我抱住，眼中流着淚又帶微笑地急忙囁嚅說。

「啊，你……」

她的這種態度真是何等蠢笨的樣子呀，但是沒有辦法……

我完全好像小小的嬰兒摟抱母親似的將她摟抱着。如此一來，我的心便漸漸安靜下去，輕快的心情湧上心頭來了。夜間的那種暗黑的事件，已在我的記憶中融化而消散了。

她將我的頭安放在她的膝上，用她那溫柔的手撫摸我的頰。

「啊，耶戈爾在那兒？他回家去了麼？」

就是我自己也感覺有些意外，我突然地問她說。

「您是愛他麼？」

她靜靜地以親熱的口吻答道。

「那是如此！當然我愛他耶！耶戈爾在那兒？」

我開口發言，心中想到要有十個口來說就好，但突然之間什麼也不明白。我睡去了。

與庫進一路到都市裏去的阿歷舍伊跑來把我喚醒了。他使起勁將我的手一拉，發怒地站在我面前。

「唯，你快一點事情你明白了麼！」

我向四周環視了一回，將面孔顰着做出嚴肅的樣子來了。華理亞此時已經穿好衣服站在房中間的。

「啊，請你好好拿出精神來罷！」她哀訴似的說。「庫進被捕了！」

聽着了這一句話，我馬上站起身來了。

我將事情細問一下，纔知道是那個好說話的老人，跑到我們所認識的女教師那兒去了，他在那兒與他和他的兄弟講些無意義的傻話。講到夜深，警官來了，遂把女教師與她的兄弟捕縛去了，因此連帶地把庫進也捕去了。

「未必，以先什麼也不會發見出來嗎？」我問道。

「那不明白哩。」阿留沙靜靜地如此回答。「從都市裏有憲兵來了，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請您趕快去將耶戈爾叫得來！」

她正走出去的時候，噓着說道。

「因為是那位庫進的事，所以不要緊吧？」

我在室內慢步着，但對於庫進跛着腳與警官一路走到監獄去的情形，我簡直沒有想像的勇氣。

阿留沙坐在煖爐傍，兩腳打得叮叮地響，很無聊地講起閒話來了。

「我也是在那兒喫的午飯，閒坐了很久，但剛好在事情發生稍前一點我回去了。庫進在那

兒與福陀爾以及李地亞等互相討論無神論的問題——真講了些有趣的話咧。實在的！」

如此說着，阿留沙走到我身傍，將身體彎着，很高興地繼續說道。

「庫進說，人們說幫助神罷，這究竟是什麼意義呢？神豈不是全能的麼？宛然是如此的。而且諸君只是離散的小片而已。是神的難以測量的力之一部分。所以，諸君結合起來，便是將神之力增加，諸君分散了，便是將神之力減少了。這都是用斯拉夫語論證出來的，可惜得很，我對於這些話完全不懂。」

我雖然聽着庫進被捕了，但並不特別地感覺驚奇。並且庫進到了當局之前是取的何種態度等，像這種事我也不思考。所以如此者，因為我相信，當森林大採伐的時候，任何人將圓而長的木材盜了一根或五根去後，這並沒有多大的損害的。

「我與菲立普許久以前就聽着了要來搜查家宅的，這件事還算發生得遲的了！我正坐在菲立普家中看書，突然之間菲立普倉促地跑進來通知我說，我剛纔會見了副署長的，他說他是去搜查家宅的。於是我就跑到索斯羅夫的地方去，因為在他家的門傍邊有警官站着的，所以我

纔由其傍通過而跑到這兒來了。你想事情會成爲怎樣？

『不敢斷定』我如此說。『不知何故，但我總有些覺得，這件事會無事而了結的。』

『那個人不會多講話的！』阿留沙好像很抱有確信地囁嚅着。『但是，因爲菲立普對於他並不及我知道的這般深，所以想法也會不同罷。因爲他到街上去了，店中只剩有一個從街上來的生手，那是一個很陰沈的人。那個人的性質非常正直，所以店內什麼多餘不相干的東西都沒有的。只不過有紙而已，而且這些紙大概也不會分辨得出來。他們已經將商品擺列起來了。書本以及小孩們的玩具等。而且在窗子內還懸有掛上筆桿與鉛筆等的厚紙。此外，連「書籍文具店，戈爾卻珂夫」這種招牌也做好了。因爲菲立普長得有鬚鬚，所以完全像一個商人。他在街上與任何人都認識的，一看起來，真覺得滑稽得很……』

『想來該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罷！』我如此說。所以如此說者，因爲感着了這種確信的原故，此感覺益發成長起來。

達綏庚跑來了。天氣很冷，他卻只將外套披着，襯衣上也沒有打領帶，襯衣的袖子是捲起的。

他掣着顏圓睜起兩眼環視着我們訊問道。

「怎樣了？」

聽了阿留沙的說明以後，他便靜然地口中吹嘯着，用手指頭將桌子擊得發出響聲來，同時眼睛也不眨地做出與他很相稱的柔和的神色將我望着。

「老頭子這早就被逮捕了！他憐惜似的說。『而且還是獨自一人，誰也不會與同志一路被捕，這實在是可憐。彼得羅夫君，你想這次的檢舉不會與你有什麼關係嗎？』」

「我想不會。」

「但是，你頂好是離開村子，跑往其他的地方去爲妙，你說如何？以備萬一咧。」

「這有加以考慮的必要。」

「考慮一回也好！」

阿留沙也如此勸道。

我因爲不會睡好，所以頭中是朦朧的，好像蒙了霧似的什麼也懶想得。阿歷舍伊走了。因爲

他今天不讀書不行。在曬穀場附近的什麼地方有青年人聚集，一直到夜深他都不能不留在那兒。

達綏庚一面將手伸入外套的袖子內一面說道。

「我也要走了。因為我必須要去將機修繕修繕。剛纔我的父親教訓了我的。他責罵我，說我完全不做事，一家簡直沒有辦法，他說着哭起來了。我的老母也是如此——因為兩個人都責罵，真難堪得很。實在的咧！雙親對於我們弟兄很是麻煩的。真是非直接由大地生出來不行。因為大地比較父親與母親都聰明些。所以，你好好地思考一會，總要快一點來到傍晚之時就非決定好不行。華爾華拉·基利羅甫娜，請你出去走動得打聽打聽，去聽聽外面的人講些什麼。我的父親將那個阿斯泰訶夫會將衆人都食掉也未可知。那種奇特的暗示似的東說給我聽了的。警察也都到製粉所來了——總之森羅萬象什麼都有多得很哩。我的父親簡直好像身體中點了火似的，飛也似的跑到那兒去了。再會罷！晚上再見！」

他拿起我的手緊緊地握着，又將頭低下去說道。「事情會成爲怎樣，這是不可得知的——」

我的心臟已爲不安所襲來了，心中就是不停地震抖——不知道或者是因爲疲倦了的原故吧？」

「你信任庫進麼？我如此訊問他。

「我想他不會有意地講些壞話出來。我雖然是信任他，但誰都能不是有意地而作成有害的事來了。」

他不爽快地笑着說了。

「他一個人定很寂寞！如果叫伐尼亞進去，去與那個小叔作談話的對手，使他不致喪膽也好咧。因爲伐尼亞是一個具有非常強烈的同情心的人，所以當我們說尼庚算不得什麼而侮辱了他的時候，伐尼亞始終總覺得難過要安慰尼庚纔好的樣子。但是，尼庚因爲要建築自己的住房的原故，昨天今天都在不斷搬運材木。啊，晚上再見！」

達綏庚走了。然而他已將他不安的一部份留在我心中了。

從先一刻時就有白蠅在村上飛，它們一面懶洋洋地落到被蹂躪的地上，一面使地上披上

了一層透明的薄膜似的乾雪。本村內的灰色的農人們，急忙地在路上跑去跑來。他們的聲音高朗，腳步聲很有精神地特別大。探頭一看時，穿着華美衣服的女子們也在外面走。這些女子之中，有華爾華拉混在內將頭揚得高高地在走。她在街中停住腳不知在講些什麼。

我可以聽得出來，她那洪亮而強的聲音，向玻璃窗上柔和地突打着。身上覆滿了白雪的米羅夫走攏來了，不知在訊問些什麼，他將帽子由這方轉到那方地不知改戴了多少次，他把頭低下更緩慢地開步走了。

我很想將華理亞喊回家中來，雖然我將窗子敲了敲，但機會很不湊巧。

一個乘着馬的男子，簡直好像牝雞敲着羽翼似的一面將兩肘振動，一面向遠處跑。女人們由他後面喊着唯唯地速急一散地跑走了。所以，華理亞在原野中，好似一株白樺似的只剩得她獨自一人了。她將兩手置在額上注意地將路上環視了一回以後，便走向門這方來了。

不一會，她那成了薔薇色的生氣蓬蓬的面容，就在門闕上出現了。她將短外衣且脫且說道。「啊，我看也看好了，聽也聽好了，所有的一切我都打聽得來了。實在的，村中大大地騷擾起

來了！阿斯泰 柯夫責備斯珂爾尼亞珂夫說，做酒場不是好事，那是墮落的，但斯珂爾尼亞珂夫說，什麼酒場這回事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格納陀伊說道，流了兩個人的血是非常遺憾的事。總之，有不少的人聚集在那兒，你這樣講他又那樣講，騷擾非常就是了……」

她做出像魚在水中游泳似的那樣的姿態，將她那強壯的身體游泳似的移動着。我很歡喜看她這種姿態。

「斯珂爾尼亞珂夫感覺很恐怖的，他造謠言說，在這個冬天就要在他的森林中着手開工了，他因為想將人們都惹到他那邊去而再不談酒場的事了，他說他要給大家工作做。但阿斯泰 柯夫怒號道，斯珂爾尼亞珂夫是在撒謊，森林本是我與他兩人共有的，而且還不曾區分，就是關於境界的事也非到法庭去打官司不可哩……所以農人們雖然不知道附和那一方為好，但他們在肚子裏，好像都在想就是大家都死掉也要將這兩個人結果了纔好吧？」

華理亞用一隻手遮着臉笑了。

「只有基里克一人與衆人不同。他為阿斯泰 柯夫辯護，他剛說出了，庫齊馬是神與警察都

可憐他的，他是聰明人，又是識字的人，而且是和平的擁護者等，但他馬上又說擁護者的壞話，所以大家都把眼睛擡起終久哈哈地大笑起來了。於是，基里克搖着頭笑，他說，老實我是大大地想錯了，那個東西，那個畜生，庫齊馬那個狗東西，他使我吃虧不小，那是決不會忘掉的。如此說着，他就開始來將庫齊馬的掠奪一一計數出來。因此衆人都叫喚道，基里克，你到底什麼處所是真實的。基里克就發怒說，畜生，與你們相同的處所就是真實的。他便將那些處所的名字說出來了——真是討厭！

她害羞似的又厚臉地靠在我身上默然不言了，不一會，她又小聲悲切地囁嚅說。

「但是在製粉所倒斃的那些人的事，大家好像完全脫掉了似的。只有女子們還在偷偷地談講陀尼亞生前的事而已——真是令人傷心得很！」

我們聽着在大門那方有急遽的腳聲在響。門拍的一聲便打開了，達綏庚出現於門闕之上，氣息昂昂地囁嚅道。

「兵隊來了，憲兵，你來尋找你的。格納陀伊被捕了？」

我的心臟戰慄地發抖，其鼓動好像突然停止了似的。我正想站起身來，但華理亞跑來將我抱住了。我望着她那可愛的眼與蒼白的面容時，我聽着了她的靜然的聲音說。

「你逃走罷……快些……跑到森林中去！」耶戈爾也返復說道。

「你逃走罷。」

他把我的手拿住，一面望着我臉上，一面將我向門口那方拖。

我抱住華理亞接吻了。達綏庚也將我抱住。

「請你們相互的留意罷！」我對他們兩人說。

然而我的心臟迅速地鼓動起來了，已爲憂愁與氣力所充滿了。我感覺有些躁熱。

「或者還來得及逃走也未可知……」耶戈爾如此低聲說，但華理亞的面容已變得十分蒼白，她將我向着門口那方且推且說。

「請你快些逃罷，快些！」

我向中庭內跑，穿過了菜園，就從牆垣上跳越過去了——然而立時被兩個在灌木中的小

路上走着的兵士發見了。

「站住！」

如此說着，兩個兵士將鎗高舉到肩頭上來瞄準着。

「怎麼樣，你們發狂了吧？」我說着。

「不要作聲！」

如此說着，一個兵士就站在我的前面，還有一個則站在我的後面，如此地將我這個神領着向前走。我們沿着內庭走。雪正吹着，地上成了白色，兵士的灰色外套也變為白色的了。

正走着時，更有一個兵士與一個戴有防寒用的頭巾的身材矮小的將校走攏來了。

「是誰呀？」他威嚇似的喊着。

「是耶戈爾·彼得羅夫·特拉菲摩夫。」

於是將校便命令那個兵士說。

「去罷，去報告大尉大人！」說特拉菲摩夫已經捉住了。你明白了嗎，是特拉菲摩夫？」

他的面孔小小的，帶薔薇色，生有黑色的口髯，做出正像新造出來值十五文哥貝略的貨幣似的那種傲然的表情。手上則套有很厚而帶黃色的手套，腳上穿的是膠皮的靴子。

「走罷。」

「你們把我帶到那兒去呢？」我訊問說。

「這不是你所知道的事！」

「是如此也未可知。你們豈不是還要到我的住處去有事的吧？」我如此說。

「那當然的。」

「那末，你們豈不是已經走過了嗎？」

在我房內，有一個憲兵與幾個兵士，還有一個身材高大而堂堂的憲兵將校。此憲兵將校的臉上生有尖形而帶灰色的顎鬚與很大的口髯。因為口髯的兩端頓然地垂下之故，使人想到他有三個顎鬚似的。書籍被他丟在地板上，所有的一切東西都翻成顛倒的了。

「是特拉菲摩夫吧？」將校用低濁的聲音問。他又添上一句說，「這個人就是尼古拉·斯

密爾諾夫麼，啊？」

（喂！你倒什麼都知道咧！）我心中想道。

我的兩腳格格地疼起來了。因為通到室內的門沒有關上，我感覺很冷而難過，處在這些人之中，真是令人耐受不了。但我不會對那些東西撒謊，我並不是像他們那樣壞的人。

我心中如次地想道。若是這些東西知道我的真名字，那就畢竟不是因為庫進的原故，定是我怎樣偶然露了原形，或者是由於素斯羅夫兄妹之多事地饒舌。但是，明天我就可以與庫進相近，那時就可以知道了。

大尉且震動三個顎鬚且說道。

「我問你的是——你是否就是屬於原來預備大隊本部的書記尼古拉·斯密爾諾夫！」

「我是特拉菲摩夫，是耶戈爾·彼得羅夫。」

大尉唬嚇似的喊道。

「你撒謊！」

夏天

二七一

官吏這種東西，真是容易發怒的。

身段矮小的將校，他像饑餓的雛鳥似的張開嘴將我看着。並且下級的兵士們也是嚴肅地非常注意地望着我。大尉寫起字來了。筆寫來嚙嚙的聲音，好像是抓住了我的心臟的樣兒。

天亮了的時候，我們——我與格納陀伊還有五個護送兵——便向着街上出發了。因為其他的官吏已到旁的遠地方去了。

走起來真是要人的命。因為柔毛似的雪飛得很厲害，我們好像落在牛乳中的繩索一樣在此雪中腳搔着走。從左從右，都有透過了那種白色混濁的膜似的東西，好像黑色的暗示一般的灌木與大樹以及還沒有為雪所掩蔽的大地上的高起之處等，都彷彿如游泳似的向着我們這方漂浮而來。

兵士們因為一通夜不曾睡覺，肚子裏也是空的，所以他們的脾氣就很不好，時常唬罵我們，並用鎗桿來輕輕地毆打我們。因為格納陀伊每次都反抗的原故，他已經兩次地被毆打了。我想定是非常疼的。

他大聲叫喚，一時兩手振搖，一時喊叫，一時又吐唾。雪飛入他口內中去。

「我也是兵士哩！兵士是應當保護正義的！」

「不要口裏隨意亂說！」一個護送兵唬嚇似的如此促使他的注意。還有一個護送兵便嘲笑地問道。

「是怎樣的正義呢？」

「就是這樣的正義！即是通於大家的正義！但是，你門保護庫齊馬那個有錢人，保護那個只喫飯不勞動的狗東西！」

「略陀夫，給那個傢伙一耳光！」

這種事情有停止的必要。

「弟兄們，」我如此分解似的說。「如其爲這種事情發怒，不如爲旁的什麼事發怒還好些哩……」

「旁的什麼事，你說來聽聽看！」兵士咆哮似的說。

「我說給你們聽罷！與賢明的人們談話，真是愉快的事。你們不得不發怒的，就是馬也不給你們騎，而要你們步行的事……」

「這也是因為什麼人的原故呢？豈還不是受的你們這些惡魔們的恩賜嗎！」

「茶沒給你們飲，飯也沒給你們喫，而且還沒給你們睡覺咧……」

「完全與這個傢伙說的一樣的！」我背後的一個兵士如此地與我打着合槌。

「我們所講的話，也盡都是真實的事！」格納陀伊傲然地說。

「且聽他們講罷。讓他們說來聽聽！」

一個古參兵窺望着我的面孔而皺着眉頭。

我覺得很有確信並且做出愛嬌的樣子來繼續說道。

「兄弟們，這種制度要訂正纔行！每走一俄里，路上都有村莊。村莊中都有喫茶店的。所以，諸君走進去飲點茶纔好哩。並且也給我們點茶飲。不然的話，就是這樣步行三十俄里以上的路程，

這是你們與我們都難以承認的事。」

古參兵將口髯上的雪拂掉，鼻子裏哼着而柔和地說道。

「這樣也好罷！兄弟，這並不關緊要，飲點也可以的！」

大家也都和着他的調子說。

「誠然是如此！」

「並不壞咧！」

「離村莊不遠了嗎？」

「不喫點什麼，連蒼蠅也飛不動哩！」

但格納陀伊教誨似的如此說了。

「當然的——我們與你們表同情咧！」

古參兵乃是搜查了我的住宅的那個人，那一夜我們是與他在一塊兒睡的。並且我在那夜中也與他講了許多的話。他，還有一個與我並肩走身量高聳的，而且比較任何人都走得更穩靜的路陀夫，以及其他的三個兵士，都好像深深地爲憂愁與憎惡所苦惱着了的樣子。他們都很瘦

弱，骨都凸出來了，簡直好像農人的馬似的，無論何時，都是疲憊不堪。他們的面孔，誰都是同樣地沒有精神而消瘦。並且他們的眼中都浮有絕望之色。

「我們時常都是護送你們，」略陀夫小聲地如此說。「不能不無限止地總是走着這條路。」

「兄弟，這種事情何以在人民之間發生起來了呢？」古參兵斜着眼睛望着我如此訊問。「無論誰都不能安靜下來，這究竟是什麼理由呢？」

我於是將這種事情與理由說明給他們聽了。他們密密地靠緊，將格納陀伊都擠到我身旁來了。他們的眼中浮有驚訝的神色，口髯與肩頭都爲融化了的雪的污濁之滴所浸透了。他們六家都流着淚好像要哭泣起來了。

「實際上，這並不是可驚的事，無論走到何處，沒有一點好事情！」我聽着了在我背後，有一個人從心底裏寂然地如此歎息。不知有什麼人向我的後頭部吹着熱氣。

我明白那些兵士，他們完全好像孩子們一樣。實在的，他們是殘酷得要命的人，但實際上他

們又是信賴心最強的人們。他們好如地上的孤兒似的——他們是與所有的一切皆絕了緣的。他們並沒有所謂自己的意志這種東西。畢竟是俄羅斯人。他們是戰戰兢兢的，什麼東西也不相信。而且本來是只期待隣人的智慧，而在他們自己，則看見了隣人們很聰明便有些恐怖。然而我還知道一件事。即是，欲生存的人對於「不能夠戰勝人類的結合力」的我的這種神聖的信仰皆不得不接受的時代來到了。所以我毫無忌憚之處，將自己所想的事對他們說了。

「不大能聽得到！」從背後有人不歡喜似的喊叫。「因為這個雪把耳朵塞住了的。原故。」
格納陀伊覺得很滿足，他小聲說。

「是的，是的，完全是的！」

我們一直談到走到了村莊時為止。一走進了街道上，我們的護送兵又變成粗暴的。他們嚇似的向我們發命令。

但是，進了喫茶店，正在等待人將茶與麪包拿出來的時候，他們則叱責催促店主人們，解開外套的鈕釦，將雪拂落，成一氣，並且柔和地看着我，很留心地聽我講話。

他們任性地嚼着麪包，放量地飲茶，且又舐舐舌頭。他們那理了頭髮的灰色的頭，悲涼地搖着。

略陀夫開口問道。

「啊，在那個村莊裏，與你們同信仰的人還剩得有嗎？」

格納陀伊那個東西，他毫不假思索傲然地咆哮似的說道。

「那當然是有的。在我們的地方，已經盡都是抱有這種信仰的人——」

我在桌子下面用一隻腳蹴……兵士們覺得我在這樣做，他們便鑿着顏撲嗤地笑起來了。有一個兵士一面用眼睛打量着一面問道。

「兄弟，怎樣了，你連舌頭都嚙掉了麼？」

格納陀伊的臉變成鮮紅的，他動着一隻腳，氣息都來不及了狼狽地說。

「那有那種事情呢。並不止我們兩人就是！」

「總之，將你們帶走了——還要被派去檢舉其他的人吧？」古參兵和顏悅色地且笑

且說。

兵士們的帶汗的赤色面孔上浮着種種不同的微笑，但三個兵士之中，只有一個嘲笑似的說。

「是一件事業呀！」

於是，不知是誰人的聲音續在他的之後惡意地說道。

「只有出一個，一次將是者與不是者同時都殺掉的命令纔好——這樣一幹纔可以安心了！」

我利用着捉住了他們的那一瞬間的沈默，而訊問格納陀伊說。

「想是庫齊馬將你的事情說出來了吧？」

「不是他吧？」格納陀伊趕急地回答我。「這是摩慈朱欣，略陀夫，以及斯珂爾尼亞珂夫等爲主謀幹的事，此外也還有人的！至於他們說了些什麼，那定是如下的一些話——諸位官長，那個東西——即是指的我咧——一定是受了中國人的賄賂。那個東西是村中最害人的人。連長

官的壞話他都講的，我們的事，是說得壞的一文不值，唯一的偉大者只有中國人而已，他們如此講。」

兵士們做出驚奇的臉色來把我們望着。略陀夫問道。

「但是，你是在什麼地方認識了那些人，你又是在什麼地方認識那個中國人的呢？」

「我嗎？」格納陀伊傲然地喊道。「那是這麼一回事！我啊，我上過戰場的，即是曾經參加過這一次的戰爭，我做了捕擄，還有耶戈里的十字勳章。那個勳章，就在這兒……」

他十分狼狽地在褲子的腰包內摸索，由其中取出了一像塵芥似的物件。他用粗肥的指頭在此塵芥中環着騷動而落膽般的囁嚅道。

「唉呀，這失敗了我狼狽地忘了將勳章帶得來！這就沒有辦法了——就是那個東西，乃是我的辯護哩。啊，忘記了帶來！」

「只要你有那個東西，那上頭會知道的！」

古參兵如此說着以鼓勵格納陀伊。不一會，他就發出命令來了。

「啊，趕快預備罷！」

兵士們把外套的鈕釦釦上，將鎗拿在手上了。他們做出沈思的面容，同情似的又有些驚異地望着格納陀伊。格納陀伊的神色雖然已經鎮靜下來了，但面容上卻十分愁苦。他將一隻手高舉起來，用他那黑色彎曲的指頭彷彿是在唬嚇什麼人，一方他神祕地說道。

「弟兄們，我咧，我就在我身傍看見了那些人，中國人，日本人，一面打仗，一面耕種土地……如此，他們只是將自己的土地弄荒了……啊！由他們看起來，土地便是新嫁娘的寢牀，並不是田咧！這就是所謂的真正的勞働國民——這種國民有了那樣的土地，真不須得打起來。自然他們會益發地多多生產，幾乎完全不好戰爭了。所以他們蒔的是那樣特別的稷……」

我們又將灰色的身體互相靠得緊緊的，一面突破雪所織出的薄膜，一面移動腳步向前走。因爲太過於靠緊了的緣故，以至一時彼此踏着了腳後跟，一時又是肩與肩相碰着了。在那成爲厚層的溼潤柔毛似的雪上步行着的柔和的腳步聲之上，「在那」撒撒地降下來的寂靜的聲音之上，無間斷而且嬉樂地流着格納陀伊的高吭而咽哽似的聲音。

兵士們一時蹣跚，一時將劍弄得響地窺望他臉上。因為他們對於愛好耕種自身者的寬大的大地之事不明白的原故，所以他們都默然地傾聽格納陀伊關於此所講的事。他們赤色的面容，都為融化了的雪之濁滴所遮蔽了。融化了的雪，簡直好像被侮辱時的那種無法消遣的眼淚似的在他們頰上流着。大家都深深地歎氣，鼻子裏哼出聲音來了。他們都想要達到今日之中所講論的那種希望之土地，所以都好像狠命地在迅速趕路。

如此，在我們之中，已經沒有兵士也沒有囚人了。只是七個俄羅斯人在步行而已。雖然我們並不會將我們是在走往監獄去的事忘掉，但一想起了那幸福的夏天與在其前所體驗的事時，我的心臟便非常舒適而且輝耀地燃燒起來了。我很想向着四方，透過此重重混濁的雪而如此叫喊說。

『偉大的俄羅斯民衆喲，節期到了。親愛的民衆喲，復活節快到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一〇四五七)

世界文學名著 夏 天一冊

WORLD

每冊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Maxim Gorky

譯述者 何素文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 版權所 翻印必究 *

(本書校對者楊伯屏)

復

六五三八上

#87
002-214
CLB

7

15

